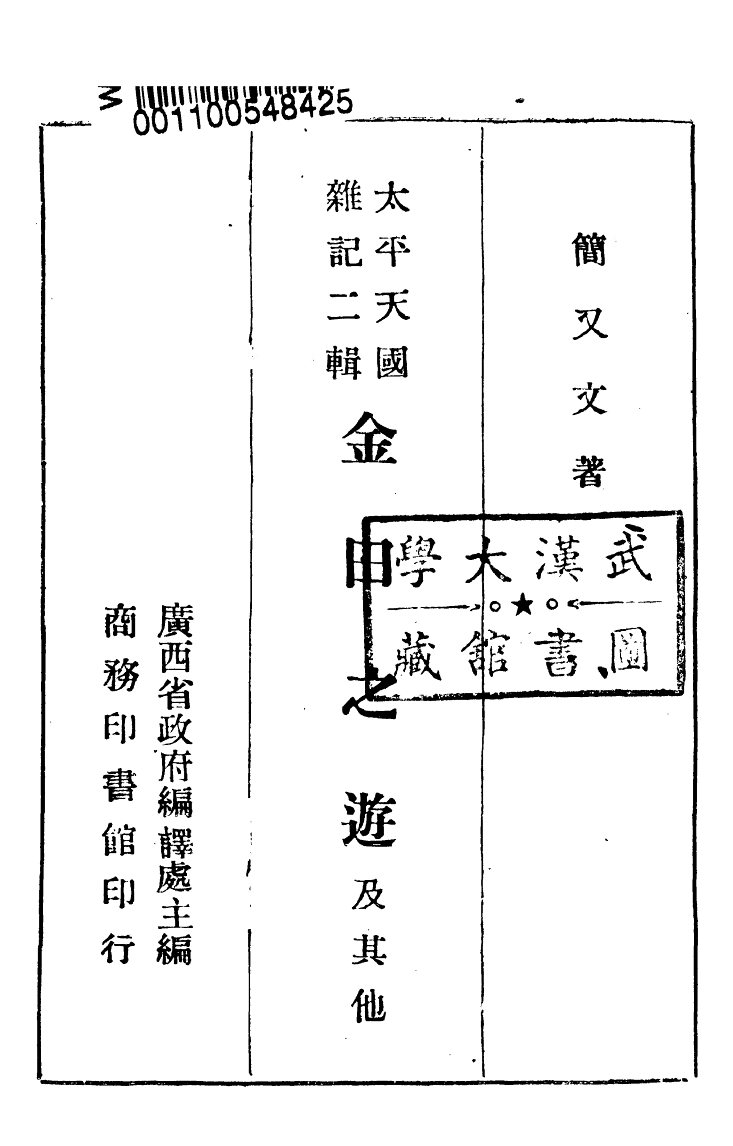
金田之遊





簡又文著

太平天國雜記二輯

金田之遊及其他

廣西省政府編譯處主編

商務印書館印行

黃序

近世兩粵號稱革命策源地，實肇端於太平天國反清運動。是役也，事雖不成，而力爭民族之自由與建設理想之國度，允爲國民革命運動之先河。當時事變叢生，功罪得失，意見紛歧，迄鮮定論。去今且八十年，遺民故老，凋謝殆盡，史料遺蹟，散佚各方。更閱歲年，將見文獻無徵，鄉賢壯烈，長埋終古。平居念及，輒惄於懷。

今國民政府立法委員簡馭繁先生，學通中外，尤致力於太平天國史之研究。二十年來，其所譯著，見諸叢書雜誌者，敍事翔實，考證精確，持論公正，久已蜚聲海內外，爲史學界之權威。余屢思延聘來桂，俾就首義之區，專爲惇史之輯。前年春，先生自香港脫險歸國，道過桂林，爰申前請，幸荷首肯。冬月，乃遍遊臨桂、貴縣、桂平、蒙山、平樂、陽朔、宜山、柳江、興安、全縣、諸邑。所至網羅逸事遺聞，蒐集公私譜牒，實地采訪，嚴加甄選，得獲珍貴史料殊豐。旣歸，撰文十餘萬言，或紀事，或考證，或屬文物審訂，或屬史實評論，其間闡發幽微，有爲排衆獨持之見，至是而得證實者；有爲經久莫解之疑，至是渙然可釋者；有爲假託訛傳之說，至是足資辨證者；殊足以一洗以往史料之疏舛，糾正公私記載之謬誤，闢斥清吏腐儒之誣衊，而使太平史中若干聚訟紛紜之問題迎刃而解，若干沈埋已久之文物表曝以明，洵近

代學術界之一大收穫也。

先生將離桂，彙編其文十四篇爲「太平天國雜記」第二輯，別署曰「金田之遊」，以貽吾桂省府，用備編修省志之取材，及供研究歷史之參考，而徵序于余。余維太平軍反清之役，歷時十六年，馳驅十九省，死亡二千萬，殘破六百城，其人其事，悲壯無倫，胥激於攘夷尊夏之思，撥亂靜安之想，用能揭竿而起，衆志成城，期胡塵之迅掃，復九世之深仇，此其遺風餘烈，自足立懦廉頑。在今日神聖抗戰期間，讀是書者，倘能有感於先民忠義之氣，繼其遺志，愈益奮發興起，努力犧牲，爲國族之干城，求河山之還我，則先生之作，豈徒吾桂史乘之光，亦大有裨於民族意識之發揚云。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容縣黃旭初

自序

這本小書，是我在廣西——由三十一年十月至三十二年九月——十一個月的工作之一種結晶。我自承廣西省政府邀約前往整理及研究太平天國史，卽立願先從廣西起義和作戰這一階段的史事着手。進行的步驟和工作的大概：第一，是翻閱廣西現有的公私載籍（省府州縣志書、輿圖、雜誌、及詩文集等），以檢拾有關太平軍的紀錄；第二，是搜集各方所藏的太平軍文件，以求得新的直接史料；第三，是親到太平軍當年活動的地方——共作遊程四次（桂林及附近地方除外），所經十三縣，實地采訪遺聞傳說及考察有關史蹟的地理形勢；第四，乃將蒐集及考察所得，一一加以分析、整理、研究、或考證，然後系統地綜合起來，編比起來，復分別爲文紀述，共撰成十八篇，可二十萬言；最後，第五，再將此行的全部新收穫，配合我積年搜討研究所得，修正舊作「太平天國全史稿」首數章，重新寫成「太平軍廣西首義史」一書，作一個總結束。中間，曾將內子楊玉仙由香港冒險搶救運出的太平史料，選出珍貴罕得者十餘種，交桂林圖書館錄副收藏，並擬繼續助其搜集史料，使庋藏日富，而能成爲海內研究太平天國史最好的地方。「首義史」都三十萬言，分七卷（內「導言」一卷，另卷首），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而這本小書就是由桂省政府編譯處就我在桂林寫作的散文，選集十四篇而編成

的。餘數篇，留待後用，或以編入「太平天國全史」內。如是，這一階段的工作，算是循序完成了。

十年前，我初以歷年譯著有關太平天國史乘的作品彙編爲「太平天國雜記」第一輯，付梓問世。其後，續有譯著，於抗戰期間，曾在香港輯爲第二集。方擬付印，而港九失守，全稿淪陷；重新編訂，不能不俟諸異日了。今乃先把這十四篇——「金田之遊」及其他——作爲「太平天國雜記」二輯。「雜記」的性質，卽如其名所明示，本無一貫的系統的，只是彙集所得的中西史料或個人研究的雜著而成，用供學術界參考之資。這二集的內容，適符本旨。

書內各篇，或紀述在桂四次遊程采訪所得的太平軍遺事，或發表考證及註釋新發見的太平文物，或爲太平人物之研究，或爲太平史事之評論。其中有不少新的史料，新的文獻，新的論斷，足爲一向晦闇失實是非莫辨的太平天國史——尤其是在廣西醞釀和舉事這一階段——透露多一點光明。倘歷史研究者由此而多得眞實的新史料，或比較可靠的意見，用作科學的歷史之基礎，而社會人士對於太平軍之流風餘韻興味尙濃者，亦由此而多得些談資話柄與正確的知識，則這本小書之刊行將不無點滴的貢獻了。

於此，不能不鄭重聲明幾句話：本人之治太平史，是站在現代的中華民國國民的立場，素持科學的，客觀的態度，力求除去主觀的成見和偏見。對於前代古人——或在滿淸，或在天朝方面——的言論和行事，只問其是非眞假，而毫無個人恩怨愛憎的感情作用於其間；所以有

好說好，不必誇張；有歹說歹，亦不容諱言；其未知確實或未能斷定者，也就只好坦白承認，留待考證與研究。以事實代幻想，以邏輯代武斷，以存疑代輕信，正是科學的學術之基本原則，也是本書一貫的原則。

本書各篇，多曾在國內各期刊發表過的：如「金田之遊」，「蒙山采訪記」，「幼贊王家書並跋」，「干王手書並跋」，「曾左李彭手札註釋」，「忠王苗裔跋尾」，「全州血史」，及「翼王家世考」八篇，曾在桂林掃蕩報；「洪德泉考」曾在廣西日報；「翼王宜山詩刻之研究」曾在中山文化季刊；「太平軍名將朱衣點」曾在中外春秋；「太平天國之盛衰興亡觀」曾在建設研究。（另有講辭刊在文化先鋒，辭義稍異。）「平靖泉考」原載「廣東文物」專集，後因史料增多，重寫全篇，內容迥異前文。最後，「獨秀峯題壁詩之作者問題」一篇及附錄新史料，則尚未披露過。

事實上，如果沒有廣西省政府的熱誠贊助，則個人年來的工作與本書之出版，是全無可能的。其間，黃主席旭初既倡導全部事工於前，復爲本書作序於後，鼎力玉成，始終一貫，五中感激，匪言可喻。他如朱朝森，邱昌渭，蘇希洵，先後三位祕書長，及編譯處同仁，林泉，余維炯，兩位諮議，特別致力爲助，均深心銘感。茲謹以此書奉獻於廣西省政府，藉表區區謝忱，並以作這次歷史搜討的遊程之紀念。至於桂省各方面，如軍事委員會桂林辦公廳，綏靖公署，省立圖書館，省立博物館，各縣政府，及各地方機關、團體、學校、與各界人士之慇懃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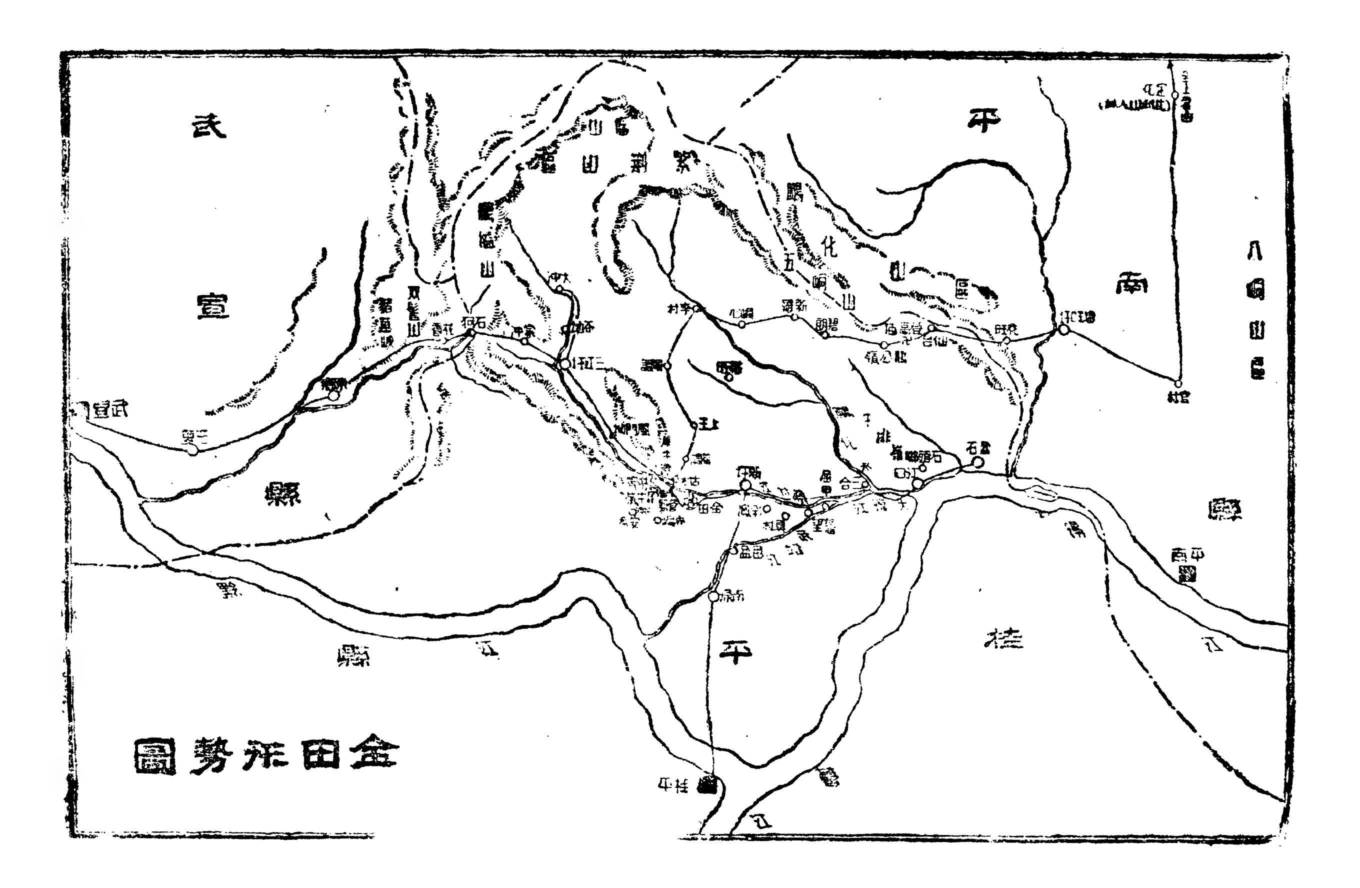
待，或協助進行，凡有助於本書之寫成者，都是念念不忘的，已分在各篇有關之處，一一表明了。如果個人的工作成績，不至令人失望，則私衷亦稍覺可以答謝八桂人士的隆情雅意了。

末了，因此行印象所得和感想所及，尚不能已於一言。學術之發展，端賴兩大基本的原則：一是自由研究，次是自由發表。我此次在桂的工作，一方面固是由省政府發動和贊助，但在他方面則我自有獨立的進行。省政府的主事者，除了給我種種的鼓舞、機會、和利便之外，對於我的工作，從不干涉，從不過問，從不檢查，從不監督，也從不強逼或暗示，教我怎樣做法，怎樣寫作。這是絕大的勇氣，肯信任一個專門研究者獨立施用科學方法去自由發見眞理和表彰眞理，這就是對於眞理具有堅確的信仰之表示。所以我的研究得有絕對自由，發表也得有絕對自由，——不特毫無拘束，牽制，或窒礙，也不必敷衍任何方面，或取悅任何人物，或顧忌任何關繫，只是爲學術，爲眞理而努力，——爲所欲爲，言所欲言。這是在桂工作十一個月來最暢快的事，差可比擬於得獲許多的珍貴史料。如果我的全部工作稍有成績可言，實是這兩大原則之效果。進一步說，如果我們要全國的學術得發展，再要宇宙的眞理得彰明，自不能不實施這兩大原則——自由研究，自由發表。眞理由自由而得，但眞理也令人得自由（下句是耶穌遺訓）：眞理與自由，本具循環性的。所以我們不要畏懼眞理，不要耽憂自由研究和自由發表的學者們沒有裁制。他們研究的成績和發表的作品，已有自然的裁制，因爲他們的姓名和工作是對眞理負責任的。看啊！一般成績不優，或見理不眞，而亂行發表，以欺世盜名，或急功求

科，或惑衆愚民者，必不能逃學術界嚴肅正確的批判，終要受當代人的譴責和千百世的惡名。這樣嚴峻的罪罰，還不夠裁判力嗎？我們要確信堅信：如果肯信任專門的學者們去自由研究和自由發表，則眞僞是非，終必大白於天下的。廣西省政府這一種作風，我相信是足以取法而普遍實施於學術界的。這本小書，自自然然地遂成爲學術自由的象徵和產兒了。

著者 卅三年三月於陪都
七星崗之盧生白室

目錄


金田形勢圖

金田之遊及其他

一　金田之遊

一　旨趣，動機，與實現

我自從對於太平天國史發生了硏究的興味之後，即蓄志去遊兩處地方。一是天王洪秀全的故鄉——廣東花縣官祿㘵。其次即是太平天國起義處——廣西桂平縣的金田和附近一帶當年運動革命與初期作戰的地域。因爲我相信，必要親自到過那兩個要地，然後可以眞確知道和認識當時太平諸傑活動於其間的形勢。我更相信，經過親自考察和採訪，必定可得到豐富的新史料以補中外書籍紀載之不足，甚或希望得到新的發見以貢獻於史學界。而我個人呢，又相信一經親歷其境而飽吸兩地的空氣之後，則於編著太平天國全史時，關於初期的革命運動，必定可以寫出生動翔實的文章，恍如曾經躬與其役而充滿眞實感，庶可免蹈閉門造車或紙上談兵之弊。至於太平軍六十六年間在其他作戰和活動的地域，遊歷考察之舉亦未嘗不爲重要，但除卻從前

足跡已到過的各省地方之外，只好靜候將來的機會，以便遍遊各地。

八年前，我曾到過花縣官祿㘵一次，隨以採訪和考察所得，撰爲「遊洪秀全故鄉所得到的太平天國新史料」一文，發表於「逸經」半月刊（第一期），對於歷來很難解決的問題已呈出相當滿意的答案了。至於金田之遊，則無時不耿耿於心，常欲找尋機會，冀償宿願。

今年初夏，我由香港脫險歸國，路過桂林，新舊朋友，如黃鍾岳、徐啓明、韋雲淞、黎式穀、潘新潮、朱蔭龍、林半覺、何覺、王淵諸先生等，各舉所知到的太平天國事蹟相告，或則極力慫恿我乘便赴桂平一遊。當時，因即須到重慶，未克成行。在渝時，廣西省政府主席黃旭初先生，采及虛聲，對個人專心治學之志力極爲嘉勉，乃交馳函電，邀我回桂負責考察和整理太平天國史蹟及研究和考證太平天國文物，並慨允假予種種便利，使我遊歷金田之事得以實行。遇此知音，得此良機，豈容再事躊躇？既得立法院孫院長哲生之同意，我遂於十月初旬請假南行。到桂林後，先將各府縣志及其他現存史料，檢閱一番，以作準備，並籌備出發。而省府朱祕書長朝森暨朱蔭龍、呂集義兩諮議，實鼎力相助玉成其事者。至十一月七日，第二次歷史考察的遊程於爾開始。

二　在貴縣兩天

七日清晨，我乘省政府特備之木炭車自桂林動程，經柳州一宿，次日，太陽猶未盡墜，已

抵貴縣了。我獨行踽踽，頗感孤寂爲苦，幸而在貴縣得見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羅爾綱先生。我即邀約其同遊。羅君以機會難逢，允扶病同行。君爲貴縣人，專治中國現代史，於太平天國史之研究素有心得，即夕盡檢所藏史料出眎，既大飽我眼福，復慨允借鈔數種，以增富拙藏，至可感也。

九日上午，與羅君談話，下午，借廣西糖廠經理陸啓先君暢遊中山公園，參觀翼王紀念碑，翼王亭，翼王祖墓碑（各件皆有文字，已見專册，茲不贅錄）。縣裏大道改名爲達開路，亦殊有意義的紀念。入夜，乃與羅君共乘電輪赴桂平。船上苦難成寐，彼此促膝長談，切磋之益綦多。羅君已于先日，窮一夜之力，盡讀我行篋所攜之舊著「太平天國全史」稿數章（這是我準備于此行歸來後重新寫過的）。君亦以其未發表的文稿兩種出眎。於是，各提出問題，共同討論。所最欣幸者就是對于幾個困難問題，如關于洪秀全的出生年月日及太平天國的起義日期等，兩人均有不約而同一致無異的結論，蓋自我們在「逸經」上發表許多新發見的太平天國史料之後，羅君即據以作縝密的研究．彼此既同以科學方法而治學，復根據同樣的可靠的史料而推斷，乃不期而然的得到同一的結果也。羅君供給我不少新的知識和很熱烈的鼓舞，足令我引爲欣慰和不勝感謝的。

三　由桂平去江口到新墟

次日黎明，船到桂平。卽有警察官來迎，因桂平縣署已接到貴縣縣署電話，通知我們的行程故也。登岸後，卽到縣署所辦的思靈賓館下榻。晤見了劉縣長玉懷（字快民）之後，卽與磋商到金田的行程。劉縣長旣知來意，極爲興奮，興趣陡生，卽表示願與我們同行。縣署科長何洪濤君，力助我們找得桂平詳明地圖多張，因得先事研究金田一帶的地理，深覺以前所看所用的地圖多簡略不詳，甚且有錯誤甚大者，至是乃略明山川形勢及鄉村所在，以作遊程的指南。

翌日，我們又趁電輪到江口墟。同行者，劉縣長外，有縣參議會副議長陳志敦君及縣督學昌熾君。後兩君皆邑之先達，熟識地方情形與人事，最能爲我們指導之助。旣抵墟，我們逕造邑紳陳參議仲逵（號先覺）家。君爲退職軍官，豪爽好客，我們先後宿于其家共兩天，蒙其慇勤招待，復爲我們說了好些太平軍遺聞，感激殊深。在那裏，又見着金田中學校校長陳大白君。君對于太平軍故事及金田一帶形勢，盡罄所知以告，娓娓不倦，我們受益甚多，卽邀其同去金田。

是晚，勝友雲集，濟濟同堂，賓主暢敍甚歡，至深夜始散。我們就寢之前，還商決明天到金田的事。翌晨八時，大家乘轎出發。是日，十一月十二日，適爲國民革命的祖師，中華民國國父的誕辰，我們去遊十九世紀民族大革命的起義處，雖云湊巧，却增加了不少意義，益發激動了我們特殊的興味。

由江口先到新墟，路程僅十八里，約兩小時可達。江口位在兩河的交匯處。出門行不數

步，我們卽須過大灤江渡口，未久又過一渡口，名爲三合水。由是沿公路西進，先穿過河岸幾個竹林，乃步入大平陽，或有小崗起伏，而闢直平坦的公路連貫其間，行人稱便。道旁皆沃壤也，田中種禾與蔗爲多。沿途所見村落棋布，皆當年與太平軍戰事有關者。我們斜向西北望，上路未久，紫荊鵬隘諸山倏然出現眼前，奇峯高聳，迤邐不絕，山勢或遠或近，山色或深或淺，欣賞之下，亟嘆奇觀，蓋自審美的觀點看之，前面百數十里的景色宛然是一大幅山水畫，而自我們歷史考察者的心目中，當時的印象和感覺却似回教徒之朝拜麥加而聖地在望云。

十時許，祇新墟，是爲大宣鄉之中心城市（廣西省政，一縣劃分爲若干區，區以下爲若干鄉，各有鄉公所。鄉之下有墟有村。潯江以北皆屬北區，江口一帶爲嶺南鄉）。是墟有大街道，商店林立，人口數千，頗爲繁盛。我們去到鄉公所休息一會。在那裏，有軍官劉肇基君爲我們細述韋昌輝遺裔的故事，饒有趣味，隨有當地殷商吳倫波君到晤，慨然以招待我們自任。同時，又會見省參議員謝祖莘君。兩君並願同遊。我們決定卽日趕到金田，至新墟附近一二古蹟，則俟回時再行參觀。劉縣長思想周到，先派人在墟找到一個照相者，令其持機挾片同去拍照以留紀念。

四　到金田了

我自桂林出發，獨自一人，至是遊伴共有八人——羅君之外有劉縣長，陳副議長，呂督

學，陳校長，謝參議員及吳先生——成爲一個很理想的遊歷小團體了。縣署及江口區署又各派警兵隨行護衛，連同個人的隨從，一行十餘人，或乘轎，或徒步，浩浩蕩蕩的向金田進發。是日也，太陽高照，天氣和暖，人人感到舒適。我們先斜向西南行，過蔡村江渡口（即在彩旺村邊），再往西走，紫荊鵬隘諸山峯仍在前面做我們的目標。由新墟到金田，僅八里之遙，沿途經過彩旺等數村，而竹園、莫村等具有歷史興味的村莊皆一一在望。行約一小時，我們到目的地了。我個人喜樂之情，難以言喻，不禁高聲嘆道：「二十餘年的志願，此時竟然得酬了。」亟取時錶視之，時正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正午十二時，是足紀也。

這裏附近的村莊，經地方政府劃爲一個行政區域，即名爲金田鄉，寓有紀念金田革命之意，但是金田本村則仍舊存在，位於公路之北。由村外向大道西行，則見有小崗橫枕前面，似乎是公路的盡頭處，是爲犀牛嶺。嶺之當中有粉白洋式的長形樓房一座，高聳其上，從遠處即可望見，目標最顯，是即金田鄉之鄉公所，亦本鄉的中心學校，名爲太平天國紀念學校，而紫荊、鵬隘、甚至平南的五才山等仍在目前，橫列嶺後，成爲極美風景，鄉公所書記黃紀宣君爲我們細述太平軍起義前後事蹟，頗有可取的資料。又有某君從旁插嘴道：「還有一副好對聯——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夷狄……這是太平天國的狀元文天祥所撰。」舉座粲然，連日疲勞已甚倒在床上假寐片刻的陳校長也爲一陣嘩笑聲所驚醒。我急打斷了他的話頭，因恐再說下去不難把張世傑陸秀夫也搬出來，却令大家笑壞了致礙遊程也。然而我的幽默資料又有一項新收獲。

食事既畢，我們到村內外各處遊覽。公所南邊在大樹林之間，有大房舍數座，排列整齊，而室空人杳，已現出荒蕪之象。楊縣長告訴我們，那原是前年潯州中學校疏散到此的臨時校舍，由本邑紳商數人所捐建的，所以每座房舍卽顏以捐者之名爲紀念，其後，學校遷回桂平，而各房舍轉歸無用，我們都覺得把這幾座可容千人的房舍長此丟荒了，實在可惜。如何興辦新的事業以利用之，這是地方當局和紳商之責了。

回過頭來，我們轉往公所的北頭參觀太平軍所遺的「營盤」，幷在矗立其中的紀念碑前憑弔一番，各人均自由舒發其感想。這碑是民國三十年金田鄉長暨鄉人所共立的，以磚砌成，高約二丈，當中正面砌有石塊，上刻「太平天國紀念碑」七大字，其他三面各鐫碑序及題詞，如「革命先驅」，「民族雄風」等語，足示表彰先烈之意。

其時，嶺西後面一帶的禾田，松林，及淋寶村幷皆呈現，而環繞嶺脚西北方的犀牛潭也惹起我們的注意。我們聽得許多關於這個水潭的神祕故事，迹近神話，恕不贅錄。由新墟到金田的公路，至是逾嶺南直趨西北。順路縱目望去，又見古林社等村皆在前頭，而風門坳的形勢也得一覽無遺。

信步下崗，我們先到金田村背後「韋昌輝祠」參觀，適在那時，有一位鍾玉亭老者來到會見。他是鄰近安衆村人，由劉縣長先事飭人請到的。那老人家原係金田韋氏的親戚，所以能把韋之附義祠堂之來歷，與及太平諸傑之出身等等故事，一五一十，原原本本的細述出來，如數

家珍。他又指出昌輝的後村邊一塊荒蕪的園地，對我們說：「這是韋家祖祠的基址了」。我們隨着他進村，則韋氏原有房屋的地址亦由他一一指出。我們急於先行遊覽地方和照相，所以請老者展期談話——到晚間再詳細傾談。

金田村現在只有二三百人居住，房屋不過數十家，盡是謝黃許葉四姓，韋姓却無一人了。過其村，只見泥屋陋巷，間有數座磚房，都無大可觀。村民大多數業農。我們由前面出村口，遇着幾個赤體跣足愚蒙無識的牧童，又有幾個粗衣大脚力事田疇的村婦。我指着他們對各遊侶說：「這些蓬頭跣足知識淺陋器量狹隘的農工男婦，正是太平天國的王爺王妃之類也。誠然當年的牧童村婦們知識程度比目前更爲低下了。以那樣『蚩蚩者氓』去領導民族和政治的革命大運動，怎麼能够成功呢？」撫今追昔，同遊者對于九十年前的歷史皆興起了眞實感，因而均覺我的觀感力不錯。然而，後來我再想想，那個縱橫十七省，攻破數百城，死人三千萬，延長十六年的革命大運動，就是此輩農民工人愚夫愚婦所揭竿掀起的了。他們的精神、魄力、理想、天才，不其可佩耶？他們的成就，不其可驚耶？他們的失敗，也不其可惜耶？太平天國興亡成敗的歷史，眞值得我們研究的。

我們預定的計劃，是要由金田過風門坳，經三江墟，而直入紫荆山內諸村，冀得窮探洪馮最初倡起的拜上帝會之發源地，但因時間不許可，而交通亦不方便，又格于他種困難，且探知山內並無可探訪之處，遂改變計劃，決即夕趕回新墟。惟聞三江墟尙有一曾姓老丈，是當時與

洪瑪諸傑至有關係者之鄉人，仍然熟記其時事蹟，遂由劉縣長以電話通知該處鄉長，轉請曾丈於明晨到新墟會晤。如此辦法，誠爲省時省事了。我們在金田徘徊了四小時，一共拍照多張，把山景，嶺景，村景，祠景，路景，一一攝影，至足爲研究之參考，固不徒爲留紀念而已。遊興已盡，我們全體徒步返新墟，及至禾墟村吳宅時，新墟已入黑，燈火家家了。

五　由新墟回到江口

晚膳後，鍾玉亭老者在燈下打開了「話匣子」，給我們說太平軍起義前後的事蹟，滔滔不絕，歷歷如繪，主人吳君與其子姪輩及昌熾君等時或加插數語以補充故事內容，我們側耳傾聽，揮筆速記，先事「有聞必錄」，至審定編比之工作則俟諸異日，此採訪者之必然的工作程序也。

次日，十三，晨興，吳君導引我們再入新墟，特去參觀奉祀當年戰死的官紳之忠烈祠，並去遊墟外二三里之螞蝗橋。在橋畔我們發見了一塊紀念修橋的石碑，因得證實金田韋氏後人于事平後回鄉之活動。未了，再參觀三界廟，除見到是鄉中心學校的學生列隊下班外，於史蹟毫無所得。迨回吳宅，則前夜特約由三江墟到來會談之老者曾德周君已在廳上等候多時了，此老爲聘請馮雲山入紫荊山內教書的曾玉珍之曾姪孫；吳君又另約了一位曾和潘君同來說話，彼爲最初招待馮雲山入金田隣村古林社的曾槐英之曾孫。兩老所談，皆係若祖若父家裏口傳的眞確事實，裨益不淺，價值殊大。我們速記的筆桿又爲之走動不停者逾一小時。

至是，我們採訪所獲已是不少，且領略空氣，和觀察形勢，亦皆饜足，不能再事留戀。午膳後，卽動歸程，與慈祥的主人及諸老者一一握手告別，復乘輿回江口。（歸桂林後，復接曾德珍丈來函補述數事。）

是夜，仍客陳仲連君之先進堂，在那裏，又晤見劉伯魯君。君籍武宣，其曾祖劉季三曾率鄉勇隨向榮張國樑轉戰至南京，後在浙江陣亡。君暢談桂平武宣一帶之山川形勢及當年兩軍交戰之狀況，我們亦頗有所得。

翌晨，陳校長邀我們到金田中學參觀。是校爲陳仲連、劉伯魯等熱心紳商所捐資開辦者，校地宏敞，辦理得宜，現有小學生七百餘人，皆精神奕奕，朝氣勃勃者。其校名的意義正所以紀念金田革命，故壁上大書「繼續金田革命精神」的標語。我對學生們補述國父幼年逸事，兼鼓勵他們努力上進，以完成金田革命未竟之大志及實現三民主義，卽所以發展廣西傳統的革命民族性也。齊君爾綱繼續致勉勵詞。

出了校門，我們暢遊全墟，是墟現已改爲鎭，方在劉縣長治理和陳參議（仲連）領導之下積極推進新市政，全墟街道一齊改建馬路共有七條，各以太平諸傑——秀全，秀清，雲山，朝貴，昌輝，達開，秀成爲名。是處人民對於紀念太平天國的情感可謂熱烈了。拆路之舉，雷厲風行，同時並進，抑且官紳商人市民上下合作，努力建設，不愧革命本色，至令我們得受良好的印象，而劉縣長親民愷切，布政優悠，無怪士口如碑，於此復可見廣西基層政治成績之一斑

矣。

久聞石頭腳之陳氏祖居爲昔年洪天王登基之處，亟欲往參觀。下午，仲連君乃導我們前去。地在墟之西北三里許，再北則爲牛排嶺，昔年大戰場也。陳氏祖居原係仿粵東大祠堂式建造者，中有大堂，堪爲王殿。我們身履其地，差可感到當年「太平天子」登殿臨朝之威儀焉。劉縣長笑指大門外一塊大石頭對我說：「這是洪天王龍足所踐踏過的，先生當移歸桂林，留爲紀念！」我報以微笑，答道：「請縣長代勞！」

在賓主歡笑暢談中，我們回到江口。至則紳商多位已備盛筵相饗，歡迎亦歡送，熱誠可感也。中夜復偕原來諸位乘輪返桂平。

六　最後的收穫

在桂平候船的一天內，我們得到最後的收穫，就是金田韋氏的家譜，韋昌輝等的世系一目了然。這是劉縣長特約的一個韋家婦人所攜來而任我們鈔錄的。這可算是奇異珍貴的收穫，由此可證明好些史實。

新譜纔鈔完，那縣長不由分說，即施用最「貪劣高壓」的手段向我「抽稅」——要爲諸友好題字，情不能却，只好獻醜。末了，縣長再請爲思靈賓館留題以識諸友共遊金田之感。我振筆書「天國人間」四字付與，藉留鴻爪。是語原出耶穌「天國就在你們中間」一句遺訓，使天

國在人間世實現出來，正是基督教最崇高最偉大的理想。太平諸傑，服膺教旨，卽揭櫫「天國」爲新朝之名號，未嘗不懷此高深意義。雖其所見不全眞，所識不遠大，終至大業中墜，而其原始的理想仍高懸天際，深入人心，催迫我們不斷的努力，以促其究竟的實現。書此四字所以與一般同志共勉也。

下午，劉縣長復引導我們去參觀新建的忠烈祠，是奉祀抗戰陣亡將士的。建築物簡單而莊嚴，頗足引起人們肅穆敬仰的感情。隨去參觀縣監獄——那是馮雲山昔日被繫於是者，但今已改建新式，無可多說。最後，又想去參觀昔年廣東「紅頭賊自稱平潯王的陳開之「王府」，其時的府署，今已爲軍事機關，旋以內容無甚可觀作罷，我們再想探究陳開據潯的史蹟，一無所得。

在途間，劉縣長與我磋商如何紀念金田革命運動。我們得到三個具體辦法：

（一）在犀牛嶺上鄉公所前樹立一塊「太平天國起義處」高大壯觀的石碑。

（二）桂平縣中山公園內的湖心亭，擬改作紀念亭。這是最輕而易舉的事。

（三）在公園側建築一座宏偉「太平天國紀念堂」，預計可容二三千人以上。平時可作社會教育和文化事業的中心地點，如演劇，電影，講演，展覽，平民識字班，閱書報處，市民大會堂等等事業，該縣官紳士商對於紀念金田革命夙具熱烈的心情，當可力籌鉅款。聞已公衆開會商決進行，並望省府方面撥款補助，則事必有成。將來美輪美奐的大堂落成之後，旣足慰先

烈英靈，又可爲廣西歷史上所產生之偉大的民族革命運動作不朽的紀念，則八桂河山當爲生色，是可斷言的。

在乘船歸貴縣的中途，羅君與我復把此行所聞所見討論了許多點。到岸後，我們分手了，羅君繼續埋頭苦幹他的研究工作，而我則又獨自到鬱林一行。在那裏，採訪史料亦一無所獲，偶有所聞已詳載州志。考察的工作既畢，遂駕原車直返桂林。沿途略有逗留，盡情欣賞名聞天下的桂林山水，大飽眼福而歸。眞是「無巧不成書」，一到桂林寓所，我的遊程告終，而那輛木炭車的機件便壞了。

七　我要「納稅」

在桂平之時，朋友們要我題字，雖云「抽稅」，那只可算是「苛捐」，回到桂林，我當眞要正式「納稅」了。因爲在遊程中採訪所聞和觀察所見與感想所得，俱是隨時隨地一一筆諸手冊，這不過是初步工作，潦草得很。歸來後，即要把遊時的速記整理起來。這便要做兩種工作。第一，先要將各人的談話逐字逐句審定一番，每人每事考證一番。這不是懷疑述詞人有意撒謊欺人。其實，我們所採訪的各位無一不是坦白率直，「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的老實人，毫無矯強僞飾之詞，或鋪張誇大之語，這是最令我們感動和多謝的。不過，我們所聽得的故事類皆二三手的傳說，經過八九十年兩三代的口傳，自難免舛誤失實，或以訛傳訛的分子。甚或跡近

神話者攙入其間，以致魚目混珠，眞僞參雜，所以根據其他可信可靠的史料及個人專門研究的見地以檢討一過，是爲至要。所得的新史料，或去或取，或仍存疑，一一錄出，這是第一步工作。

其次，個人觀察所得以及鑒別後所留的史料，仍是東鱗西爪，瑣屑片段的記錄。若一一照樣鈔錄出來，則零零碎碎，毫無系統，亦毫無意義。所以編比史實的工作也是一般歷史家的要務。如今第二步的工作便是要將所認爲可信可用的新史料和個人觀察所得者，分門別類，依時因地，編排起來，如有必要，則補充以他種史料及附加以個人的詮釋（前後在桂林所聞者亦一並編入），使一一互相聯繫，或分人，或分題，或分事，一節一段的成爲系統化的敍述。各人所講的，不能單獨書出爲「一家言」了，只可縱橫綜錯的編入各故事中，但每事之後仍必註明出處，或何人所言，以示根據。

以下分節分段的紀載，便是上言兩種工作——審定與編比，即是，分析與綜合——的結果，也就是這一次遊歷金田，採訪和考察太平天國史蹟的總成績，如今完全發表出來，公諸同好，並藉以答謝桂林、貴縣、桂平、鬱林與江口、新墟、金田各地的官紳士商與諸述辭人之盛情高誼也。

初稿寫成後，又得金田黃致堯，黃宗斌兩君合作「讀金田之遊」一文，對於原文所載數點有所研究，經採納意見修正或增補，附誌於此，以鳴謝悃。

八、用兵的形勢

現在先把太平軍運動革命和初期作戰的區域，由江口以至紫荊武宣一帶之山川形勢，按據個人遊歷時觀察和探究所得，依次書出。

先言江口墟。是墟位在牛排嶺諸小山之南，爲大湟江與潯江的交匯處——大湟江之東岸，潯江之北岸，——四通八達，交通至爲利便。沿潯江而上，先到桂平，經貴縣等縣而直達南甯。又由桂平轉入黔江，上通武宣，再會合柳江而達柳州。若沿潯江東下，則通平南、藤縣、梧州，其間復有支流北上永安州，南通北流縣，由梧州北行入桂江，則直達陽朔、桂林。若沿潯江東下，卽入廣東經肇慶而直達廣州出海了。再由大湟江上溯，則支流分岐，一方可直上新墟、金田、紫荊山區，一方又可入平南之鵬化山區。故此墟實爲東西南北水陸交通之一個大中心。這裏有逾萬的人口，商賈雲集（廣東人到此經商者三千餘），船隻輻輳，各業昌盛，百貨堆積，人民富庶，地方繁榮，遠駕潯州府城（卽桂平縣）之上，實爲全省一個商業重鎭。今之改墟爲鎭，孰曰不宜。

我們一到那裏，毋須要仔細考究，卽很快很易的明白爲甚麼太平軍一舉義後卽行進駐是地也。其原因大概有三。第一，利用經濟的和物質的富源以補充軍實。其次，利用交通的便利以圖進兵，東可圖粵，北可由梧州沿桂江以攻桂林。復次，利用地理的形勢——東北背牛排嶺，

西南傍兩河——縱不進攻，亦可固守。後來，清軍屢敗於此，卒無從攻破，只以重兵營於隔山而圍困之而已。太平軍因不能衝出重圍，又恐米鹽硝藥告絕，遂急行撤退，改由武宣象州謀出路。其飄忽的軍略殊足驚人也。上言三者之外，或者另有一副原因，卽是在那裏兼謀兵員之補充：(一)艇匪羅大綱夙在大湟江稱霸者，至是率全部數千健兒加入；(二)墟內人口逾萬，招兵亦易。

由江口溯大湟江而上，不數里，復分二支，地名三合水，言三支水匯合處也。其往北一支，上通平南鵬化山區。其往南一支，到屈甲地方又分爲二小支。南支名武靖江，北支名蔡村江，新墟在其北，由是斜向西北而直達紫荊山區。金田在江之西岸，實與新墟隔江對岸也。

新墟全是一個鄉村的大墟市，當然比不上江口的繁盛和重要，可是也有商店當鋪，百貨俱備，足敷大軍短期的物資供給，論其軍事形勢，則南有蔡村江，水雖不深而闊，亦可踞守，誠天然的壕溝也。當年烏蘭泰督師由這一面進攻太平軍，屢吃大虧，屈甲一役，陣亡數千(?)，河水爲赤，伏屍遍野，我們到那裏猶可聽父老們津津道及是役戰事。邇西及北面皆山區，重巒疊嶂，山路崎嶇，自可憑險固守，形勢與下段所述金田相同。

金田在新墟之西，中隔蔡村江，相距八里。村之東北爲江，其南亦有小河支流，附近又有幾個湖泊，足資灌溉，可助守勢，又可供大軍飲料。前面往來經新墟至江口一帶，除間有崗陵竹林樹林外，幾都是沃壤肥田，出產穀米，甘蔗，瓜菜，雜糧，足供大軍糧食。自新墟至此村

東北一帶爲五洞山區，西連紫荊，東接鵬化，其間山嶺起伏，連亘百里，村落疏，人煙少，只有羊腸山徑，聯絡各村，交通不便，運輸尤難，用兵進攻絕無可能。山區小道，惟土人熟識，故太平軍最後移營入永安卽由此偸過，官軍追趕莫及，向榮率軍繞道截擊，至平南官村遇伏而潰，損失甚大。東北面形勢之險惡可知矣。

由金田向西北入紫荊十八山，是爲後面形勢，尤爲險要。金田蓋山之麓也，由村北越犀牛嶺，過古林社，不上數里，卽到風門坳，古稱武定關，是爲入紫荊山區之隘口，亦金田後路最後的關口。有小河由此流出。兩旁高山峻嶺，河東岸僅得小路一條，有石門建其上，眞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勢。由此再經數里崎嶇難行的山路卽到三江墟。復由此分路，一往北入紫荊鵬隘諸山，屬縣治北區紫荊鄉，茶堆大冲諸村均在其間，爲馮雲山初到此教書傳教，繼而創立拜上帝會之處，亦卽太平天國策源地也。再由此深入則爲脩山區，屬木山鄉。紫荊鄉山區，林木菁密，人少村疏，且山路險巇，外人不易進去，官與兵的力量均難達到，宛如化外之城。洪馮居此數年，密圖大事，卒能成功，尅期起義，概由於此。

若由三江往西行，則經蒙冲，石狗等村而入武宣縣境，再經花雷，十二排而至雙髻山，沿途山峻路險，進兵不易，由雙髻山再進卽猪蔥峽，懸崖也。崖下爲東鄉，再行則爲平坦大道，直出莫村，三里，便至武宣縣城矣。這一帶地方，俱是當年太平軍與清軍屢次打死仗的大戰場，一次，向榮與烏蘭泰約，前後夾攻金田新墟。烏攻其前，而向以奇兵掎其背，卽由後路武宣

進兵，先攻猪蒽峽、雙髻山，韋氏弟兄亞孫及十一扼守此地，均中砲陣亡。但向卒無從攻入風門坳，後得鄉練團總劉季三等密告穿山小道，乃繞路過坳，官軍始踏破金田直搗新墟矣，乃前路烏蘭泰等將領妒其功，不肯協力，而向榮本軍內部亦不一致，卒不敢深入，無功而退。此則當年用兵之實情也（以上根據陳大白、劉伯魯等，及參考縣志與他籍）。

我們在這區域內一共住了四天，綜核考察和研究的結果，深深認識那裏的形勢眞是易守難攻，確爲秘密運動革命的理想地，馮雲山選擇這地爲基礎，高瞻遠矚，眼光才識，可佩孰甚；然而此地雖可固守而不可以久守，蓋大軍糧食縱可告無虞，而鹽與硝兩者至爲缺乏，一經重兵圍困，便成絕境了。太平諸傑既知之深，亦飽嘗痛苦的經驗，故起義後卽東奔西突，拚命打出一條生路，經過八個月的艱苦奮鬥，始能衝出永安而北上桂林，再趨湘鄂也。

九　洪馮初次到桂之居停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一八四四）二月，洪秀全偕馮雲山等數人初次由廣東入桂。四月初，先到貴縣西北之賜谷村。是村舊屬郭東二里，今屬慶豐鄉。其居停主人則洪氏之中表也。「太平天國起義記」英文原本載其爲Wang姓。粵語黃王同音，我信筆譯爲黃。後來得讀「太平天日」（太平朝初期官修史，曾刊之「逸經」半月刊），亦作黃姓。其表兄五人：盛均、盛潮、盛乾、盛坤、盛爵，又表姪一人盛均子爲正。有此確證，我以爲拙譯無訛了。但自嬰歲遊花縣

官祿㘵，親見洪氏族譜，乃發見秀全之生母却是姓王的。我卽起疑竇，以爲貴縣賜谷村之中表或卽其母家一系，本姓王氏。「起義記」作者以英文拚音當然分不出。然而使此說果眞，則太平官書固明明大書其爲黃姓，又將何以解答？這是一個啞謎。我這一次到貴縣，於無意中得着滿意的答案。

原來居於貴縣的洪氏表兄們確姓王氏。此事經羅爾綱曾幹材兩君在貴縣日報發表過詳細討論的文章。曾文「洪秀全入賜谷村事蹟之口碑」有云：「查洪秀全中表原是三畫王，非這個「黃」字。王盛均卽王亞忠，號秉忠，現時賜谷江背自然村王吉昌其堂姪也。道光年間住於賜谷村，卽今曾裕和住處。洪秀全到來之初，就是住在這裏。明年在左旁龐亞春家設帳。後來此地三易其主，今由曾德山買受起屋了。當時洪秀全在此設帳，並云放教（傳教），其實是做革命工作。迨金田起義，該地參加者一百零八人，其中以龐王二姓爲多。此乃二十餘年前江背自然村九十老人鍾亞田所口述。且云，當時他已十二三歲，常到龐家沽酒，目睹洪秀全肥胖端正，目不斜視，眞有龍鳳天子之姿表」。

余按：曾君所傳述洪氏中表爲王姓，自是可信。而其所言洪氏面貌姿態，大致亦與他書所載相符，可無疑義。惟其所云翌年洪氏在該村龐家教館一事則係傳聞之誤，與史實不符，蓋是時秀全住了三個月卽先遣雲山回鄉，自己却獨自留下以營救被人誣告入獄之表姪王爲正。至八月中，爲正出獄後，秀全再住到十月，終以是處發展機會不大，仍獨自回粵去了。直至三年

後，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七月初，洪氏方回來，第二次到賜谷村老表處。到那裏，他纔知道雲山一向到紫荊山內傳教。於是僅留數日，即偕同表姪雲正去找尋他。其後，洪即與雲山等諸傑積極進行革命運動，更無在此設帳授徒事。我相信他在龐家宣教收徒則有之，想因此訛傳也。秀全居此五個月，皈依受水禮的教徒共得百餘人。後來加入太平軍者有百〇八人之說，信非虛語也（洪氏諸表兄姓名見「賊情彙纂」卷一，可見全家從征）。

夫洪氏表兄固姓王矣，然而何以太平官書俱作黃？關於這問題，羅君於上引曾文「書後」一篇，解答甚爲確當。據云：「據此乃太平天國之改姓制度，而非『太平天日』書中之誤，蓋天王洪秀全自以天下凡間祇有他一人爲天王，至於他人，除他所封之諸王外，固不得稱王，亦不得姓王，凡姓王者必須改姓黃或汪。」並引翼王石達開妻本姓王（據石在蜀供辭），而妻父則改爲黃玉崑，及後來蘇州秀才王韜上書太平軍亦遵制改爲黃畹兩事爲證，故結論云：「今得曾先生此文，足證簡先生之懷疑確爲不誤，而王盛均者，實洪秀全母舅家之表兄也。」我曾遍查各書所記錄太平軍王侯將官之名，確不曾見過一個姓王的，羅說不錯。不過在末期中下級軍官則也有姓王的，想是時封王過多，等於「爛羊頭」，此制已不若初期之嚴了。

十　馮洪在賜谷村之活動

洪馮二人在此處宣教收徒，却隨地實行打破偶像的實際工作。在麗豐鄉境內距賜谷村不

遠，有一六烏山，山麓有一六烏廟，淫祀也。此廟廢址今仍存在。秀全在賜谷爲客時，嘗題七律詩一首斥責此邪神（原詩載「起義記」，玆不贅錄）。自此詩傳出後，迷信的士人紛起反對，幾鬧出大事。此洪馮入桂第一次破除迷信之舉也。「太平天日」記其事係在賜谷村時所爲，證以山名及廟址，當然無誤。惟「起義記」則以其事編在他處，是則原述辭人洪仁玕得自秀全所口述而錯記地方之誤矣。又考廣西貴縣土話，烏與窠同音，故秀全當時卽誤以六烏廟爲六窠廟，且以窠字押其律詩之韻。故曾幹才君又云：「至六窠廟應作六烏廟。此廟在六烏山下之六烏坑口，爲大墟奇石交通必經之路，前面距大隴村十里。廟宇建築頗崇大，於民國十七年毀去，至今牆宇猶存。其所謂六窠者，恐是口音之誤耳」（見上引文）。此雖一字之差，似無關輕重，而一般科學的治史者當喜得此精確的更正，而不以斤斤辨證爲討厭耳。我曾與縣長羅福康君談及此廟，彼甚欲保存此饒有歷史價值及革命意義的古蹟云。是亦值得舉辦的一件事。

在慶豐鄉之西北卽爲北山里奇石鄉，翼王之祖居那幫村在焉。石氏富甲一方，達開亦聲聞全邑。洪馮居賜谷村數月，是時曾否聞其名而就在此地與他結識，這也是一個很難解答的問題。羅爾綱君曾引出太平官修史載有洪秀全訪石達開一事，稱爲「訪石相公」（見張汝南著：金陵省難記略），謝介鶴之「金陵癸甲紀事略」亦有「天賊（王）等欲爲亂，苦無資，聞翼賊（王）富，與南賊（王）密訪之。……翼賊（王）遂信而惑焉，願以家資從事。」故羅君據以申論云：「吾人由斯而觀，石達開之加入太平天國活動，乃由於洪秀全造廬敦請，揆之古史，

雖劉備之訪諸葛亮何以異？是則洪石相契之緣，亦由於賜谷那幫兩村地在鄰近故也。」（見貴縣日報羅氏「太平天國革命發源地貴縣賜谷村」一文）。考石氏弟兄族人附義極早，人數亦多，且傾家資十餘萬以為革命活動費，證諸中外史籍，可信為確鑿事實，而達開才智亦非凡品，故洪氏極器重之，並與其他起義數傑結為弟兄，尋封為翼王左軍主將。惟其是否遠在洪馮初到賜谷村時即相與結納，仍是一疑問，蓋終以關於此點之史料未足以令我放膽斷定也。（按：新「貴縣志」達開傳亦謂洪馮初與石遇於貴縣龍山，繼與談兵事於六烏口，遂相結納云。此亦傳聞之辭，其間事蹟多有不符，更未能斷定其初會之時期也。）

十一　馮雲山初入紫荊山

我們此次遊歷，得獲馮雲山初入紫荊山傳教活動的史料為最豐富，最翔實，足與太平官書及其他史籍互相印證，而為最有價值之補充資料也。表述於後，口碑可垂不朽矣。

先是，雲山在貴縣賜谷村被秀全遣回花縣途間遇工人數名，乃為之講道，眾咸悅服。他們介紹他到潯州張永秀家住了月餘，復由那友引其入去桂平縣北紫荊山麓的地方。雲山先到南坑冲張家，隨到古林社張家（據「太平天日」），其志固在找尋發展大業的基礎，既看中了這一理想的地域，遂不殫勞苦，不惜犧牲，而決心留此活動。此道光二十四年九十月間事也。

當雲山初到新墟時，背負包袱，囊無餘資，乃逕入牛行李羽社一家雇人館，欲覓工作棲身

糊口，但久無歷主，於是輾轉上古林社在一家粥店借居，此想是張姓所設者。受着經濟壓迫，他逼於操作諸般苦工，或爲人挑担泥土以博工資（見「太平天日」），或向人借一竹箕，四出野外檢拾猪糞牛糞，再挑進古林社發賣，每百斤售錢三十文（據昌熾、鍾玉亭言）。有時他又在收穫期間爲人割禾打穀，藉博兩餐。 有古林社殷戶曾槐英者，人稱曾五公，爲其雇主（陳仲連、鍾玉亭、及槐英曾孫仲瀋言），時天氣仍酷熱，一日，雲山勞作甚苦，臭汗濕身，偶放下禾担在曾家大門前面坐下納涼。一時頓生感觸，自嗟境遇，隨口「丟書泡」一句（粵諺口吐書句或成語之謂），藉發滿腹牢騷之氣。事有湊巧——（或故意的？）適爲槐英公所聞，不勝詫異。詳問其身世，乃知爲讀書人出身，落魄他鄉，欲歸不得，由是憫其遭逢，加以優待，並日日與其傾談。 雲山固滿腹經綸，文筆敏捷，辯才無礙，抑且人格純正，丰度可親，性情熱誠者。相交愈久，相得益甚，頓成知己，曾五公對之敬禮有加。至十一二月之交，且請其遷居家中過年，定議明春在村中任塾師授徒。於是昨爲田間苦力之馮雲山，今作富室上賓矣。

屆是冬，紫荆山內大冲村殷戶曾玉珍出來古林社辦事及探親，並欲延聘一位老師回村教其子姪，槐英公介紹雲山與其會晤。玉珍公一見如故，深愛其才學，尊其品德，那肯放過，因即向槐英公請求道：「尊處接近邑城，另請先生比較易事，但敝村遠在深山僻壤，物色人才爲難，務請允馮老師前往。」槐英公慨然答應了，雲山乃於翌年正月初旬入大冲就曾家專館席，但以後，一有暇時仍僕僕來往於古林大冲間云（參合曾仲瀋鍾玉亭兩老者言）。按：「太平天

日」云，此係丙午即道光廿六年事。

十二　馮雲山的東翁

大冲離三江墟有十餘里，紫荊有水流到，俗云水尾，實則蔡村大湟諸江之水源也。「太平天日」載雲山初到黃泥冲曾家教館，誤矣。據曾氏後人言其祖居在大冲，而黃泥冲另有其地，相隔三里，自是可信，由此可見雖官修史有時亦有不可信者，以時日過久，述辭人容或記憶不清也。又清軍方面的官書或私人著述，多載雲山紫荊的東翁係曾玉珩，實則玉珍也（獨李濱之「中興別記」無訛）。玉珩本另有其人，為玉珍之同族弟兄，居附近之水尾村。此亦曾氏後人所確知者。

茲將玉珍公本家世系表列於後；

- 曾開俊妻楊氏
  - 玉珍
    - 觀恆
    - 觀光（雲正）
    - 觀周
  - 玉瑢
    - 觀□
      - □□
        - 德周 ←（即為我們述辭者）
  - 玉琠
  - 玉□

金田起義時，曾氏族人多有從征者。玉珍公為「斯文中人」，未去。雲四弟采，及幸納，亦未去。玉瑢，玉璵，及玉珍長次子觀恆觀光均入伍焉。惟曾氏叔姪諸人只隨軍出至江口墟，即折回本村，因不喜歡太平男女分隔之軍律云，獨有玉珩一人隨征至南京，一去不還。余按：一般書籍誤以玉珩為馮氏之東翁，想亦因其獨在天京，而洪天王不忘本乃待之特別優厚故也。

又「太平天日」載洪馮出外傳教或活動，每挈曾玉璟與俱。查玉璟實為玉珍之嫡堂兄弟，生性機警，篤信教道，故深得洪馮之倚畀。惟起義後，玉璟有從征否，則訛辭人未曾提及。當時又有熱心教徒曾亞順者，常隨洪馮出入，亦未知是曾玉珍族人否。

太平軍去後，清吏派官兵至大冲，將曾族房屋田產，或焚毀，或沒收，全族人均逃避他處，而曾玉珍公則被王作新家控告，卒被捕殉難，是亦一個為太平天國而犧牲者（以上據曾穎周言及來函補述）。

十三　洪馮在紫荊的活動

當時大冲村只有十家八家。雲山所教的館是家塾性質，門徒不過十人八人而已。既得此天造地設的理想地，他即獨力開始工作，積極布教，設帳授徒僅其掩護方式耳。書塾內高高的貼了兩副他自撰自書的對聯，足見其念念不忘的大志了。聯語曰：

（一）泗水文章流四水

尼山木鐸振荊山

（二）暫借荊山棲彩鳳，
　　聊將紫水活蛟龍

這兩聯，前者辭意平常，惟後者反意顯露，足證其蓄志革命遠在初入紫荊之時也。後來，因這副反聯而惹出一場大官司。此聯誠有歷史價值的太平文獻也（兩聯語均出雲崧副總司令手錄，惟云，前一副是在金田寫的，以其未曾在金田教館，故並錄於此；後一副尤遍傳人口）。

雲山在大冲教館歷兩年餘，而秀全猶在粵鄉居也。彼于日間授課，傍晚課餘之暇輒赴附近各處傳教，常過山講道。其人具熱心毅力，且至誠感人，故紫荊鵬隘一帶山居人民信服者漸衆，而大冲曾氏全族人，則在玉珍公領導之下，率先爲教徒矣。迨教徒之數日增，雲山乃倡設拜上帝會，把他們嚴密組織起來，並努力推進，發展極速。

紫荊十八山中，居民稀少，生活窮困，幾盡是原從廣東遷來的客家人，但亦會講白話（卽廣州土話）的。其他林木叢生，居民多以斷柴，或燒炭，或製造木具山貨爲業，輒運出山外發行各處。拜上帝會最初期的教徒，類皆此等居民，卽史籍所謂三百餘家燒炭工人是也。但所嘗淸楚認識者，則此輩皆散居小村落各自謀生的工人，殊非有組織的大工廠之成羣成隊的雇工耳（上兩段綜合考察所得，並參考「太平天日」）。

至道光二十七年夏七月，洪秀全二次入桂，由貴縣赶到紫荊山與雲山重會。兩人同寓於曾

家書房內，共同努力於拜上帝會之發展及密謀革命運動之進行。自是會務由近至遠漸分設於各地矣。

洪馮二人之關係如何，或云是老契（即一人的子女拜其他爲契爺——誼父），或云是同窗，向來不能確定，其實則亦中表之親也。按：羅惇曧氏之「太平天國戰紀」亦有是言。我昔曾疑之，但今次採訪結果又聞此說，則羅氏語亦未嘗無所本。矧洪馮故居相隔僅一二里（余曾往參觀），附近一帶客家人互通婚媾，自是平常，故中表說甚可信。

秀全在紫荊一帶傳教活動，吃飯必喃喃誦經，行蹤極爲詭祕，常出門一二天，或十天八天，或一二月不歸。玉珍公次子觀光，人極活潑好動，詭譎好事，秀全最愛之，常挈其同游。按：「太平大日」載洪氏于此時期出門活動，每每與玉珍之子雲正俱，而雲正亦極熱心會務，努力傳教工作。是則雲正實即觀光之別名，二者同爲一人，又何疑焉（以上數段均據曾德周述辭）。

洪馮兩人一面傳教收徒，一面實行打破偶像的工作，常挈學生及教徒到隣近各村毀壞神廟神像，或劏斷手鼻，或斬下首級，或拔去鬍鬚。附近有雷廟一所及蒙冲之石製神像皆受災刼，因此引起各地紳民之反對，馴至惹出大禍焉（曾德周鍾玉亭言）。

教徒中如曾雲正，曾亞順，盧六等皆熱烈過人者，按：盧六居高坑村，距大冲不遠。秀全於某一時期風聲緊急時，嘗一度避居其家，至今仍有盧姓居於該村云（曾德周言）。

十四 曠代梟雄楊秀清

紫荊峯山中有一鵬隘山，山中有村，名新村，在大冲之山背，相隔有八里，今屬木山鄉，是卽東王楊秀清之故鄉也。是處人民，多是貧苦做工，燒炭斬柴爲業，也是講客話的。秀清自幼孤苦赤貧，向以燒炭斬柴爲生(曾德周言)。傳說，秀清因挑柴到大冲發賣而結識雲山，乃信教入會，確否無從考證。彼信教極爲熱誠，雖目不識丁，而具大智慧，極工心計，尤有能幹，不旋踵卽出人頭地，在會裏佔得一個領袖地位了，秀全到紫荊後，驚服其天才，極爲器重，常往訪之，就商大計焉。

自來深山大澤之中，龍蛇潛伏，每有異人崛起草莽之間，創造時勢，旋乾轉坤，於歷史中殆爲不可解說的神祕。卽以楊秀清論，彼以一個貧苦出身不讀書不識字的山民，而居然一躍而爲革命大軍之統帥，發號施令，定謀決策，與古今中外兵法兵學不謀而合，具名將丰度，竟至統率百萬大軍，縱橫十餘省，開創新國，幾覆虜廷，——這個人豈非天生奇才，曠代梟雄乎？然而秀清因出雲山門下而爲其後輩者，雖因才智過人，究何以能夠令洪馮傾心至尊以第二把交椅？這一問題，一向忐忑於我心中，無由解答，直至此次遊歷採訪，聽得一句說話，才令我恍然大悟，自覺獲得解答那問題的關鍵。原來楊秀清非他，實是雲山的東翁和秀全的居停主人曾玉珍弟兄們之母舅。據曾德周老者言，秀清之姊本爲玉珍等父親開俊公之元配（看上列世系

表）。職此之故，他在會家身份尊而地位高，而洪馮等自不能不特別尊敬。況且他是紫荊鵬隘諸山數百家山民的領袖人物——一方土霸，勢力雄厚，洪馮舉事端賴其所有的力量以作基礎，更不能不尊崇他以全軍的最高位置了。如果這樣的解釋，確可滿意，則這一點可算是我們「金田之遊」重要的新發見。

十五　「帝壻」蕭朝貴

拜上帝會教徒中又有一位異軍突起的領袖，即蕭朝貴是。其人原籍武宣縣之平車（據黎式穀言），或桐嶺（據劉伯魯言），但據潘新潮君調查結果，則蕭氏實武宣之東鄉沙田村人也。後移居桂平紫荊山間（據東王供辭，謂其爲盧陸峒人，未識在何處），亦以打柴爲生。他與楊秀清結識最早，相交最密，也許亦有親戚關係的，因其前妻名楊雲嬌（見「太平天日」），或是秀清之親族也。楊氏歿後，洪秀全即妻以胞妹宣嬌，故即位後有「帝壻」之稱，蓋秀全自稱天父上帝之次子，其妹夫便當爲上帝之佳壻明矣。而朝貴的地位頓即時提高了，僅亞于秀清而駕乎雲山之上。起義後即膺西王上爵之封，任「又正軍師」之職，分掌兵權，勢力幾與秀清埒。論者謂楊氏曠代梟雄，洪馮固不能不借重其力量以爲基礎，而又懼其跋扈難馴，故轉用政治手段，故意籠絡其最親信和最驍勇的蕭朝貴，妻以宣嬌而結爲親黨，寵以高位使分其軍權，實所以駕馭秀清之術也（潘新潮、鍾玉亭二氏同此見解）。於此吾益見南王馮雲山犧牲一己祿位以爲大局之至

忠至公的精神矣。後來南王首先殉國於全州之役，繼而西王又陣亡於長沙，政治支配的局勢完全粉碎了，此後無人再能牽制秀清，遂一任其專擅橫行，寖假圖謀篡位，馴至內訌作，勢力削，終至大業墜而天國亡。潘新潮君謂：「論太平革命失敗之機，早在西王殞命於長沙之時」，此亦根據史實之公允語也（見潘氏筆述）。

楊蕭二人自始卽自成一私黨，先奪取教權，秀清常有天父上帝降凡附身，代傳天語，威權赫赫，卽大王洪秀全亦屢受其公然欺淩；而朝貴則忽又得天兄耶穌常附其身，威權亦與秀清相埒。這兩種迷信舉動，絕非基督教所有的，亦非洪馮所教的，然而何以竟然攙入拜上帝會中？這一問題，我歷久無能解答。最近乃聞羅爾綱先生云，鬼神降附人身傳言之習，在廣西潯州府一帶至爲盛行，至今仍有此等巫覡，專以作人鬼交通之「中間人」爲業，每受託則如醉如癡的爲人請神召鬼前來，開口傳語，鬼神語畢乃醒覺如常云。有此背景，亦可明瞭楊蕭之怪行矣。

至於馮雲山最初如何結識蕭朝貴，實不可稽。傳說，方雲山初到大冲授徒時，偶遇朝貴，知爲英雄，立心邀其入會，乃故與買柴，並借端遣其赴墟，及歸，時已入夜，乃留宿館中，饗以酒肴，剪燭長談，乘機說以大義，朝貴遂傾心皈服去（陳仲連言）。

及起事時，朝貴回武宣本鄉，邀其從兄弟五六人共同附義，衆却之。朝貴乃設計，改邀他們往葬山，却于夜間私自歸鄉而盡焚其廬舍。迨衆人返鄉，以無家可歸，始願從征。其中一人

於征途中患病，留在永安附近調養，愈後，則大軍已離桂入湘，因得自行歸鄉，遷居武宣縣東鄉之那沙村，子孫世世從不敢認爲西王親族，蓋在勝淸時代深懼羅織，故諱莫如深云。至民國二十三年潘新潮君曾託人多方查問蕭氏後，得見西王姪孫輩，百般開導，始敢承認與西王之血統關係。本段所敍卽潘君所記當時之述辭也。

據傳說，淸廷官吏于太平軍北上後，曾開掘蕭氏祖墳，內有靑骨云（鍾玉亭言）。又聞武宣東鄉廟旺交界之山內，仍有蕭氏祖墳一穴，其墓碑上鐫有朝貴名，爲祀孫之一。又有鄉人謂，東鄉那沙村附近之堯山村亦有蕭氏祖墳一座云。所聞如是，姑並誌之（潘新潮言）。

十六　馮雲山吃官司

洪馮等到處傳新教，毀神廟，卒至闖下禍來，上文已略提及。自二十七年冬月彼等毀壞象沖廟文武聖像及社壇之後，卽惹起反動。有生員王作新者，原籍武宣，移居桂平紫荆山區象沖，忿洪馮等之所爲，反對最烈。至是，於十一月二十一日，約同地方保正逮捕雲山，卽交保正曾祖光解縣，却被拜上帝教徒搶救脫身。十二月十二日，王作新復起團練到大沖，當場捕獲洪秀全、馮雲山、曾玉珍、盧六等四人解送大湟江司，而巡檢王基止解馮盧兩人赴縣，洪曾幸得脫身，王秀才乃科以陽爲拜會，陰圖謀叛之大逆罪，並繳所搜獲的逆書邪說爲據。一場大官司於是開始了。此據潘新潮筆述，大致與武宣縣志所載相同，想是同一源頭傳下者。（按：洪曾被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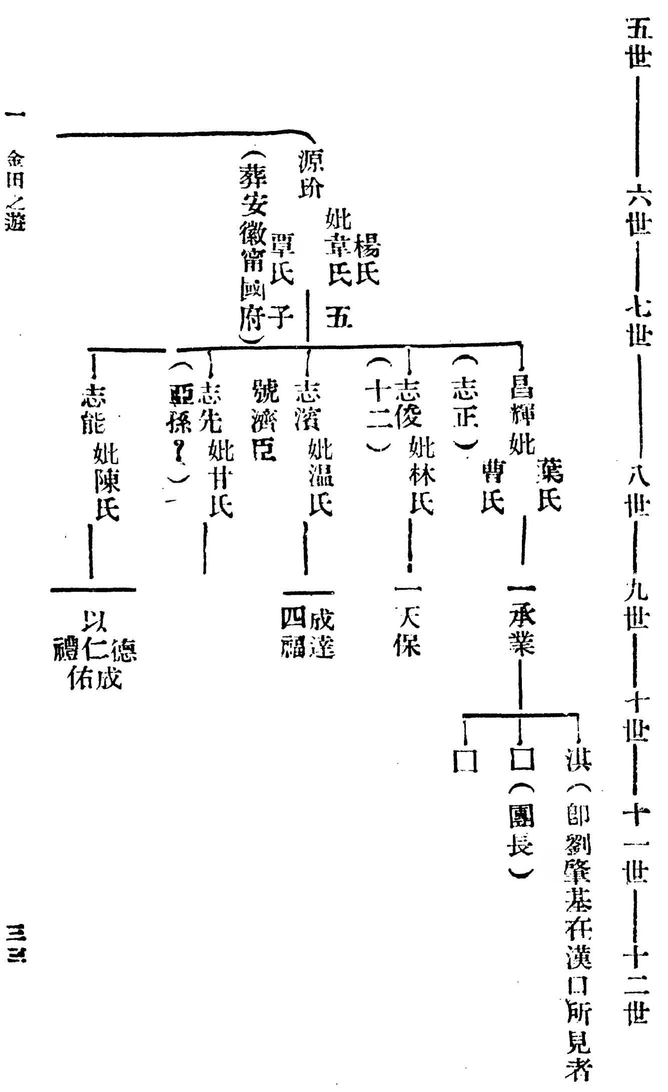
事，他書亦有紀載，但另有人極力證明其爲訛傳，如幼梧任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天津益世報「洪秀全被捕繫獄傳說考證」一文，固言之成理者。但卽照上述傳說，亦只言洪秀一度被捕而未嘗被繫囹圄，事或可信也。姑並錄於上待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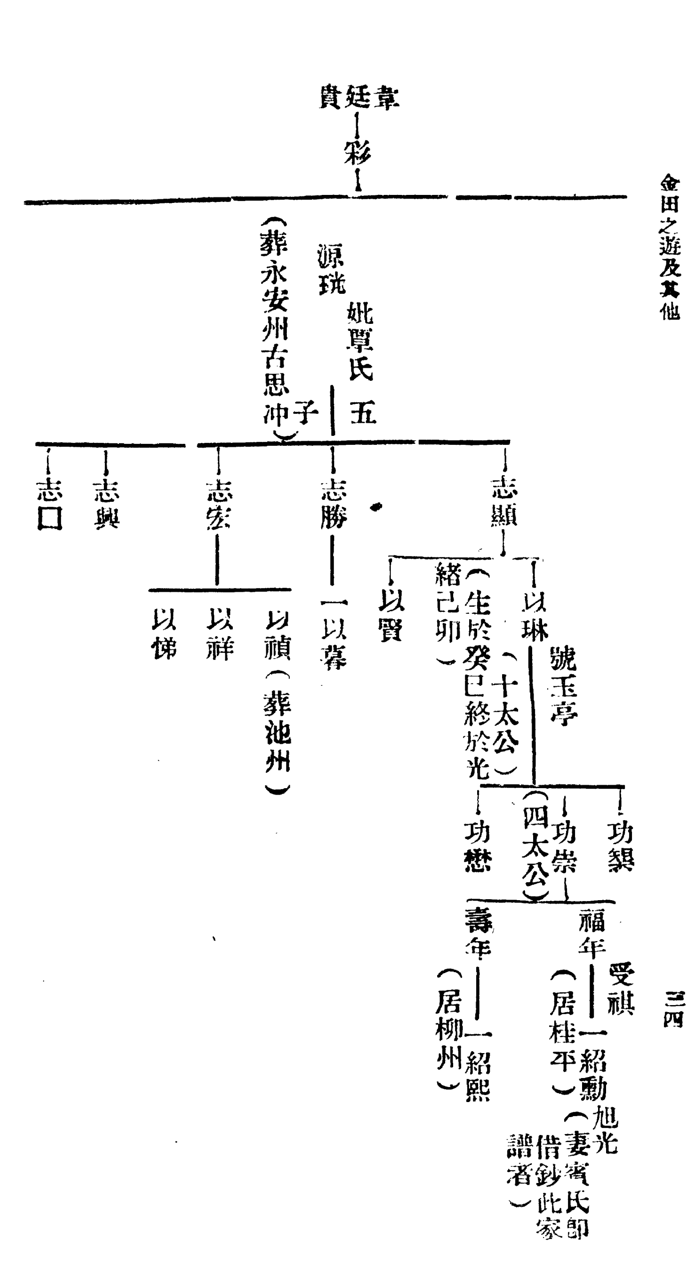
王秀才所繳馮氏造反證據中，有一件卽是其自撰自書塾聯——「暫借荆山棲彩鳳，聊將紫水活蛟龍」。官審訊其是否造反。雲山侃然答道：「身爲訓蒙塾師，只得小學生十八八人，如何能造反？」（據曾氏兩老同言。）隨卽自行入稟申辯，卒以無罪被釋，惟仍以身爲無業遊民，被判決押回原籍，而盧六則早已瘐斃獄中了。在中途，雲山又逞其舌辯，把兩解差都說服了，且偕之同返紫荆。自是進行革命運動愈爲積極了。

新墟忠烈祠內，有「邑庠生王作新」之神位。據潘新潮君言，王當時並未被太平軍所殺，而金田兩黃君則言王係於太平軍退後被土匪所害者。

十七　金田韋氏的族譜

太平天國之起義，以金田韋氏一家之貢獻爲特大特多，此不獨在經濟物質方面爲然，卽在兵員方面亦無不然，所以我們在金田一帶採訪所得的史料亦以關於韋氏一家者爲特多。茲先將其家族世系表錄出，附一考證（此表係從桂平縣城韋氏遺裔的家藏族譜所鈔錄而編成並加以修補者）。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十二世
源玠（葬安徽甯國府）
妣楊氏
妣韋氏五
覃氏子
昌輝（志正）
妣葉氏
曹氏
志俊（十二）
妣林氏
志濱
號濟臣
妣溫氏
志先（亞孫？）
妣甘氏
志能
妣陳氏
承業
天保
成達
四福
以德
仁成
禮佑
洪（郎劉肇基在漢口所見者）
口（團長）
口



韋廷貴
彩
源珖
妣覃氏
五子
（葬永安州古思冲）
志顯
志勝
志宏
志興
志口
以琳
號玉亭
（十太公）
（生於癸巳終於光緒己卯）
以賢
以春
以禎（葬池州）
以祥
以悌
功槼
功崇
（四太公）
功懋
福年
受祺
壽年
紹勳
（居桂平）
旭光
（妻甯氏即借鈔此家譜者）
紹熙
（居柳州）

源珍　妣周氏

五子：
- 志廣——以照
- 志亮——以發
- 志口
- 志達
- 志嘉

查金田韋氏俱係講客話兼講白話者，據黃致堯君言，則金田韋氏原俱係僮人，即廣西之土著也。韋氏五世太公爲韋廷貴，六世名彩，彩生三子，長源玠，次源珖，三源珍，是爲七世祖，所有史籍，均誤「源」爲「元」，即天朝官書亦以爲「元玠」，見「太平禮制」，於此可以正誤，這又是一個新發見。

長房源玠公生五子，是爲八世祖，照族譜所列，昌輝居長，志俊次之，志濱行三，志先行四，志能行五，源玠隨軍至天津，秀全尊爲國伯，死葬安徽寧國府（族譜上註明）。據「賊情彙纂」，「剿平粵匪紀略」，及「太平禮制」，俱以志濱爲昌輝胞兄。果爾，則族譜所列次序爲不確，想是後人追錄時，以昌輝名位最顯，故列爲第一以示敬也。

「昌輝」原爲別號，照諸書所載，其名爲「正」，考全族第八世的班輩，其名皆有「志」

字，則昌輝原名當爲「志正」。

昌輝於刺死楊秀清引起內訌後，旋以濫殺伏誅，所遺嫡子承業，究如何能倖免於難，不得而知，或者天王念昌輝一族從龍開國之大功，特留其孤兒性命以存其後嗣未定，然自昌輝伏法後，在太平朝文書中從未見再提北王或幼北王之名號，想已削籍矣。

關于昌輝遺裔，據新墟劉肇基君言之最詳。劉君于中華民國十七年從征漢口時，偶遇一人姓韋名淇。兩相請益，則其人自承原籍爲廣西桂平縣金田村，原是太平天國北王韋昌輝之嫡孫，其祖母爲昌輝妻，至民國十二年始去世，兄弟共三人，其一當某軍團長。家住安徽宣城洪林橋雙溝城，開設藥材店爲業，共有廣西人三家同居該處，稱爲廣西村，蓋自昌輝死後同往隱居者，已歷數代矣。其後另有人隨返宣城該村，足證實此事。民國二十五年，昌輝孫等曾派人回金田原籍掃墓云。又據黎式穀君言，多年前曾在南京方山遇見一太平軍遺老，亦桂人，年已九十餘歲，謂北王尚有遺裔居安徽宣城。又據張任民參謀長言，昔在保定軍官學校，同學中有韋昌輝嫡孫二人來自安徽宣城，自承爲廣西桂平人云。如是，韋昌輝後嗣尚存，確可信矣。

(按上列韋氏世系表昌輝子承業下子淇等爲原族譜所無，此係據劉君所言增補者，合幷註明。)

志濱，志俊，同爲首義分子，後稱國宗提督軍務，名著史册，不必贅述。濱，早死。俊，又名十二，戰功卓著，當時軍中有「韋國宗三打湖北」之諺，即指其人。自昌輝授首後，彼仍督兵守池州，卒於九年十一月變節，獻城降於楊載福、彭玉麟，倒戈攻太平軍，先授都司，後累

陞至總兵，曾國藩有親筆函訓示之。餘未詳。

志先事蹟不詳，惟清方官書載太平軍起義後，向榮一次從金田後路進兵，奪得雙髻山，風門坳諸險要，砲斃昌輝弟韋亞孫，韋十一，疑亞孫卽志先之音誤也。十一則究未知是誰。

志能五子中，以德亦戰將也，同稱國宗提督軍務。「平定粵匪紀略」言其於四年清軍攻江西武甯義甯之役陣亡，實誤。「賊情彙纂」卷一，則載其於四年田家鎮一役中死於半壁山，不錯。

以德有弟曰以成，本昌輝胞姪，而羅惇曧之「太平天國戰紀」乃謂是根據隱居安徽宣城之昌輝子「以成」遺著之「天國志」而重寫者，並稱是書乃由以成子「師洛」出示者云。以姪爲子，已是不對。師洛之名，未見之族譜，亦大可疑。「戰紀」全篇多不符史實，尤未能信爲昌輝後嗣原著。我一向認定此書全係羅自撰而託名韋氏後人遺著以自重者，或者昌輝姪以成確同隱居於宣城，早爲羅氏所聞，而未深識其與昌輝之血統關係，卽以爲是其子而託其名以著是書也。又黃小配世仲所著「洪秀全講義」第三十四回言昌輝遺有四歲幼子，名「元成」，此小說家言，尤不足置信。

源玠公二弟源珖亦參加起義，隨征至永安而歿，葬于古蘇冲，想係于突圍時在此被清軍追殺者（原族譜註明誤作古思冲）。所生五子皆不顯名於史上。惟其孫，卽志顯長子，以琳，後亦倒戈降清，先授千總，累官至「武翔將軍晉封振威將軍奏留廣西補用協鎮府」（見族譜上自書

銜，鍾玉亭謂其官居二品）。嘗於同治十年間親往桂平一次，以新墟三界廟作行轅，隨帶二十萬元回來，揮金如土，凡有紳商到拜會者，各送茶敬起碼十元，親者一二百元，彼又曾到平南縣木棉村韋氏族人處探視，乃歸桂平，彼在桂平縣城買了舖業三間，留交其子功崇照料，使管理祖墳祭祀事，並遺下許多珍奇古玩之類與之；故其家骨董之多而精爲桂平第一云。以琳居桂平一月而去。據族譜上註明，琳生於道光癸巳，而終於光緒己卯年，則起義時，年方十八，而逝世之年僅四十七歲。

以琳「衣錦榮歸」時，不惜金錢，廣行善事，如捐五百元立彩旺村義渡（新墟南蔡村江），又捐五百元爲新墟忠烈祠建築費，又捐千元重修新墟外之螞蝗橋。我們曾親到橋畔訪探得民國後重修是橋之石碑，見其上序文鐫有句語曰：「金田韋氏，降清歸里，頗以金錢施舟梁悅人，購運徑尺餘梛杉，將易梁。里人拒弗受。」這寥寥幾句話，盡把廣西人傳統的革命精神充分表現出來，莫不以其變節降清爲可恥，至不受其施，這種清高硬直的節氣至足爲廣西爲桂平增加不少的光榮，眞無愧爲金田鄉人。嗚呼！可以風矣！（以琳回籍事，遍傳新墟金田一帶，獨鍾玉亭言之最詳。惟傳說皆以其人爲韋十二，復誤以爲昌輝子，以訛傳訛，遍傳一邑。今參考族譜及口傳諸說訂正如上。至韋家族譜，則係以琳于同治年回籍時所手寫，以昭示後代者，並見譜，上自註。又借族譜給我們看的婦人爲以琳曾孫紹勳之妻賓氏，稱以琳曰十太公，稱功崇爲四太公，並謂十太公所遺留的舖業古玩等今已蕩然無存云。）

又源珍公三子志宏之子以禎，族譜上註明葬池州，或隨志俊軍，而死葬是處者也。

源玠公三弟源珍事蹟及後人，均未詳。

據清軍官書，韋氏尚有國宗二人，一曰志泰，次曰得玲。前者事蹟無可考，後者于四年陣亡于太平府，族譜均不見兩名，未悉為何人者。

十八　韋氏之附義

由以上之世系表以觀，可見金田韋氏當時實全族加入太平軍，其人數連男婦老幼約百數十人。將才輩出，勢力之大，功績之豐可知矣。惟「起義記」言韋昌輝率本族千人加入，殊不確，因當時金田全村人數僅得數百，分數姓，千人之數或指金田一帶之教徒也。茲又得韋紹勳君來函謂當時韋族人口數十，可為佐證。聞當時同居金田村之謝黃兩族皆與韋氏不睦而常欺侮之者，甚且有調戲韋家婦女於野外路上之舉。故太平軍舉事，此村惟韋氏族人加入，而他姓則否。將起義時，他姓人多遷徙他去以避其鋒，蓋防韋氏尋仇及惹禍上身也。事變發生後，清官乃派員前去掘祖墳，燒房屋，封家產，捉餘孽。今韋氏故居田地都已易主，而為黃姓所有了（據劉伯魯、鍾玉亭言）。我們曾親履其祖居韋氏祖祠遺址，今已成為荒蕪的瓦礫場，只有柚樹數株生植其上而已。惟聞韋氏尚有祖墳一穴，在犀牛潭未被掘去云（鍾玉亭、黎式穀言）。

至韋氏最初如何與洪馮二人結識及如何加入拜上帝會，實無可稽考。傳說，雲山初到金田

繫獄一帶活動時，見榜上（？）有昌輝名，乃造訪訂交，說其入會，盛言洪秀全得天書，上有其名，欲圖大事，找到其人便得云云（黃紀宣言）。據此，想係馮氏在該處耳聞昌輝爲一方富戶，才財兩可借重，乃設法相與結納，引爲幹部最高首領之一，亦甚合情理也。

又傳說，昌輝向在桂平縣衙署當差的，職司管理監獄事（俗稱「監頭」），馮氏於道光二十八年春被繫獄中數月，由是結識之。按：此說原見黃小配之「洪秀全演義」。玆接韋氏後人韋紹勳君來函證明此實爲誤傳，并稱韋氏原係務農爲業。但忠王供辭言及昌輝之出身有云：「此人在家出入衙門辦事」，則或係指其以一方財主身份，平素好結交衙門中人未定也。

另有一事，如今遍傳人口，卽是，韋氏父子與人爭訟，得雲山之幫忙，因而甚感拜上帝會衆救援之德。此事與他書所紀有暗合處，想是可信。初，昌輝爲一方富戶，且好結交衙門中人，頗欲以功名炫耀鄉里，乃出貲爲其老父捐一官半職，以光宗族。道光某年某月某日其父八十一歲大壽，鄉里親族醵貲送一匾額爲其祝嘏（傳說皆云匾上刻「成名進士」字樣）。昌輝等承慶子姪大宴親朋，聚衆作樂，爲父稱觴時，界峒隣村有秀才藍如鑑者，串同桂平縣衙役及鄧茂才到金田，登堂拆卸其匾額，抬往新墟，私將匾上數字鏟去，用漆髹同底色，乃誣以有違朝制，勒索鉅金。韋氏父子以無辜受辱，堅不肯出錢，斤斤與其理論。事情擴大，藍某訴之公局，局董固同一鼻孔出氣者，開口要罰款數百兩，韋氏那時再央村中父老去說，稍肯退讓，願出銀一百

兩了事，而詐財者非要三百兩不肯罷手，韋氏父子橫被壓迫，毫無辦法，乃由昌輝跑入紫荊大冲村，向馮雲山訴說，力懇主持公道，爲其伸雪。雲山憤憤不平，挺身仗義，卽與昌輝同到金田，隨親赴公局質問理由。局董如狼似虎般痛罵雲山一頓，斥爲「廣東外來狀棍」。雲山更爲憤激，怒氣塡胸，立卽回金田入稟縣署。縣令又置之不理。雲山乃召集拜上帝會教徒於金田，宣布其事，商討辦法。於是有人磨拳擦掌要打要殺，其稍爲和平者則主張再入稟告官，衆論紛紜，莫衷一是。延至割禾時期，會衆決要爲韋氏復仇雪恨，一擁而至界垌村，盡將藍姓之禾割去，聚積於韋氏祠堂，一則爲韋氏雪憤，二則以起事期近，卽以禾穀燒黑炭爲製造火藥用也（以上據鍾玉亭陳仲連言）。又據柳州張延禧丈言，韋正先確曾在桂平縣當皂卒，發了財之後卽辭去，改名昌輝，並爲其父捐功名，懸匾額，欲洗去出身卑賤之恥，乃因此召禍，而爲衙役借勢勒索云。

余按：桂平縣志載，昌輝父入貲爲國學生，榜其門曰「登仕郎」。鄉中生黃梁嘉略，大黃江巡檢黃基拘治之，賄數百金而後已，日欲尋仇……云云。此與傳說略異其辭，惟上匾惹禍，因而演成爲參加金田起事之導火線，則事當屬實，惟我以爲必在雲山昌輝結識之後耳。至「求闕齋弟子記」，「湘軍記」等曾國藩一系的官書，則附會，或誤傳，或混亂其事，以爲副將李殿元與知縣倪濤因爭賄而追究昌輝至金田村，乃被羣衆武力抵抗，卒至殺死巡檢張鏞，是則與起事前花洲救洪一役混爲一談，與上述之事，大有出入矣。

迨起事後，韋氏首先向界垌藍姓施行報復，切齒深仇，一旦盡雪了。藍姓另有一人先亦被捉去金田問罪，惟昌輝一見卽認得此人正是其童時業師。藍某卽問昌輝「天地君親師」五字何解。昌輝急忙謝過，親手釋其縛，幷飭健兒護送回本村，說者均稱昌輝確有王者度量，胸能容物，故能成大事云（鍾玉亭言）。我聞而慨然嘆曰，昌輝為熱血男子，魯莽少文，素性恩怨分明，是非淸辨，其勇於附義為天國干城也以此，而後來因修怨而致內訌，卒至身敗名裂亦未嘗不以此。嗚呼，此正昌輝之所以為昌輝歟！

昌輝領導全族參加義舉，其犧牲與貢獻，不可謂不大。且其作戰勇敢，奮不顧身，尤為王朝不可多得之主將。據韋紹勳春來函謂其「轉戰大江南北，雖身罹疾病，猶令御者扶擁上馬親自督戰」云云（係據家中口傳）。其後雖因一朝之憤以亡其身，但初期開國的勞績，自不可沒。卽在其金田本村，早已有祠廟一所奉祀之，足垂紀念。我們遊歷時，遠見有屋三棟在村之背，離韋氏祖祠遺址不遠。一到屋前，則見「昌輝祠」三大字赫然橫列中座神像之上。神像為木塑之昌輝像，白面長鬚，穿古式武裝，頗有威風凜凜之概。其右供一高逾二尺之木主，題曰：「太平天國敕封北王韋公昌輝神主」。兩旁襯以聯云：「金田起義傾淸室。天國告成列北王。」聯字及其上「昌輝祠」榜書，皆係以藍色塗諸壁上。據金田兩黃君言，祠係民國廿五年春鄉人將原有之北帝廟改建者。中座為原有廟址，兩廊則該鄉中心學校最初附設祠內時所加築，而祠上所懸同治四年謝啓發等所贈之「佑我同人」一匾，則原在北帝廟之內也。

十九 「爲叢驅雀」

我敍述了韋氏遺聞數則之後，感覺到韋氏全家之所以踴躍赴義，毫無反顧，殆因其爲一方首富，而人少族弱，以致常受本村本邑土豪劣紳貪官汚吏或士人之欺凌，敲詐，與壓迫，乃入拜上帝會而受其保護。此與「起義記」所言許多客家人因被人欺侮而加入太平軍者相同。其然，豈其不然歟？

茲又聽得數事，足證實當時桂平武宣一帶人民之紛紛加入太平軍者，確是因受「貪士汚吏」之欺侮而致。沭辟人潘新潮君謂此輩「爲叢驅雀」，信然！

有韋鐵牛者，名貴福，武宣東鄉人，因其兄被土豪劣紳誣認偸紅薯藤，綁去毒打，故憤而加入太平軍，從征至南京。貴福孔武有力，勝於水牛，夙有「鐵牛」之稱，武藝尤精。當洪天王開第三次武科時，貴福應試，將天王宮外兩大石獅子高舉起來，左右調動位置。天王驚其神勇，欽點是科武狀元，簪花賜酒，賞乘金鐙銀鞍的駿馬，熱熱鬧鬧的遊街三天。其後統帶大軍出征。一次戰敗，大軍潰散，貴福爲淸將廣西人蘇元春所獲，愛其勇力，收爲部下，積功陞官至二品。事平後，棄官歸隱，挈妻女回鄉，居恆爲人表演武技，膂力驚人，以兩指挾兩二寸高的銅錢，稍一用力，銅錢壓扁。又輒與人打賭爲戲，探囊出雙毫十元一筒，挾以兩指，有人能以繩或指牽銀幣使散落地下者，任檢拾歸其有。如其不能，則與賭者須做東道請吃茶一頓，終

無能勝之者。其妻爲南京人，中武狀元後所娶，與貴福同歸武宣，至民國二十五年始去世，遺一女（據潘新潮，黎式穀言）。

先從太平軍後降清而官至督撫之蕭雅泗一封列土，原姓黃，因在鄉被人凌辱，不能忍受，又不能伸雪，故改蕭姓投入太平軍云。

又據東鄉莫村梁鳳廷云，其叔祖因鳩工蓋造新房屋，門楣髹紅，縣令某路經其處，見而干涉，將加以罪名而逮捕之，殆立意勒索也。其叔祖大懼，舉家入拜上帝會，卒從征去（上二則潘新潮述）。

至貴縣一帶之客家人，因受土人壓迫攻殺，致有數千人投奔金田附義，事蹟尤爲彰著，詳「起義記」及縣志，茲不贅述。惟最先肇事由客人溫亞玉與土人爭一女子之地則爲貴縣東北之大墟，即今大興慶豐二鄉所在處，亦即石達開及洪秀全中表王盛均等村之鄰近地也。

二十　起義之準備

洪馮楊蕭韋石諸傑既決志革命以建立新國，因是早作種種的準備，復分述如次。

第一，衆人認定洪秀全係最高領袖，當主天下，乃矢忠矢誠的擁護他。爲堅定會衆的信仰起見，復多方宣傳及證明洪氏的確係眞命天子，爲上帝特遣下凡，誅妖救民，創立新朝者。除擴大宣傳彼于丁酉年間患病時受命于天的奇事外，又附會其早年得自傳教人梁發之「勸世良言」

爲天書，更做出許多神話以提高及加重其眞命天子之資格，使萬千從龍之健兒俯首帖耳一心一志的信服他而不惜犧牲一切的去跟從他。例如：他們相傳，秀全居紫荊時每夜睡覺後，床上即發異光，或聞其事者踵門視之，光又不見，只能潛身室外于門隙間偶可窺見而已（陳大白言，且信有其事，以爲是洪馮合串以發光物預置床上）。另一傳說，秀全午睡時，其女偶入臥室，忽見蛟龍在床上云。蓋初期召人「拜上帝」之宗教生活，至是已進入新階段！明朗的政治化，簡直以「打江山」「享天福」爲號召羣衆的口號了。太平軍萬人一心，公勇忠誠，力量堅厚，士氣無匹，皆得力于宗教之訓練爲多也。

其次，關于經濟的接濟，我們已知道凡附義者必須傾家爲公，盡以資財繳入聖庫，各不得有私財，而各由聖庫支領給養，人人皆有飯吃，此爲最嚴的軍律，附近諸邑之殷商，富戶，地主等先後加入團體者不在少數，如胡以晄，石達開，吳可憶，曾玉珍，韋昌輝等是其最著者。石氏傾家資十餘萬，已見上文。韋氏之貢獻亦至大。彼富甲一方，田地極多，每年收谷租二百餘擔，盡充軍用，以故起義時得財源裕如，米糧充足也（按：韋氏家產或云比上數尤多數倍，此據鍾玉亭言）。

復次，軍器之製造實爲籌備軍事之要圖。關于此點，我們所訪問的人，衆口一辭的都說是韋氏一家擔任製造的。其時，各村的農具鐵器爲之收羅一空，不足則向外間採買生鐵回村應用。在村中家內，他們私開鑄鐵廠，祕密打造軍器，如大刀槍矛之類。韋氏兄弟子姪男婦衆

多，又有親信教徒多人，一齊動手，晝夜不停的工作，經年餘之久（按：由此推算，想是自庶六更鰲獄中而馮雲山被釋之後乃積極籌備舉事的）。他們初時恐打鐵聲傳出戶外惹人疑惑，乃養鵝百數十頭于家內，故任其鵝聲傳出以掩護打鐵聲。至燒鐵所用之炭則自有紫荊山內楊萬等衆源源不斷的供給。軍器造成，無地可藏，則于夜間私運出村外而投之犀牛潭下。至舉事期近，乃從潭底撈出，分配諸軍，並揚言係天父所特賜者云。（以上據陳仲連，鍾玉亭，曾仲蕃述。惟韋寔淞云，韋氏父子在新墟開一鐵舖暗造軍器，私運回金田，輒購入大量生鐵，稍造耕具，以爲掩護云。如是則彼等或在新墟另設一鐵舖以便于購買生鐵未定也。）

他們在家打鐵製軍器時，或有村人闖入窺見者，則斥之曰「這是王殿，來此何幹？」一大概此時，革命運動已屆成熟時期，不久起事，故公然無忌矣（昌熾言）。

我們又知道，太平軍起義後即與清軍交戰，已有槍砲施用。當然是在此期間準備一切的。他們早已派人深入紫荊山內之傜人區域運動傜人附義而助製傜砲鳥槍等。此雖傳說，亦可信有其事。（黃紀宣述）後來有外國著者謂南京太平軍有苗子（即傜人之誤）三千在內，可見當時當地傜人亦有不少參加大軍也。

廿一　舉事之前夕

道光廿九年，潯州一帶大旱，遍地饑荒（見志書）。至三十年，到處饑民遍野，時有搶米

鬧事之舉，加入拜上帝會者愈衆。其時，有田無人耕，米珠薪桂，猪肉之價賤于谷米云。可見災情之嚴重，亦太平軍起事之無上機會也（參用黃紀宣述辭）。

在這時候，拜上帝會努力擴充到很多地方，除桂平外，武宣、象州、藤縣、貴縣、博白、鬱林、北流、陸川，遠至廣東之化州，高州，信宜等郡邑，均已遍設分會，人數各有三數百人至萬數千人不等，皆受軍事編制，各自爲軍事單位，各自幹部統率指揮之。道光三十年六月，紫荊金田間之最高幹部以運動成熟，時機已到，即宜舉事，乃下令召各處教徒全體開到金田，名曰「團營」。各邑教徒在本地領袖統率之下陸續開到。其最著者有下列各批。

石達開率千餘人出貴縣，先屯桂平白沙（我們乘船曾過其地）開爐鑄砲，後過江至金田（見縣志及羅爾綱言）。

秦日綱率貴縣北區龍山一帶之失業礦工數千前來，其地即在石達開故鄉附近（羅爾綱言）。

博白有二千餘人來會，其首領爲後封堵王之太平軍第一流驍將黃文金（綽號黃老虎，其弟文英後亦封昭王）（人數據曾仲藩言，文金爲博白人，見黃文英供辭，刊「逸經」）。

陸川賴九率數千人經鬱林沿路打出來（在鬱林所聞又見縣志）。

其他先後開到或以特殊力量加入者茲不贅。

紫荊金田一帶各村鄉之曾入拜上帝會者，共有三千餘人，惟未必家家從征，其入伍者一千

餘人云（鍾玉亭言）。

凡入伍者，舉家以從，男女入營，夫妻每星期只許相見一次。至起義時人數已逾萬。全軍部署及編制極爲嚴密，皆屯紮金田犀牛嶺後淋寶一帶以至山內（鍾玉亭言）。各隊一開到即皆受嚴格的軍事訓練。常使人執馬尾隨馬跑路，此爲訓練方法之一也（昌熾言）。

犀牛嶺上之「營盤」似係當時「總司令部」之所在地。此爲明叛徭侯大狗所遺而非太平軍新築者（鍾玉亭言）。其地在嶺之北頭，爲橢圓形，高約二丈，長十丈，寬三丈，四周有矮土牆環繞。今則南北兩頭已有缺口出入。其面積不大，斷不能作全軍之「營盤」，想係發號施令之處。傳說，他們每于夜間倒吊活猪多頭于此，使猪叫之聲遠近可聞，而信太平軍夜夜宰猪多頭則人數必多，藉以虛張聲勢以廣招徠也（陳大白言）。又聞他們廣事宣傳，或謂金田遍地黃金，俯拾即是（鍾玉亭言），或謂從征出戰者有上帝呵護，槍砲俱打不入云（黃紀宣言）。

廿二　金田起義

金田起義的日期，久已成爲研究太平天國史者一個大問題，據各種傳說，或言六月，八月，十月，十一月，殊難確定，今金田鄉人則謂七月準備妥當，十月舉義（黃紀宣述）。這問題經我詳細討論，根據最近發見的可靠的史料而獨具答案（載「大風」七十三期）。此次到貴縣與羅爾綱先生商討此問題，乃知彼亦得到與我一致相同的答案。略述如下：

據忠王供辭，道光三十年（一八九〇）六月各處一齊起事。我們相信這是太平軍最高統帥部下令全軍總動員開到金田團營的日期。迨事機已迫，風聲太大，官兵注意，衝突難免，洪馮即避居平南花洲胡以晄家。縣令倪濤，副將李殿元等聞風率兵往捕，圍困其村。楊秀清在紫荊金田號召會衆前去解圍，一陣衝殺，大獲勝仗，殺死巡檢張鏞及兵丁多名，洪馮楊等即率領全體奏凱回金田。至十一月杪，貴州軍副將伊克布坦復率軍來攻，適貴縣客家人數千開到，即上陣立功，殲滅官兵多名，伊副將陣亡。至十二月初十日，爲天王洪秀全三十八歲誕辰，全體熱烈恭祝，即于是日在韋氏祖祠舉旗正式起義。

起事後，大軍進駐江口墟以圖發展。在是墟，以石頭腳陳公館爲天王宮，即總司令部所在也。公館內屋宇甚多，可容數百人。有高樓一座，爲天然的瞭望台，於此以各色旗指揮軍隊與向榮軍作戰（陳仲連言）。按：淸方官書及一般傳說均謂洪氏在江口始稱王，即在此公館登基，皆誤，以時日不符也。即該公館今主人仲連君亦云不確。

駐江口未久，全軍以被官軍重重圍困，打不開出路，則又急行撤退，經新墟，金田，三江，而由雙髻山出武宣，入象州，既而復由原路退回金田新墟。據傳說，太平軍進兵時，在丈餘闊的大路上走了一日一夜云，是可見起義時人數之多了（黃紀宣述）。

當時，民間有兩句流行諺語，留傳至今。一是「金田起義出大王」（王湟同音，據陳仲連言），次是，「紅頭賊，打新墟。睇住贏，又反輸」，則言太平軍之退出新墟也（陳大白言）。

據傳說，太平軍某次由新墟撤退時，多使人舂米爲疑兵，以惑官軍，大軍却暗行退出（鍾玉亭言）。又由武宣退師時，則以羊擊鼓爲疑兵，以資掩護云（黎式穀言）。又聞太平軍移營他方時，爲利便計，先將大砲分拆爲細件，派人抬走，及到新陣地乃再鎔鑄成原砲云（潘新潮言）。由此數事以觀，可知太平軍將帥出奇制勝，智謀高妙，眞軍事天才也。

關於由金田至江口一帶之戰事，縣志言之綦詳，玆不贅。我們尙聽得此期作戰故事數則，但日期，人名，多不對，敍事亦有類小說家言，未敢用作史料，故不錄於此。

太平天國開國史中，由蓄志起事，秘密運動，以至金田起義，據各人傳說，一是皆以南王馮雲山爲首功——其人文武全才，智勇兼備，人格純正，而創造力尤富，實爲太平天國第一個人物，此與我之結論相同，惜其一出全州卽陣亡，否則胡淸再能延長其國祚數十年與否殆未可知耳。

廿三　進克永安

太平天國二年（亦卽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八月，太平軍復由新墟金田衝出重圍，直上永安。傳說，先有陳某由修仁賣蔴經山間小路而回，乃導引大軍出關。此一條進兵綫最難確定。我們本想跟蹤親走一趟的，卒因故未能成行。據在本地人多方探聽，其路綫大槪如下，大軍由金田移營到古林社，茶灣，大塘，經上甘，羅旺，至李村渡口，由是入五洞山區，經洞心，新

羅，羅碧，過上瑤嶺頂，直去登高廟嶺，此爲五洞最後之嶺。再由是過仙台，入平南縣鵬化山區，經思旺乃到花州（即胡以晄本村，在八洞內），而直上永安（據鍾玉亭述，參合金田兩黃君言）。

太平軍在永安準備再突圍北上以圖桂林，先派間諜多人，各攜鉅貲，到桂林城內埋伏着，以備大軍進攻，及時內應。他們分頭開設店舖多家，店名均有「昌」字爲記號，軍事布置，可云周密。詎料有被脅入伍之舉人某，乘隙逃出，逕至桂林向清吏告密。密謀洩露，當局乃將城內凡名號有「昌」字的店舖盡行封閉，按舖捉人，內應機關由是盡被破獲，而計劃粉碎了。故大軍攻城，以內應失手，城堅難下，卒不能克（據陳仲連言）。於是解圍北上，經湘入鄂，而太平軍戰史又另入一階段矣。

廿四　鐵的紀律

我們到處采訪，關於太平軍起義前後的史事，多有紛紜其說，極不一致的，所以每聽得一段事蹟甚至一句說話，都要愼爲檢討，不輕置信。獨有一事則衆口一辭，毫無可疑的，那就是太平軍之「鐵的紀律」。大軍所到之處，由金田，新墟，江口，以至武宣，平南，永安，不姦淫，不殘殺，不搶刼，不焚燒，不擾民，甚至禁賭博，禁飲酒，禁吸鴉片以至黃烟，違軍律者一律處死刑。其與平民買賣則公平交易，其待人民則仁愛和平，遺愛深銘人心，及今到處仍口

碑載道，蓋太平軍揭櫫弔民伐罪，興漢驅胡，自始卽以民族主義及政治革命爲宗旨，而以基督教愛人救世誅妖崇眞爲精神，其部勒全軍則賞罰公明，紀律森嚴，誠不愧稱爲仁義之師及革命運動。惟其對於淸官淸兵及爲虎作倀之紳士團練以及一切反抗義師者乃殺無赦，如界垌之藍如鑑，及平南之富戶范某等是也（范某家業被焚據鍾玉亭言）。至末期的太平軍紀律廢弛，上下腐化，與起義時的風紀相較，眞不可同日語，一興一亡，蓋有由矣。

當時軍中頒行軍律六十二條。既有此嚴厲的軍律，復能執法如山，雷厲風行，毫無徇情破例之舉，亦可見太平軍之偉大矣。（歸桂林得鍾玉亭老者付來自太平天國遺老家中藏本轉鈔的太平軍律一份，僅得五十九條，全文六十二條，備載「賊情彙纂」卷八，不錄。）

廿五　軼聞數則

我們此行采訪所得，除以上所紀較有系統的史料外，尚有軼聞數則未能輯入者，並錄於後。

有侍衛譚某，原係桂平大宣鄉彩旺村人，後隨韋志俊降於淸軍，旋歿於池州。其弟某，挈其妻（蘇州人）及所遺孤子展轉返桂平本鄉隱居，以耕種爲生。後因生活困難，無法維持，其妻乃攜兒出嫁某村大戶何姓。旋何姓爲賊人所戕殺，母子俱死（黎式穀言）。今新墟，金田附近居民，尙能娓娓談及此事，並云其妻原爲天王宮女，嘗言天王起居，每食必使宮女託腳云（曾

仲潛言）。

據王淵先生云，民國十二年間，在洛陽曾見一人，傳爲忠王李秀成之子，年約四五十歲，時任吳佩孚將軍處任顧問職，人皆認識其家世。王先生亦曾與其母會談，知其確是廣西人，信其眞爲忠王妃也。未幾，其母去世，時年已八九十歲了。但民國十二年上距太平天國之亡已六十年，而忠王子此時僅得四五十歲，我初聞其言卽以爲年紀不符，卽王先生亦莫名其妙，故只可懸爲疑案。然而忠義貫日的一代名王，我們固望其有後耳。

安衆村有張姓者從征至金陵。天京破後，由水東門鐵閘出走，流浪多年始返抵故鄉，人稱爲「南京三」。其額上仍刺有「太平天國」四字，不能脫去。可見太平軍刺字於軍人面上，確有其事，亦防人私逃之法也（鍾玉亭言）。

在桂響應太平軍曾與翼王有聯絡而自稱章王之貴縣匪首黃鼎鳳，於同治四年被劉坤一拴斬（詳「平桂紀略」及「貴縣志」）。獨其母與妻邀赦得不死，其妻貧甚，無以爲生，乃沿門乞食，路人側目，皆指爲章王妃云（羅爾綱言）。

清副都統烏爾泰部下有一勇將韋元升，桂平武舉人也，擅武藝，渾名事鐵失，帶香山勇與太平軍戰，陣亡，附祀新墟忠烈祠（鍾玉亭言）。

廿六　結尾語——成績和副成績

這一次歷史考察遊程，走路千餘里，歷時十八日，考察采訪所得，經已一一加以整理，編述出來。一鱗一爪的紀錄，道聽途說的傳聞，雖以價值不大，發見無多，而自科學的治史者來看一切零碎片段的史料——如其眞摭編爲史料，則自各有相當的價值的，卽以此次遊歷所獲而論，我們已得到幾個新發見足以爲解決幾個難題的關鍵，助益已非淺鮮。況其餘聞見所得，或則可令我們得到史事的眞實感，或則可令我們更能了解歷史的眞背景，或則足資其他現有的史料之補充，或則可更正現有的史料之錯誤。這次收穫的成績，自信增富了太平天國初期史不少的資料。我個人將根據種種所得而重寫或修正「太平天國全史」稿最初的幾章，希望其得成爲錯誤較少，觀察較眞，而比前更爲翔實生動的文章。 如今公開發表出來，對於治政治近代史者，尤其對太平一朝史事同具特殊興味者， 當可爲研究參考之助焉。 至留心太平天國的掌故者，海內自不乏人，其流風餘韻，趣味津津，手此一篇補充讀品，亦可增加多少濃郁雋永的興味。能如是，我們的遊歷不能不算是滿意的了。

「金田之遊」之主要目的，固然在考察太平天國的史蹟，然而於上言滿意的成績之外，我們却於無意中收穫了一種「副成績」，那實是對於廣西省政的觀察——這也令我們得到同樣的滿意而深覺此行爲不枉。我們乘木炭車走了千多里的路程，經過十一個縣治。沿途公路平坦闊直，其建造之佳，管理之善（如隨時修補的工程和分站之效率與渡船之設備是），比之九龍新界的公路有過之無不及（有幾段的確比九龍爲優）。此廣西路政之成績也。

其次，交通網之完成也是善政之一。各縣自有電話線機，各區、各鄉、均有分機。縣的消息和命令在一點鐘內可以分達全縣各鄉村，而各鄉村的事情也可于數分鐘內報告或昭示縣署，縱橫聯繫，全縣已被電線連絡爲一體。其有利于政治之施行自不待言，況一縣電話可以通鄰縣各縣的電話又另由國營的長途電話可直達省政府，全省政治血脈暢通之極，政治進步，爲自然的成果。我們此次的考察，也得力于電話之助力爲不少，有事半功倍之效，可爲明證。

復次，治安之好，也是驚人的成績。我們歷來對于廣西的印象，以爲是萑苻遍地，游勇充斥，宵小時時竊發，股匪處處刼掠的。然而如今可以證實——這都是歷史的陳迹。十餘年來廣西的治績已超過我們的實際知識了。在我們所見，雖不至「路不拾遺」，但游勇士寇股匪確已消滅，各處地方平靖，搶刼極少，人民眞有安居樂業，共享昇平的佳象。依我們的觀察，承認這是安樂土——在各縣鄉村住下是很放心的。

其四，基層政治機構的完成，足令人讚嘆無已。我們親到過幾縣，參觀過幾個鄉公所，接觸過幾個縣政、區政、鄉政、村政之實施，深感到全省基層行政機構之組織與運用，至有效率，等于指臂。關于自治之推行，財政之整理，縣政之設施，與各種建設事業之舉辦，聞均有極優的成績，我們因爲行色倥　，視察未週，不敢多加評語。（只在貴縣看見一個很有規模和很有成績的省營糖廠。又電話之設備和公路之修理均是各縣自管的，已見成績斑斑，各縣城內馬路之建築亦大有可觀）。但觀于各層政治機構之完成，運用，和監督，已覺得「民權主義」

的實現，在本省已奠好了穩固有效的基礎了。

其五，民團的組織和訓練是廣西特殊的和優異的省政。這是上言兩項——治安和行政機構——之推動力和基礎。聽說當李白黃三位軍政長官初握政柄，統一事權，揭櫫自治，自衞，自給——三自政策，銳意建設新的廣西，而先從民團着手。各處民團領袖皆從新訓練出來的幹部，代替了地方的一切舊勢力。鄉長兼任一鄉的民團長，復兼中心學校校長，——稱爲三位一體，基層政治機構，由是完成。這一步成功之後，其他政治設施皆得其力而循序推進。迨推進到某種程度，則行政機構的基礎已臻鞏固了，乃發生獨立自尊的力量，故得有今日之成績云。自抗戰軍興以還，兵員的徵調，以人口比例計，廣西成績冠全國，這是人所共知共佩的。此外則每遇有徵用人員之舉，動員與復員，廣西辦理亦非常的得法而有效率。這兩種效能也是得力于民團的組織和訓練。

其六，教育的普及，廣西也有極美滿的成績。各縣均有公立的「國民中學」，另有私立的中學（如桂平有公立的一所，私立的三所）。每鄉則有「中心學校」。最不能令我或忘的印象，就是在桂平新墟三界廟內，看見百幾個蓬頭跣足衣服不整的小學生，由幾位刻苦能幹的青年男女教員率領着，步伐並不整齊，但卻是精神 奕的列隊下班。如果他們個個穿了漂亮齊整的制服，頭戴絨帽，脚登革履，操練純熟如童子軍一般，我倒不至于十分喜歡，在那裏，的確能夠令我心開神爽，因爲一雙眼所見的，是眞正平民教育之實施，由此想像到這樣的教育才能適

合，才能普及于鄉村或市縣內多數貧乏的農工子弟（新墟的私立金田中學全體學生雖穿制服，但都穿草履，也是能適合環境的很好的現象）。不錯，我沒有考察過他們的課程和學業的水準，但我相信凡百事業建設之初期的問題乃是「有沒有」，還談不到「好不好」，「高不高」，據我所見，普及教育的制度已見實施于省內各縣，甚至在窮鄉僻壤——如紫荊山區之內，而成績還算不壞，這是實現三民主義和建國的眞基石。我們到處看見「建設新廣西」的標語。我相信教育普及乃是政治建設的根本要圖。努力吧，地方行政的同志們！努力吧，刻苦實幹的教師們！十年，廿年之後，「新廣西」——新中國之一部，將是由你們一手造成的。（各縣均有日報，也是文化教育的佳象。）

最末，但不是最微的，廣西的吏治也令我佩服不已。一般的和地方的行政人員，自上至下，普通言之，也養成了一種刻苦耐勞，儉樸廉潔，篤實苦幹，勤慎認眞，親民愛民的精神和風氣。舉凡貪污、因循、虛浮、阿私、奢侈、腐化，……等等天怒人怨的政治惡習，不敢說絕無，但至少至少也可說，聲名狼籍的貪官污吏和劣績昭彰者，比較上尙屬不多聞，不多見，即有亦不能長久站得住。我親到過幾縣，在各地盤桓了幾天，到處曾與各層的公務員相週旋，兼從許多方面細心觀察和訪問，乃得到這一結論。（例如：在興業縣看見國民中學製造校具也要公開布告，招商標價承造，開將要由縣參議會監督開票。這是財政公開的好制度。）我知道省政府一向到現在都是很注意於地方行政人員之養成，已集中力量開辦各級訓練機關以廣造就。

這確是「建設新廣西」的基本工作。（附說幾句：我見廣西的公務員生活太苦了，教員尤甚。縣署的科長連襪子也穿不起！一方面我希望他們將得到較優的待遇，但同時我可以安慰他們說，全國的公務員——自中央以至各地方——都是同在此苦境。簡任一二級的大員連養家費也不足的不知多少哩！在國難期間我們怨誰，尤誰？只有緊束褲帶，痛罵日本鬼一直到打勝仗吧！）

我此次來桂是專爲着考察太平天國史蹟的，但在「金田之遊」歷程中，無意之間還觀察得以上種種政治的佳果，所以我稱爲此行的「副成績」，現在已經不能不自己提筆寫了出來，以作本篇的尾聲。平心而論，廣西的治績當然未達到完善的水準和理想的高峯，當然仍有許多迫切期待改良的地方，還有許多亟需興辦的事業，然在本省財政的艱難情況和其他天然條件限制之下，居然能在短促期間造成這樣的局面，洵是難能可貴，値得欽佩，誰也不能吹毛求疵的了。況政治已上了軌道，進步和改良的大勢力此時仍在推動着，前途更優異的美花甘果，我們且翹首引領，拭目耐心以候吧。素聞「桂林山水甲天下」，我更不敢唐突發言而改說；「廣西政治甲全國」，但自此次遊歷囘來之後，我却要說一句：個人研究太平天國史二十餘年，從政十餘年，遊蹤所及已遍十五省，今日正享受着雙料的滿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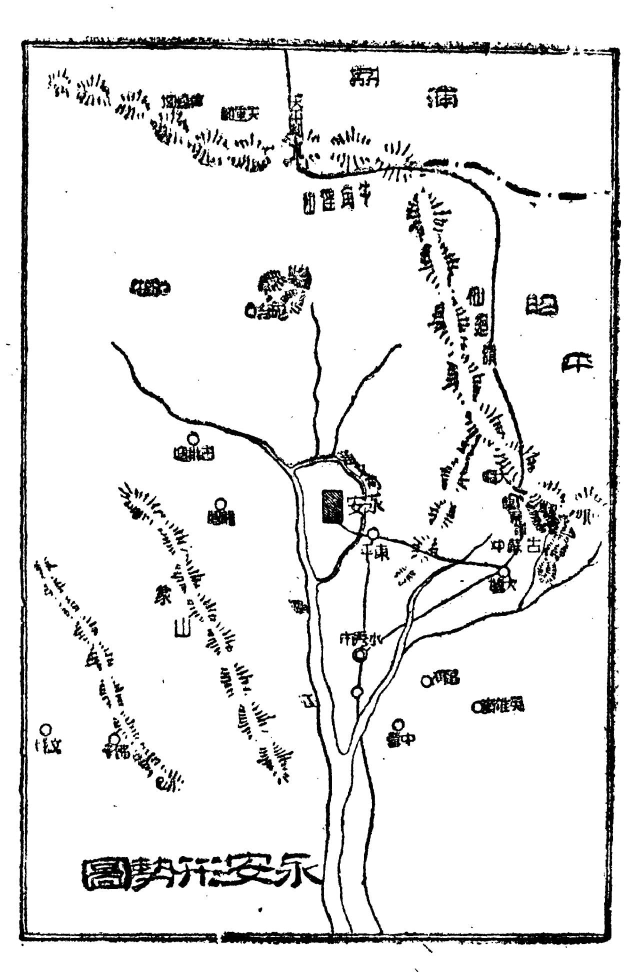
三十一年大除夕脫稿

二　蒙山采訪記

一月九日，我乘木炭車自桂林出發，前赴蒙山。是爲在廣西第二次考察太平天國史蹟的遊耀。同遊者，省政府諮議林半覺及無錫國學專校教授何覺兩君。蒙山縣卽前之永安州。太平軍舉義後半年，由桂平之金田新墟突圍衝出，經由僻小路過平南之思旺及藤縣之大黎等地，水陸並進，沿湄江北上，越太平墟而克永安。是爲其起事來所攻破的第一座城。在那裏，清軍主帥賽尙阿督率大將烏蘭泰，向榮等，圍攻了七個多月，不能得手。太平軍併力死守，至翌年（咸豐二年，一八五二）二月中旬，卒因糧食，硝藥，以及種種軍實告乏，乃再行突圍，全師北上，直薄桂林。我們以爲這座城經太平軍據守多時，當有多少遺蹟與遺聞，可以一一搜集以作史料之補充的，所以乘便前去一趟，於實地采訪和調查之外，兼從事觀察當時兩軍攻守的形勢。

翌晨，抵蒙山。承縣長區嶽生及縣參議會議長范中柱招待一切，並蒙縣賦稅徵收處主任呂韶佳，縣立中學校長孔憲銓，及前廣東信宜縣長黎朝棟爲述故事及導引四出遊覽。諸君子的隆情雅意，是我們所十分感謝的。現在把見聞所得，稍加整理，編比起來，分段述之下方。

水秀之守勢



太平軍分水陸二路，沿湄江北上，先到距州城南十里之水秀（俗稱水竇，官私册籍多沿

用，忠王供辭作水斗，均誤）。考湄江源出州城東西北三面諸大山，南流至濛江墟而入潯江，故或稱濛江。上游水淺，不利航行。船隻北駛，僅可到水秀而止。水秀爲一小小山市，另有水秀墟，離市不遠。太平軍所踞守之險要地爲樂踴村背之英雄嶺。是村距水秀一里之遙。太平軍築堅固的營壘于嶺上，是爲防守永安南路之要塞。迄今仍有壕溝遺蹟二道，兩相平行，由嶺脚直上至半山，深與人齊，寬可五六尺，實當時爲守衞及運輸而造的。英雄嶺對過則爲中營嶺，此則清軍烏蘭泰紮營處也。我們雖未親往觀察，但據呂君（樂踴村人）細述，且繪圖指示，故於一般的形勢瞭如指掌。

太平軍退師後，附近鄉人疑有藏鏹，紛往掘地，只於英雄嶺下得獲四尺長的大銃槍多枝，並時在地面檢拾鉛碼甚多，今鄉人仍有藏諸家內者。此種銃槍與山間傜民所用的鳥槍相同，皆燒粉發火而用鉛碼的。余前遊金田得聞太平軍於起事前有運動傜人爲其造槍之說，今又多一佐證了。此外呂君收藏有清軍當時所用之鐵銃一支，重九十九斤，上鐫「川軍烏蘭泰」字樣，亦係戰後所遺者。此兩種軍器爲當時兩軍在廣西大戰逾年之碩果僅存的遺蹟，深望政府設法收藏之，信能爲研究歷史者參考之助，亦所以保存革命運動所遺之古物也。

又聞太平軍當日所用之砲係用大松木所造者，惜無由得知其式樣及製法耳（以上均據呂君言）。另據柳江張延禧世丈言，太平軍初舉事時因鐵砲不可得，乃以大松木爲之，但每砲僅能轟發二三次而已云。如此，則以松木製砲之傳說可信爲事實的了。

怎樣破城的

到水秀後，太平軍卽以精兵直薄州城。城本極小，垣又不高不厚（今已拆去築路），僅一日，唾手得之，時爲閏八月初一也。其攻城法，實爲古今中外戰史所僅見者。據史籍及傳說，均言太平軍係燃燒鞭砲以破城，此事可斷爲實。但所異者，「平桂紀略」卷一載，攻軍燃鞭砲，從城外擲入城中，煙焰迷目，擾亂軍心，乃乘勢攀登而上（他書亦有如此說者）。惟傳說則云，太平軍係於城外乘風燃砲，濃烟上騰，守軍乃潰。依情理度之，則拋入城內之效力爲大，其說較可信也。又放鞭砲攻城之地點爲城之西南角。攻軍一面燒鞭砲，一面卽以長竹竿高舉棺木以爲掩護登城之用，遂克全城（傳說聞諸黎君）。

抵抗者

太平軍之克永安，也不是毫無抵抗的。守城官軍本無多，事前無準備，作戰亦不力，一攻卽潰。但紳士所領導的團勇，則竟拚死抵抗，以故紳民犧牲不少。在南門外大街金帶橋一帶屍骸堆積，事定後亂瘞於郊外者數百具，後有「萬人塚」之稱。團勇領袖之殉難者，以增生蘇保德，廩生湯愼武，監生陳德韜，生員湯愼德，湯愼禮，及黎某等爲最著（以上據范黎二君言。黎之先叔福南，幼南，亦死於是役。又黎宅之背卽擲鞭砲處也）。

蘇氏一家

蘇紳殉難後，其二子元章、元春，流為土寇，入張高友股。高友敗亡後，二人率餘黨投誠清軍，堂弟元瑞亦從之，均隸席寶田部，旋隨之入江西。其後三人皆以佐平太平軍功，得任顯職（據邑人傳說及柳江張丈筆述）。元春於光緒間由桂任提督，與馮子材等比肩戰法援越，大捷於諒山，功名比乃兄乃弟尤為顯赫。其父保德，亦即當年殉難州城者，亦得誥封榮典，及相當的表彰。至今在城南金帶橋上，我們還看見一塊紀念碑，文曰：「大清贈光祿寓保邑增生仁軒蘇公成仁處」。此外，我們又在關帝廟內看見一座金碧輝皇的木主，文曰：「誥贈光祿大夫建威將軍州增生蘇公諱保德字仁軒號靜庵之神位」（此木主與其他殉難紳士及營官兵勇頭目之木主原均奉祀於忠烈祠，後移放廟內，廟今改作邑中學）。

我們信步到蘇氏遺宅參觀。宅之前座為蘇氏兄弟之後人所居，後座則為家廟。其上懸有清帝所賜之匾額及御書數方，而壁間則陳列「高脚牌」尤多。前座正廳中置元春大油畫像一，為法國名畫師所繪，栩栩有神，敷色尤美，足稱佳作。同遊之林君將另撰「蘇元春遺族訪問記」，詳述參觀時所聞所見，茲不贅言。

殉難的清吏

城破後，清吏殉難者多人，其最著者爲知州吳江，平樂協副將阿爾精阿，學正丁履吉等。前二人在關帝廟內被殺，後者則遇難於廟前之學署。年前，同遊之何覺君授課於邑之中學時，發見紀念此三人之紀念碑之上半，今仍在焉。此雖爲不大重要的史料，究是我們此行所收獲的成績。爰錄其全文於後：

昔孔子云：「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生而成仁」。如吳阿丁公三人者，誠可謂志士仁人矣。溯諸公之盡節也，緣咸豐元年歲次辛亥秋八月，洪逆作亂。公三人力守孤城，勢不能濟，遂至城陷，阿公吳公成仁關帝廟中，丁公成仁本學署內。盡忠報國，殉難捐軀，前經州人彭公諱作楨勒碑豎此，以旌其忠，洵美舉也。後因賊匪疊起，擾害多方。乙丑，余司鐸此土，目覩碑傾，心中惻焉。誠恐泯沒無存，鳩工刻石復立，無負彭公之盛，抑善善從長之意云爾（標點新加）。特授永安州學興安唐換文識並書。

此序文在碑之上首，共分三行，大書三人官銜姓名，下有「成仁處」三大字。爲同治乙巳歲所立。

軼聞

傳說，距州城八十里某山上仍有楊秀清祖墳一座。姑志於此，待查（范君言）。

湄江西岸，高山連亘，清軍營於是。被困城內之太平軍先欲由此路衝出，每日必派隊向官

軍挑戰，鳴鑼擊鼓以誘敵。及官兵出應戰，則又退去，如是者達二十餘日。俟官軍疲懈，忽於一日以大軍出擊，奮勇作戰，銳不可當，官兵敗退，乃窮追入山，殲敵甚多，但終無由衝出此路（范君言）。

太平軍紀律甚好，秋毫無犯，不妄殺，不擾民。黎君友人鍾某之父開設一店於城內，太平軍官長們常到其處烹吃狗肉，每次必付與現款。一日，鍾父私運米糧往銅盤接濟清軍，歸時為太平軍所獲，後為常到其店吃狗肉之輩所認識，乃笑而釋之，仍如常到其店屠狗歡敘云（黎君言）。

太平軍退師後，官軍入城，濫殺人民無數。黎君記述其友人張小呂之言云，其父適於斯時在永安任監斬官，親見每日斬千人之多。一日，彼見有平民數百人到刑場生祭一將被斬者，官乃信其為良民而釋之（黎君言）。太平軍每於一處退兵，官兵入駐其地，恆亂殺平民洩憤，或藉以報功，此為十餘年來戰事期間到處常見之事，永安人民之枉死，殆其先例耳。

我們此行之目的原為采訪及考察太平軍史蹟，但却於無意中看見宋碑一，藏金帶橋下，為南宋淳熙年間所立。字跡秀勁，近瘦金體，頗堪欣賞。得此意外收獲，我們都自覺眼福不淺，已力請縣當局愼為保存此古物矣。

先儒陳白沙先生一次由粵東晉京，路過永安時，大吏方平定傜亂，恢復州治。先生親撰親書「古蒙州學記」一篇勒石，惜此碑湮沒無存，並志於此以俟再來之發見（原文載「白沙子全

幾（一）。

退師之計

太平軍據守永安逾半年之久，官軍四面圍困之。城內軍實漸缺，勢不能久守，亟謀突圍北上，以求出路。顧當時形勢，向榮屯兵北路，而烏蘭泰等分扼西南二路，兵力殊厚，進退爲難。俟偵知防守西路古蘇冲之壽春軍實力至弱，乃於二年二月十六夜由此路衝出，破其營盤而過。古蘇冲爲湄江上遊一小溪，自州城到冲頭約二十里之遙，皆平地也。再前行十五里則進入山區。龍寮嶺即在是處，懸巖峭壁，極爲險要。常人攀登此嶺需兩小時許。踰嶺頂爲大峒，再過則入昭平縣境之仙迴嶺（此處形勢孔君所說，彼曾親歷其地）。烏蘭泰一聞敵軍逸去，急率兵苦追，至龍寮嶺適趕上太平軍後隊，殺斃其男婦千餘人。太平軍視爲巨創（見忠王供辭）。烏復不舍，拒向榮諫而連夜窮追。太平軍早在大峒隘口設伏以待，藉報前仇。烏果率兵至，在嶺頂羊腸小徑間，伏兵齊起，前後上下夾攻之，刀槍齊施，復以大石由山巔滾下，四面截殺。烏軍被殪者甚衆，四總兵陣亡，烏蘭泰滾墜巖下，僅以身免，其愛將田學韜亦死焉。是役也，實爲太平軍作戰年餘最重大的勝利。自是全軍安全過關，由仙迴嶺轉牛角傜，過小路而直趨都會。

歸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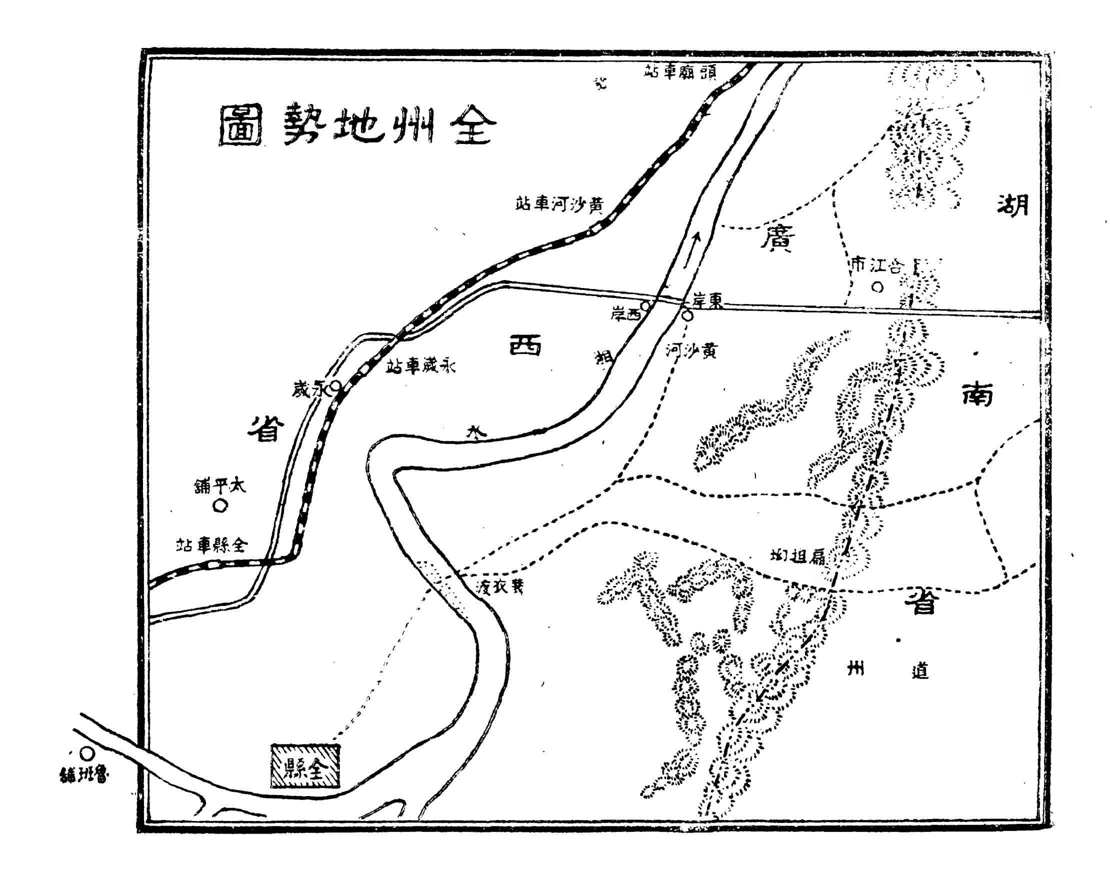
采訪既畢，次日，我們乘原車北返。途間，順到平樂一行，因聞該處有某君收藏太平天國文物頗富，卽欲一覩爲快也。詎料抵境後，方知其人已赴桂林。遠道而來竟撲了一個空，我們不禁悵惘甚久，翌晨，十二日，急謀歸計。沿途車機損壞，時行時止。至中夜，行至距桂林三十里處，車竟一蹶不振，而在路上「擺路祭」。在北風怒號，天氣峭冷之下，我們做了一宵「山大王」，坐了一夜冷板凳，竟夕不能睡覺，手足幾被凍僵了。捱至次日，我們迫得棄車徒步而歸。途間，我們閒談，深覺此行雖頗有所得，而亦有相當的失望與充分的艱苦，但爲學術工作計總是値得的，因爲好像一個科學的算學家，費了多少心血，經過難受的頭痛，縱使其所得爲「零」，則「零」也就是他算學的結果，也就具有積極的價値。

歸來後五日在傷風咳嗽中寫成。

三　全州血史

太平軍自起義金田以至打出湖南，歷時十七個月（由道光三十年十二月至咸豐二年四月），其間大小不下百數十戰，要以在廣西境內最後一役——全州之役——爲最猛烈，最悲壯，且最慘痛，而以影響及于以後十餘年之整個戰爭論，亦以斯役爲特具重要性。此無論在太平軍或清軍立場上看來，皆是如此。是故凡研究太平天國史者亟當深加注意，務求多得翔實史料，使其眞象得以洞明焉。爲此，余于今年初夏立意前赴全州（今之全縣）一行，作在桂第四次之歷史研究的遊程，蓋欲實地采訪是役所遺之文物傳說，兼親往觀察州城內外之戰場形勢也。省政府深韙余議，且派諮議林半覺先生爲伴。余等乃于五月十九日清晨乘火車出發。午前，已抵目的地矣。是日爲夏歷四月十六日，太平軍于咸豐二年壬子（一八五二）之此一日攻克是城，于茲適屆九十周年，可謂巧哉！

全州城人口數萬，位在桂林之東北二百五十四里，與湖南邊界道州之零陵縣毗連。東有湘江，順流而下，直趨東北而入湖南，直達長沙，故實爲兩省水陸交通之孔道，是蓋太平軍由廣西打出湖南而北上武漢所必經之地也。先是，太平軍圍攻桂林逾月，不克，即于四月初二解圍去，經靈川而入興安。初五日，大軍闖進縣城，因城守官員先已盡行逃去，毫無抵抗，故太平



全州地勢圖
黃沙河車站
廟頭車站
永歲車站
永歲
全縣車站
太平舖
西岸
東岸
黃沙河
合江市
扁担坳
蓑衣渡
全縣
廣西省
湖南省
湘
道州

理一本起義時弔民伐罪興漢滅滿之宗旨，秋毫無犯，越宿卽去，人民絕無驚擾，至今故老相傳，猶是口碑載道，歌頌仁義之師不已。此誠太平天國革命戰士在桂兩年處處所表現之本來面目也（余等於歸途中曾到興安遨遊湘灕分水處，幷訪聞上說）。

初六日，大軍兼程開抵全州，而大禍起矣。據各種史籍所載，則全州戰事之發生，係因全城文武官員死守，督率兵勇人民合力抵抗所致。然據吾人采訪所得，則地方人士交口傳言，僉謂當時致禍之由實因城上守軍先開砲轟中南王馮雲山，於是惹起大禍。茲詳述傳說如下。

初，太平軍旣抵境，本無攻城意，卽如在興安之和平過境而已（或有謂事前已與城守官員商得妥協辦法任其自由過境者，恐未必事實）。大軍由州城外西北郊之柳山麓大路上浩浩蕩蕩前呼後擁而往北走。其行軍也，幷非四人或八人排列進行，只是大堆兵衆蜂擁上前，後隊跟前隊，摩肩接踵而行；至山路狹窄不能容多人幷列，則隨意踐踏禾田而過，蓋非若現今軍隊之列隊進行各守秩序也。惟是沿途買賣公平，絕不擾民，其紀律之佳，殊堪稱頌（言者某君之叔祖，挑菜往賣，待遇甚優）。前隊已遠過州城，後方押隊者有黃轎一乘，簇擁而過。近州城西郊，適爲城上參將部下一砲兵所見，知爲首要。乃不俟命令，乘一時衝動，逕取火燃土砲，對正黃轎施放。轟然一聲，果然命中，乘轎者非他，卽太平天國副軍師後軍主將開國第一功臣南王馮雲山是也。至是竟被擊中要害。全軍大憤，遂決回師攻城以復仇雪憤。有謂南王登時身死者，卽「平桂紀略」亦有「因其黨馮雲山斃於砲屠殺甚慘」之言。但據官書及清吏奏報均言南

王實於破城後全軍走至簑衣渡時中砲陣亡者。新「全縣縣志」編修者王竹齋先生對於此事表示意見，則謂南王確先在城外中砲受重傷，由是惹起攻城浩刼。惟城破後數日大軍出發時，舁至簑衣渡始行去世云。證以吾人後來在簑衣渡采訪所聞，則此說可信也。王先生又言：擅自開砲闖禍之砲兵，於城破時跳垣得免於難，其後積功陞至守備，多年後始敢私對人言，敍及往事經過；其人姓名籍甚，城內多有識之者（王君談話間偶忘其名），是其人其事，鑿鑿有據，則上述之傳說，殆非虛語矣。

攻城情形復縷述如次：戰禍既作，知州曹燮培（字理村，浙江仁和人，監生出身，在桂一行作吏，累陞州牧），參將楊映河，暨前州牧端麟等，急督防兵五百守城。時適有湖南都司武昌顯帶勇四百過境，即協同作戰。曹等以兵力不足，又號召人民壯丁登陴助守。婦女亦同心協力，在城上煮粥而和以松脂，敵軍登城則迎頭沃之，殺敵數百，攻軍傷亡愈多，憤恨愈甚，攻城亦愈猛。其時太平軍已在西門外江西會館築高台以瞭望城中虛實。環攻數日不得手，則暗由會館下掘地道穴城，即以館內停柩裝火藥轟城，卒於四月十六日克之。城既破，勝軍縱火焚燒，下令屠城，無論官民兵勇，老幼男女，一概不留，亦可見其仇恨之深矣。大殺三天，始下令封刀。至第四日，即隨街高聲呼喊：「老百姓可以出來」。全城兵民被屠殺者，或被焚斃者無數。（「粵氛紀事」載事後檢查積屍千三百餘具，另焚斃者未計。「盾鼻隨聞錄」則云：死者四千餘人。據傳說：實數尚不只此，當在萬人以上。）知州曹燮培，參將楊映河，都司武昌

顯，暨瑞麟等文武官員幕友，及文武生員紳耆同日殉難者三十餘人，兵勇全體得逃免者僅百餘人，可謂忠勇壯烈矣。（按：此輩不明民族主義而爲虜廷枉作犧牲，固愚不足取。然從歷史觀點看來，當時之忠於清室者自有其立場。余對於凡能盡職守、愛人民、矢忠於一個元因，努力奮鬥，死而後已者，均許爲忠勇壯烈。以上敍事，參合全州采訪所得，「平桂紀略」，「廣西昭忠錄」曹燮培傳，「粵氛紀事」，新「全縣縣志」及其他。）

然而城內居民并非全死於復仇雪憤之刀下也。蓋當城將破時，曹州牧知不能守，乃開放城門任人民逃出，其效死不去自願留助守城者千餘人，則留者無幾矣（見「粵氛紀事」）。及太平軍克城後，屠城三日，而其間卻有一原籍全州之軍官私啓北門放走難民不少，此全州人民之又一救星也。軍官姓蔣，原名生谿，邑之昇鄉人。幼讀書，好任俠，廣交遊，有大志。太平軍揭竿起事，遠道附義，至是隨征歸全州。屠城時乃本其愛護同鄉之念私放百姓出走。同時又於其家祠外以稻草縛門環爲標誌，而先向他軍官關說，勿擾家祠，以故避難其中者均得安全。此兩義舉亦救活人民不少。其後，生谿嘗一度祕密回籍，私自祭掃祖墳，偶爲其姪所認識，則怒目視之，仍獨自走去。太平天國滅後，生谿不知所終（上據傳說及「全縣縣志」雜記篇）。

太平軍既離去，官民檢收兵民殉難者之遺骸，叢葬於西郊外黃土坡兩義塚，即俗稱「千人塚」者是。吾等爲貫澈實地采訪之宗旨，於二十一日下午往黃土坡一覩義塚眞象，冀或多得是役之史料。至則荒墳纍纍，莫能分辨。在丘陵起伏間，亂草荊棘中往返走路兩小時，詢問本地

農民數次，卒尋得之。除上墳石外一無所見。惟其前仍有冥鏹遺灰一大堆，是見邑人歲時祭掃，事隔九十年，至今猶未絕也。

在黃土坡訪義塚時，有一趣事發生，不可不附記於此。吾等在山坡下，偶問一農夫以義塚所在。私意以爲「太平天國」「太平軍」等名辭必非本土人所能明白，亦必非所樂聞樂道者，乃隨俗呼爲：「長毛」，「髮賊」。詎料該農人却是深明民族大義之徒，立以莊言正色申斥云：「甚麼叫作「長毛」？甚麼叫作「髮逆」？不過「成王敗寇」罷了！可是人家是實行種族革命的，而且也曾開國稱王，不過氣運不够，打了敗仗罷了，怎能够亂罵他們啊？……」吾等飽受教訓，面面相覷，不敢再贊一辭，雖不至「抱頭鼠竄」，亦不禁面紅耳熱，目瞪口呆，終於作「會心的微笑」而往前走，心中却以此方民族意識之發達及人民智識之進步爲可喜也。而今後再不敢輕視老百姓矣！

吾等在全縣采訪所得之最有歷史價值的文獻，允推知州曹燮培第三次請救之血書全文。初，方州城被圍時，桂林官方欽差大臣賽尙阿等，已派提督余萬青，劉長清二將率兵萬餘倍道赴援。乃援軍至境，卽分屯於城北太平舖及城西魯班橋，各距城僅十里，竟觀望不前，坐視不救。曹刺史困守嬰城，曾三次嚙臂血書求救，而余劉等一味敷衍，始終不發一兵赴援，坐是州城失守。其第三次求救之血書，當時爲書吏抄錄保全，近乃發見，經編入新縣志。茲錄其原文於後：（標點新加）

血書飛稟大營中列列大人同鑒：前者兩次飛書來營求救，蒙札下頒諭，以在城官軍人民等協力嚴守，候大兵到齊，即來救援云云。捧讀後，知各大人慮出萬全，不肯輕舉妄動，固慮始慮終，無非爲國爲民之至意。但不知城中米糧將盡，水亦就涸。語云：「救民如救火」。伏乞列列大人，提一旅之師，由北奮身直入。卑職與武鎮大人協合軍民，由北門鼓噪而出。兩路交攻，雖不能剿衆賊人，亦可使倒戈而退。如大軍守住北門，往來可通，城池可固，則生靈亦保矣。若仍觀望莫前，無一拒賊之計，變必生於朝（崇）朝。卑職死固其所，可憐滿城生靈，遭此大難。在各大人素以忠君愛民爲心，豈忍至於此極乎？且卑職與在城諸人，自發匪到日，用心堵禦，不寐者已數日矣。其困憊之態，不堪言狀。各大人雖有萬人，亦不能寒賊人之胆，況城中所存者止千餘人，寡不敵衆，其勢必矣。幸卑職堵賊，賊無意侵城，沿江而下，固卑職與城人之大慶也。不意變生不測，卑職計盡力竭，惟有一死，上以報君恩，下以赴民難。俾求各大人恕其無斬賊之能，念其有輕生之義，將卑職掩埋於後街園中，無使屍首抛棄於賊人之手，雖死在九原之下，定當結啣以報。心慌意亂，洒血上呈列列大人定裁。

是書文字質樸，而辭意愷切誠篤，且無時不以人民爲念，其忠勇節烈盡職愛民之精神活躍楮上，殊足感人，誠可傳世，吾人當不因其効忠清廷而輕視之也。

最後，余等探明路徑，決親到簑衣渡一行，以觀察此「古戰場」之形勢。二十二日清晨，

縣長蘇伯强先生特備小艇，親自同游。余等由城南江岸下船動程，經三江口而入湘水，斜趨東北，順流而下，過湍急之水灘數次，水淺流急，歷兩時半，而渡口在望。

簑衣渡距州城陸路十里，水道十二里，仍爲全縣治。由此直上五十里爲黃沙河，即入湖南境，湘江東岸一帶，小丘起伏，間有禾田。渡口有叢林，大樹參天。再往東數里，則爲湖南道州湧界，高山峻嶺，連亘南北，僅有山坳可過。其西岸有沙灘突出河面，故渡口河床特窄，東西相距僅約一百米達耳。過此則河身略向西轉。當時江忠源特扼守此地，設伏待敵，誠能深識地理，善用形勢者也。

先是忠源於太平軍起事後，率湘勇至，參都統烏蘭泰軍，轉戰至永安，旋因故離去，遄回湖南新寧原籍。比聞戰爭緊急，乃決復起，自增募千人，倍道入桂助戰。至則桂林方被圍攻，而烏蘭泰又已因傷殞命。忠源乃屯兵省垣東岸之鸕鷀洲，數與太平軍戰。迨城圍既解，太平軍向東北走，忠源知其必由大道入湘，乃率軍疾趨全州，扼守簑衣渡，伐東岸林木以堵塞河道，并於東岸設伏，嚴陣以待。太平軍留全州城數日，即以舟悉載輜重，全軍分水陸兩路夾江而下，直入湖南。至渡口，舟師阻於木偃，不能進。而兩岸伏兵齊起，槍砲并施，船隻被火燒毀或被轟沉者無算，死傷枕藉，輜重盡失。陸師亦中伏，不能抵抗，大敗竄逃，全軍由是潰散，或棄舟登東岸，或狼狽過江，各自逃生，爬山越嶺，由屑擔坳過道州，幾不成軍矣。幸而清方統兵追擊之翼長和春不用忠源之謀，先事不伏兵於東岸，否則兩岸夾攻，太平軍必被一網打

盡，萬無從容整軍再接再厲，直打出兩湖三江之可能也。戲，其險矣！

簑衣渡一役雖未能完全解決太平軍，而太平軍所膺之損失至為重大，以致對於以後十餘年之整個戰役有莫大之影響。蓋一個起義功首之南王在此殉國。其忠勇才德，謀略器度，實為太平天國第一人；使其不死，必可輔佐天王，裁制東王，調和各王，而領導大業以底於成，所謂一身繫國家之安危與漢族之盛衰者，南王有焉；則其死也，誠太平天國不可恢復之損失也。其次，則全軍自經潰敗後，雖在湖南道州收集殘餘，復收編本地土匪貧民工人入伍而重整軍容，而銳器已挫，精卒多亡，基本力量大減，且新入伍者衆，訓練不深，紀律太壞，全軍風紀，由是漸隳，此亦太平軍不可恢復之損失也。其三，影響全局之尤甚者，則以原來北進湖南，由湘江黃沙河，經永州衡州而直至長沙之計劃，完全粉碎，經此一擊，乃不得不轉入湖南道州，費時數月，而後整理全軍，再事北伐，繞道以攻長沙。而是時長沙早經駱秉章等布置防務已臻完備，各路援師亦得依時趕到，故太平軍久攻不下。倘非忠源在此截擊，則大軍趁湘江水漲順流直下，不三數日即可直薄兵少防弛之長沙。若長沙一下，全湘不保，曾家湘軍又何能崛起？如是全局戰事之結果，將必大異，則清之為清未可知矣。是故在清軍方面，「言者謂簑衣渡一戰為保湖南首功云」（見「湘軍記」，「求闕齋弟子記」亦同此說），此蓋根據事實合情合理之論斷也。

余等由渡口東岸棄舟登陸，相將步行至一村莊之陳姓農家，亟與村人攀談當年戰事，另邀

村中八十歲老者二人到宅，叩問其所知所聞之戰況。據一般傳說，簑衣渡戰事大況與上述者相同，且當時確有一「王爺」在此去世。或則云，南王係在渡口東岸北三里之雷家莊前逝世者。太平軍過境後，鄉人以為其遺骸必葬於附近，定有珍寶之物殉葬，乃遍掘各地，卒不獲，僅打撈河底時得銅錢等什物而已。由本地士人之傳說，又可證實南王確在簑衣渡斃命。參合城內同樣確鑿之傳說——在西郊中炮；則其先在城外受重傷致引起攻城屠城之慘劇，卒乃抬至簑衣渡身亡——此殆不易之結論矣。時則全州全體文武官員已盡殉職，報功無人。事後，雖終得清廷之循例褒揚，而轟斃南王之大功，竟為江忠源一人輕易攫去，可謂有幸有不幸矣。直至九十年後之今日，吾人經此行之采訪與研究，乃得洞悉真象，斷定事實，不特推翻前案，且足留信史，此則吾人對於此次遊程之最滿意之成績也。（按：或者在戎馬倉皇中，江忠源當時確以為南王被其在簑衣渡轟死，而非立心冒功者，亦未可料；附言於此，以存公道。）

又聞村人交徧傳說：太平軍在簑衣渡一帶，紀律甚好，不殺人，不拉夫，買賣公平，絕不擾民。夫雖在大敗之後，潰散之際，顛沛流離之中，而仍能恪守軍規，維持風紀，與最初在金田起義及佔領永安時一貫無異，在一方面固可見其革命精神之貫徹而值得後人之稱許，而在他方面益可證其在全州城之攻殺確為雪憤復仇所致。是則無故開釁，甘為戎首者，罪在清軍方面矣。是不可不辨！

采訪至午刻，余等疲餓交作，幸而蘇縣長體察隱情，先已命其從者入村採購土產，預備午

膳。一時，雞肥肉美，酒甜飯香，陳列桌上，吾等得飽嘗農家風味，至可樂也。食事既畢，相率徒步而歸。翌日，復乘車返桂。

最爲不幸者，旅舍不潔，小動物肆虐，夜間既不能成寐，全身爲毒蚊所刺，臭蟲所咬，幾無完膚。歸桂數日，因蚊蟲帶來微菌深入爲災，腹内忽生一大癰瘡。入醫院割治，幸慶痊愈，而四兩肥肉，半磅鮮血，及兩月光陰，竟爲太平天國史白作犧牲品。草成是篇，以眎同遊之林子，儻亦以篇名「全州血史」爲的當也歟！

四　太平天國翼王宜山詩刻之研究

久聞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及其屬員遺有詩刻於廣西宜山縣白龍洞。其辭會見諸國內各刊物。（「太平天國詩文鈔」新版，編入翼王之序文及詩，惟序文錯漏甚多，而諸員和章則全闕。又各報所載間有誤以白龍洞作白鹿洞者。）余向以未獲觀拓本，更未得親覩原刻，故對于諸作及詩刻之眞僞，未能遽行斷定。然而研究此問題之志願，固耿耿於懷，無時或忘也。

去年夏間，在陪都時，承黃旭初先生遠道寄贈詩刻拓本全份。多年渴望之品，初次獲見，快慰奚如。比重來桂林，即持此質諸各方人士，則或以爲眞，或以爲僞，言人人殊，意見不一。而最爲離奇的傳說，乃謂翼王等遺作本是眞品，原刻諸白龍洞，嗣因邑人以爲「逆蹟」而磨去之；至中華民國初年乃有邑紳林某依照所藏原刻初拓本重書諸作，而再爲勒石，以迄于今云云。似此衆說紛紜，莫衷一是，又何能據以下斷語。

余於是立意不依傍人言或傳說，而亟亟從事單獨的與本原的搜討工作，就手頭所能有之史料與參考書籍及乘留桂期間所能得之機會與便利，以爲徹底的研究。研究對象，大致別爲三項：（一）翼王君臣之遺作；（二）白龍洞之詩刻；（三）詩刻上之筆蹟。研究結果，布之下方。

茲先將詩刻全部文字照原有字樣及格式錄后：

太平天国庚申拾年師駐慶遠時于季春予以政暇偕諸大員巡視芳郊山川競秀草木爭妍登茲古洞詩列琳瑯韻著風雅旋見粉牆劉雲青句寓意高超出詞英俊頗有斥佛息邪之概予甚嘉之爰命將其詩句勒石以爲世迷仙佛者警予與諸員亦就原韵立賦數章俱刊諸石以誌遊覽云

翼王題

挺身登峻嶺舉目照遙空毀佛崇

天帝移民復古風臨軍稱將勇玩洞羨詩雄劍氣冲星斗文光射日虹

巖洞高千丈登臨萬象空尊 王崇正道斥佛挽頹風舉目河山壯横腰劍佩雄旌旗紅耀日將士氣如虹 元宰張遂謀敬和

從龍欣遂願附鳳又翔空整旅同時雨還鄉詠大風虛無嗤佛老運會鬬英雄 貴製詩精妙揮毫氣吐虹 地台右宰輔石蔡親敬和

勝地因人著懸崖接太空偶留名士句覺感 大王風長嘯千山應高陰

萬古雄遙瞻揮翰處天際亘青虹　戶部大中丞蕭壽鑌敬和

春深花映谷羽滿鵠騰空雷掃龍吟雨雲飛虎嘯風看山雙眼大報国一心雄慘此民情惡烽煙蔽碧虹　禮部大中丞周竹歧敬和

佛老原荒誕無仙洞亦空草忻沾化雨琴快譜薰風人傑山增色才高筆逞雄碑銘留萬古鈎書映晴虹　兵部大中丞李遇隆敬和

侍　偶遊佳勝梯雲躡半空嶺頭欣就日洞口喜迎風斥佛劉詩壯從龍国士雄乘時施化雨萬姓仰霓虹　吏部尚書孔之昭敬和

詩與境俱古眼同天並空振衣心向日提劍腋生風德布王恩蕩威揚士氣雄漫言歸路險絕壑架長虹　戶部尚書李嵐谷敬和

古洞龍飛去憑崖一望空名山多妙境隱士有高風地本因人勝　王眞命世雄從知遊覽處擲劍化飛虹　禮部尚書陳寶森敬和

己未季秋遊白龍洞懷古

椗石磷乙險且陡峭壁巉崖開洞口官遊到此眼界空登高不拘九月九扳蘿直上寂無人滿壁聯唫敍陸叟陸叟一去不知踪白雲深處空回首

潛身更進一層崖岩空洞古龍飛走白龍騰去剩空潭常飛紫氣沖牛斗
自從唐代闢荒崖洞裏乾坤誇別有今時尙憶古人遊古人那見今時友
古今多少大英雄顯赫威風今在否不如隨遇且隨緣笑傲煙霞遊闊阜
掃石圍棋又賦詩得意揮毫不住手高談尙論半山巔倚石披襟聊酌酒
醉歸莫覓路西東一帶蒼煙迷古柳菊花香送晚風涼夕陽斜照新晴後
行行且止共吟哦胸懷灑落無塵垢者番景況樂如何我道此樂眞不朽

江右李嵐谷題

靈境何年鑿幽深萬象空余聞發豪興欲往凌清風龍臥今應醒人奇句
亦雄大呼拔長劍天外斷飛虹

工部大中丞呂玉衡敬和

登臨古峭壁梵刹盤虛空佛滅餘花鳥詩敲振谷風從龍心已遂逐鹿志
尤雄指點東關外長橋臥玉虹

精忠大柱国朱衣點敬和

異境從天闢登臨眼界空萬家遙帶雨一水怒號風古佛形容怪奇人氣
象雄回看腰上劍飛去作長虹

附錄楚南劉雲青原韻

以上石刻諸詩可劃分爲三部：第一部，翼王序文與和詩，及張遂謀、石蔡親、蕭壽鑛、周竹岐、李遇隆、孔之昭、李嵐谷、陳寶森、八員和章；第二部，李嵐谷古風一篇；第三部，呂玉衡、朱衣點、二人和章，及劉雲青原作。三部作品，除劉雲青原作可置勿論外，其餘君臣十一人之詩，以及李嵐谷之古風，究是眞品，抑是贋鼎，今茲研究之目的乃欲求得此問題之斷定的答案。

審定諸作是眞是僞之至善法莫如從研究內證入手。內證的研究復可分爲七個問題：（一）事蹟，（二）時期，（三）地點，（四）人物，（五）官職，（六）思想，及（七）文體。

關于前三項，可作綜合的考證。考太平天國六年（卽咸豐六年，一八〇六）七月間，天朝發生內訌。其始北王韋昌輝與燕王秦日綱等刺死東王楊秀淸於天京，幷屠殺其闔府男婦老幼及黨羽二三萬人。時翼王方督師湖北洪山以圖解武昌之圍，聞變卽兼程東下。回京後，面諫韋氏勿事多殺。比見其幷有不利于己之惡意，遂連夜縋城出。昌輝竟殺其妻子以及全家，且遣日綱率師追之。翼王怒恨至甚，由皖南調集所部精銳回師靖難。天王懼，亟與近臣謀，設法合力誅韋秦等，傳首甯國以慰翼王。王乃重入都門，朝臣咸推其主朝政。天王鑒于往事，頗有戒忌心。其兩兄洪仁發與仁達，遂得乘機用事，對翼王多方掣肘焉（參用「忠王供辭」，「求闕齋弟子記」，及「逸經」十七期、廿三期所載西人目擊內訌實情兩篇）。

翼王旣不得意於朝，欲強留則恐遭暗算，但以賦性忠義，又不肯採取軍事斷然行動，以排

除異己而奪取政權，庶免蹈北王之覆轍，計惟有遽然絕裾，飄然遠引，盡攜所部以另謀出路。此雖離心行動，致令天朝力量大為削弱，誠如今人之所謂「拆台」之舉，而自其背景及環境言之，則或可邀吾人之諒解者。七年，翼王由皖南率部入贛，沿途檄其他嫡系部隊與同志友軍以從，得衆二三十萬，遂使鄂贛各郡邑守兵為之一空，卒至相繼失守。八年，翼王大軍由贛入浙，圍衢州，克處州。夏，全軍離浙圖閩，克西北方諸郡邑。秋，退出閩境而復入贛南之信豐南安諸郡。九年春，全部向西推進入湘，克桂陽等城而圍攻寶慶，擬由此圖蜀。尋以湘撫駱秉章派重兵赴援，乃解圍退，旋復鎩羽于永明道州等處。丁茲進退維谷旁皇歧路之際，翼王從其桂籍部將言，決返旆廣西，乃率全師經新甯城步等邑山僻小路入境（參用「平定粵匪紀略」，李抱一遺著：「太平天國戰事本末」）。

是年夏秋間，翼王大軍由全州興安直撲桂林，圍攻多日，不克。九月初十，解圍西去。是月二十日，克慶遠府城，即今之宜山縣也。王駐節城內，以府署為王府。至十年四月十九日，始棄城南行。計駐軍是城適滿八個月（是年閏三月）（參用「平桂紀略」，「弟子記」，「平定粵匪紀略」）。

宜山詩刻上第一、三兩部之翼王君臣遺作，皆成于庚申十年季春，即三月或閏三月間（見原序文），此棄城南引前兩月或一月之事也。而第二部李嵐谷之古風則為先一年季秋，即九年己未九月間之作（見原題），時則在克城後旬日內。由是以觀，則事蹟、時期、地點、三項盡

與史實吻合無間。

關于（四）人物，茲將翼王君臣十一人分別作各個考證。

翼王石達開，因普通人所信爲太平天國文武全才的英雄，又多信其曾中秀才與舉人者，此蓋受粵人黃小配世仲所撰之「洪秀全演義」小說之影響，以書中所載石氏答曾國藩五首律詩中有「曾摘芹香入泮宮，更探桂蕊趁秋風」之句也。其實則石氏並非科甲中人，近年已得證實。（羅爾綱於「讀太平天國詩文鈔」一文提出證據兩項，謂舊「貴縣志」並未載其爲有功名者。再考其在川被擒後之親供，亦未提及入學中舉之事，可作定論。）雖然，翼王未嘗不是讀書出身者。據其供辭自云：「自幼讀書未成，耕種爲業」。（載「駱文忠公奏議」）即忠王亦稱其「家富讀書，文武備足」（見忠王親供）。可見文才學識大爲時將所推重，則其能做一兩首詩，自非絕不可能之事。以宜山詩刻所鐫之五律論，其詞藻與風格，本屬平平，殊難置諸上乘文學之列，惟吐屬不凡，氣象偉大，當年之雄風宛在，堪信爲石氏眞作也。（據同文余維炯君論云，前人詩文鮮有如今人之倩人代筆者，此可信爲翼王眞作。其言甚合理。）

至陪和之大員十人，除石蔡觀、孔之昭、陳寶森、呂玉衡、四者之外，餘六人各皆來歷分明，見諸史册者。

張遂謀爲翼王麾下嫡系大將，亦其愛將，姓名戰績，歷歷可稽。在四年間已膺任天朝「殿左二十九檢點，駐舒城縣」（見「賊情彙纂」卷一「劇賊姓名門」）。六年，從翼王轉戰湖北，後

隨同返京，時已陞春官丞相矣（見忠王親供）。八年秋，翼王大軍由閩入贛南時統第五路軍（見「弟子記」）。九年春入湘南，自將一軍攻祁陽，時已膺「元宰」之封（見「駱文忠公奏稿」），以後即爲率軍由湘入桂之「大員」之一。

蕭壽（於大軍入贛南時任第二路「渠帥」（見「弟子記」），亦曾在湘南寶慶間作戰甚力，時爲「大軍略」（見「駱秉章奏稿」）。

周竹岐又名錫齡，於大軍入贛南時已任「尙書」，統率第三路（見「弟子記」）。入桂後至翼王進圖四川時，則未隨駕，而轉投雄據貴縣大平天嶺之章王黃鼎鳳，任職軍師，撰有「堯天寶誥」（或作「堯天五典」）一書，亦文人出身者也。卒於同治三年四月與鼎鳳並爲巡撫劉坤一所擒殺（見民國「貴縣志」及「平桂紀略」）。

李遇隆於大軍入贛南時任「尙書」，與周竹岐同爲第三路統帥（見抱一遺著）。

李嵐谷於古風後自署江右人，即江西人，於四年任湖北新州監軍（見「賊情彙纂」卷一），此地方官也，可見其爲文人出身。當係於三，四年間太平軍西征入贛時投筆從戎，而後轉隨翼王麾下者。其能詩工書固有由矣。

朱衣點本翼王麾下之大將。入湘南時與賴裕新等力攻新甯、武岡，後在寶慶一役作戰甚力，隨入桂，至慶遠，忻城。迨翼王決入川，部將有不願隨從者，全軍遂致分化。朱即其中之一人也。十年，朱部離桂北行，分兩路出發。其一路張志公，鄭忠林等在桂北降于巡撫劉長

佑（見「平桂紀略」），而朱與彭大順所統率之一路則經由湘南復入贛南，轉入閩境，已而再回贛，經甯都建昌河口而攻德興，婺源（見「抱一遺著」）。自是回到天朝歸隊而隸忠王李秀成麾下。至十三年（即同治二年）隨慕王譚紹光圍攻投降清軍之駱國忠據於江蘇常熟。二月，被李鴻章軍所擒斬，時已封爵孝天義矣（事見「平定粵匪紀略」）。

綜上觀之，十員中之六皆確鑿有據爲眞人物，則據此以斷定全體十員同是眞人物，亦邏輯歸納法之所許可者也。

關於（五）官職問題之研究，亦呈同樣滿意的成果。考太平天國官制，自定鼎天京後，天朝以及各王府各置六部尙書。其屬某王府者稱某殿某部尙書。詩刻中諸員內有吏、戶、禮、三部尙書，自不足爲異（想因翼王軍已取獨立行動，故不遵制，冠以「翼殿」字樣）。所可異者，卻爲「元宰」，「地台大宰輔」，「各部大中丞」，及「精忠大柱國」諸銜，乃爲歷來太平天國官制所未見。惟再考翼王自離京自立門戶後，於軍政制度大致雖仍沿天朝舊制，但亦另行增立不少新職官而與原制不同者，如元帥、統戎、佐旂、提督、通傳等是已（見「平定粵匪紀略」）。又據川督駱秉章於「生擒石逆」一疏言及擒獲「宰輔曾仕和」，「中丞黃再忠」等，另提及「宰輔李福猷、方元祥」之名。而翼王前在桂離慶遠後，得上林匪魁李錦貴迎入是邑，乃封其爲「純忠大柱國體天侯」，此與朱衣點之爵銜相類。由是可明證詩刻中「地台大宰輔」、「某部大中丞」、「精忠大柱國」等確爲其所增立之眞官職也。此外尙有其他名目焉：

如「宰制」曾廣依、陳於麟（見「平桂紀略」）、及陳亨容、傅忠信、何名標等（見「弟子記」），爲入贛南第一路統帥），「軍略」賴裕新、黃裕發（見「弟子記」），爲入贛第四路統帥」，「承宣」劉逸才、張遂謀，（見「弟子記」），爲入贛第五路統帥），及「中旂」賴裕新及「大經略」賈某（見駱秉章奏稿及他籍，賴爲入黔圖川之先鋒），是皆新增之職官也。循是思維，則詩刻上所餘「元宰」一職，是未見諸史籍者，當亦係新增之一，可無疑義。余意，因翼王與張遂謀關繫之深，重以對其器重之般，故于入桂後特設此獨特最高最隆之職以位之，使居百僚之上，此於列名次序可以概見，而顧名思義，「元宰」殆元勳宰相之協同體，翼殿之下一人而已。遂謀終身結局如何誠不可知，或於全軍陷於四川自打地至絕境時，投江殉國，但並非被清軍所擒殺者，則又何怪此職銜之不見諸官書乎？

關於（六）思想方面之研究，至爲簡易。緣太平天國之起義，實以獨拜上帝，尊崇天道，排儒黜佛，闢邪誅妖爲其滿具宗教性的革命理想（參看廣西「建設研究」月刊第六期拙著「太平天國之盛衰興亡觀」）。一讀詩刻上諸遺作，即可見其中心思想與太平天國原本的宗教觀念根本相同。如序文之「頗有斥佛息邪之概」，「以爲世迷仙佛者警」；如翼王詩之「毀佛崇天帝」，如張詩之「尊王崇正道，斥佛挽頹風」；如蔡詩之「虛無嗤佛老」；如李詩之「掃佛老原荒誕，無仙洞亦空」；如孔詩之「斥佛劉詩壯」；如朱詩之「佛滅餘花鳥」等句，皆太平天國之正統思想而至是無稍變者也。劉楚青原詩「古佛形容怪」之句，原無關佛之涵義，翼王等即借

以發揮王朝之宗教思想，亦未免牽強附會矣。

最後，關於（七）文體一項，於詩刻上全部詩文，祇見一個名辭為太平天國之典型的文體：即石詩中「貴製詩精妙」句之「貴製」二字是。此係尊稱翼王佳作之辭，意義顯甚，惟字眼怪異而生硬，足啓疑竇，當細為考證。原夫太平天國首義諸傑，抱負非凡，理想高超，最富創作性，實為古今中外所鮮見 徹底的革命家。「凡一切制度考文，無不革故鼎新」，所謂「天朝出來之人個個都說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是也（兩語俱出「英傑歸眞」，載「太平天國叢書」未冊）。其對於文字文體尤多改舊創新之作。當時面對高官顯者尊稱之辭，喜用「貴」字。如稱王爺之岳丈曰「貴丈」——「翼貴丈黃玉昆」之名屢見諸官書（「弟子記」等）。其他「貴」字之尊稱尤多，具載「太平禮制」（「太平天國叢書」第二冊），至在文字上對第二位尊稱之辭則輒冠以「金」，「貴」，「寶」等字。如燕王向翼王稟報之公文內有「伏乞我翼王貴裁後祈稟奏東王金鑒」，他牘則另有「東王金裁」，「金諭」，「貴諭」等字樣（載「賊情彙纂」卷七偽本章式）。又如干王屬官之尊稱其所作詩文為「寶製」：及有「恭呈寶鑒，荷蒙我干王寶諭」之詞（見「軍次實錄」序文，載「逸經」二十七期）。更有干王作品二冊：一「己未九年會試題」籤題「干王寶製」，其次則直以「干王洪寶製」名其篇焉（見「逸經」二十七期王重民文）。由是觀之，則石詩「貴製詩精妙」句確是太平朝新奇獨特之本色文體，非個中人熟習其文體者殆無由道其隻字，正因此而可以斷定諸遺作之全非贋鼎也。

綜合以上研究七項內證之成果以論之，既是事蹟眞，時期眞，地點眞，人物眞，官職眞，思想眞，文體眞，庶可斷定白龍洞詩刻上翼王君臣諸遺作全部皆是眞品無疑矣。以一向關於太平天國的史料之發見無多，而前人對於太平天國的內容之知識絕尠，若謂仍有人能於勝清同光之交，憑空杜撰，嚮壁虛構，乃僞造其文獻，而一一盡行符合此七項條件有如詩刻諸作者，吾不信也。

然而諸遺作雖可斷定爲太平天國翼王君臣所製眞品，但除讀書出身之翼王，周竹岐，朱衣點及李嵐谷四人之外，其他諸作是否確出於各題名者個人的手筆？於此問題，吾人不能不保留斷語，良以當時從龍附鳳之大臣上將，類皆粗 不文之糾糾武夫，未必一一能詩；刻所刊諸作之詞藻，語氣，及格律，又甚似同出一人之錦心繡口，尤酷似李嵐谷長古之作風者，則諸詩皆由其一人，或由他人代筆，而分題諸員之名，以造成翼王君臣風雅盛會，亦未可知。是則非吾人今日所能武斷者矣。

詩刻之研究

夫諸作眞僞問題既可解決，今進而研究詩刻之本身問題：是否原刻？抑是重寫重刻——如前言傳說所云？

初步的研究仍當從尋求內證入手。大抵考證太平天國文獻之最先着，最簡易，而最基要的

方法，莫過於研究其體制，蓋以太平朝之一應文字書牘對於稱呼、字樣、避諱、擡頭諸端，皆有一定格式，體制森嚴，違者重罰不貸，甚有處死刑者。後人難於洞悉個中全部「祕奥」及熟習其文學，故不易僞造也。茲逐條分析於下：

稱呼　「翼王」之尊稱及諸員題款，全無可疑之點。此項當不成問題。

字樣　如國字內從王，作「国」，又如十年書作「庚申拾年」（年期數字大寫又必冠以年干），皆體制也。詩刻上字樣亦無違制者。

避諱　太平朝制，文字上最重避諱，於宗教名稱尤甚焉。詩刻中李嵐谷之長古內「高談尙論」之「尙」字是避「上帝」諱，惟「扳蘿直上」之「上」字則爲動詞，讀上聲，則毋須避諱矣。又「怪石磷磷」，「掃石圍棋」，及「倚石破襟」諸句之「石」字，雖似觸忌，但當時於諸王本姓本名之字，如係詞句間所常用者多毋須避諱。惟嚴禁犯同名者，凡名字若與諸王相同則必須改易。如秦日昌改日綱，李開方改來方。諸姓中，惟「王」「洪」二姓須改他姓。如翼王岳父王玉崑，天王表兄王盛均弟兄，及在蘇州上書獻策之文士王韜等，均改姓黃，及洪容海以非天王宗室而改姓童是。以故「石」字毋須避諱，行文可照常用，而無背體制者也。

擡頭　「賊情彙纂」卷七僞誥諭門，首錄東王諭文一道，可視爲太平朝公文擡頭格式之典型（其他太平官書均同）。凡「天父」、「上帝」、「天」（指上帝之意者）等名稱必另行高擡四格；「天兄」、「耶穌」、「基督」等，三格；「天王」、「眞主」、「主」、「天国」、

「天朝」等，二格；東王自稱之辭，如「本軍師」及各王爺之尊稱，皆一格；而文末「太平天国年月日」一行則又高擡三格（惟晚年作「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年月日」者則擡四格，此見他籍）。今以此爲標準，則可見詩刻上之文字格式一一與此悉相符合。翼王序文及詩句各行比臣下諸作各行均高出一格，所以示敬也。「翼王題」三字本屬序文之下款，例應書於文後下方者，今則另行擡高，是朝制也。遵制，「翼王」之尊稱本應只另行高擡一格，惟以王今已離朝獨立而爲全軍之主腦首長，故臣下尊以君主之禮，遂高擡二格，蓋儼然使與天王並駕，固已不嫌其僭矣。「天帝」仍高擡四格。其餘和章，如張李陳諸作之「王」字，石詩之「貴製」字，肅詩之「大王」字，孔詩之「駕」字，凡意指翼王者，均不另行高擡而惟從簡，——祇空一格以示敬，此亦朝制之所許者（他文書均有此式）。綜上觀之，則詩刻上之文字格式，皆一一符合太平朝體制亦明矣。

內證研究既獲圓滿的成果，乃進而搜求外證。外證有三：曰文件證，曰物證，曰人證。復分述如次。

先求文件證。據光緒年間重修之「宜山縣志」卷一紀地門，於紀述北山之文內云：「壁上舊有明岳和聲詩。咸豐間，逆匪石達開刋其黨唱和詩於此，因磨去。」寥寥數語，不啻爲此詩刻成於咸豐年間之鐵證矣。

夫翼王君臣遺作確於當時鐫於白龍洞石壁，固可信爲史實矣，然又安知其非於翼王退師後

卽爲邑人或淸吏磨去，直至辛亥革命成功後乃有好事者照原本重書重刻——如傳說之所云者耶？細考詩刻上三部文字，第一、三兩部明係同一人所書，而第二部李氏古風則爲另一人之書法。假令此傳說爲可信，則李作之古風必因毫無叛逆痕蹟而被保留，而惟其他兩部乃經磨去而重書重刻者也。誠如此則問題殊難，非徒邀研究拓本可以解決者矣。

爲謀實現澈底研究此詩刻之宗旨，余乃決計赴宜山一行，親自探察石刻及采訪翼王駐節是邑之史蹟，以求得物證與人證。旣得省政府黃主席旭初及邱祕書長昌渭之鼎力贊助，遂於三月廿三日偕同林半覺、雷震兩君乘火車出發。林君專治金石學，於廣西全省碑刻研究有素，而雷君則爲桂林中學校長，固夙治史學者。相將同遊，信能收切磋商討之益而匡余之不逮也（此爲余到廣西考察太平天國史蹟之第三次遊程）。

中夜，車抵宜山。翌日午，遊白龍洞。同遊者，余三人外，有羅縣長人傑，縣參議會黃議長禧祥，縣黨部李書記長耀東，暨邑紳陳淸如及簡葆貞兩先生。洞在北郊之北山，出城過龍江一里許卽達山麓。洞在半山，拾級而登，約百數十步乃抵洞門。洞名「白龍」，以其中有化石龍骨故。又以常有紫雲元鶴乘空而下如神仙之會，故別名「會仙」。據古代傳說，唐末河東陸禹臣居巖中修煉，後尸解仙去（均據「宜山縣志」）。此則詩刻上李嵐谷古詩句所指的「陸叟」之典故也。門內爲寬大而深的山巖，供奉佛像甚多，正座有太雄寶殿，蓋巖內歷來闢作佛寺，此則劉雲青原詩「古佛形容怪」及翼王等和章之闢佛斥仙諸句所由作也。由正殿左轉，乃

爲石洞，洞深長而幽暗，余儕以未備火具，不克深入，僅於洞口一觀環列壁上之「平蠻頌」等石刻而已。直出樓外則爲長數丈寬可二丈之山崖平地。左旁爲陡峭的石壁，直達山巔。壁上詩文刻石，琳瑯滿目，不計其數，幾無餘隙，而翼王君臣詩刻宛然在目焉。詩刻之下，空地之稍寬處，昔有「翼王亭」，建於中華民國二十年，近爲山巔鑿石所毀。羅縣長與闔邑人士方擬重建云。

一覩目的物，余色然喜，亟趨前探察。詩刻由離地約二公尺起，全面高一•○八公尺，寬一•四五公尺。舊有之岳和聲詩刻而經磨去者究佔此面積幾何，無從而知。翼王等所作全部勒石，其中之第二部顯係先作先刻，第一、三兩部則後作續刻也。但刊石雖有先後，而同爲初次鑿磨，故能成爲整個的一片平面。余與林雷二子各自摩挲玩索，良久良久，僉以石面平滑，邊沿齊整，而絕無凹凸不平及深淺不齊之斧鑿痕迹，乃共信詩刻自初次刊成後其前後兩部並未經一度磨去而重刻者。此爲整個詩刻確係原本的眞品之第一物證。

繼思自太平天國覆滅後，全國所留之所謂「逆蹟」幾盡被清吏毀去無存，則此詩刻何由得免？余遂以此問題而質同遊諸君子。陳簡兩丈乃報以啓迪的答語。據言，宜山本南疆小邑，於清季屢遭兵燹，人口無多，而北山又在荒郊，懸崖上此一塊詩刻未至惹起後任清吏之注意，固意中事耳。而且自翼王全軍遠引，亂事大定後，邑人即重修佛寺，於此石壁之邊，詩刻之下，蓋造廚房廁所。此兩者今雖廢圮而遺迹猶存。舊址即吾人立足之地。得此掩護，詩刻愈不惹人

注意，而得遺存至今，然亦萬幸矣。余聞而點首滿意，欣然認爲此乃詩刻確是原本的眞品之第二物證。

維時，全體遊伴載笑載言，逸興未艾，羅縣長乃飭從者出茶菓饗客。於咬甘蔗，啖椽柚之間，余再叩問諸君以前有曾到此古洞，曾看此詩刻者否，陳清如丈云：於同治末年初次登山已見此詩刻，時猶在髫齔也，蓋丈今年七十有五歲矣。次則簡葆貞丈云：光緒晚年曾到是處看見詩刻。復次，李君耀東則謂於中華民國初年曾觀此。余乃逕以所聞邑紳林某依原拓本重書重刻之傳語告。衆皆掩口，笑不可抑，咸嗤是說之荒誕無稽，甚有謂此說只能欺邑外人士，而斷不能欺當地士紳者。余乃自思：如傳說果眞，則先之鳩工磨去詩刻，及後之重書重刻，於此小邑中，當是何等大事重事，邑中人士豈有全不知者？而況同遊三君子於三個相異的時期各曾親見厥物，而於此日重蒞北山，重見詩刻，卽深深認識今之所見猶是昔年初覩者無異。余遂承認此爲詩刻確是原本眞品之重要的人證，實具有決斷力之鐵證也。

其後，余又向其他邑人采訪，則衆口一辭，僉謂此確是原詩原刻。且有謂據故老相傳，翼王駐節是地時，一日偕其屬官登山酌酒，乘興賦詩，後乃刊諸石上云云。此又足爲補充的人證。而當年風雅盛事，亦足傳矣。

遊程中，尙有可紀者。在詩刻之下，談笑之間，陳丈更爲余等背誦同治晚年白雲樓門外題壁詩一首（今已湮沒），是爲廣西思恩貢生貴州下江廳知州方憲脩之作，亦步劉雲青原韻而意

頗詆譭翼王等遺作者。其辭曰：「寇滅詩猶在。人非事已空。半崖餘落日。片石吟清風。子弟八千散。關河百二雄。滿腔不平氣。直欲貫長虹。」走筆錄之，足為詩刻多增一件補充的文件證矣。

余以既得獲充分的物證，人證，以及補充的文件證，連同前此初步研究所得之內證及文件證，殊足以斷定白龍洞翼王君臣詩刻確為原作原刻之真品無疑，深覺躊躇滿意，遂偕諸友下山而歸。抵桂林後屬筆撰此稿時，彌覺宜山之行，所獲非鮮矣。

筆蹟之研究

再有一饒有興味的問題所當研究者，即是，詩刻上之書法究為伊誰之筆蹟？

第一、三兩部與第二部字蹟非同出一人手筆，上文已言之。第二部李詩字體近張猛龍，筆力遒勁，魏碑氣味盎然，或即詩人所自書者。至其他兩部，書法亦韶秀，似學歐陽詢，獨以視前者，強弱判然，却瞠乎其後矣。

此兩部六百九十九字，書者伊誰，則殊難鑑定也。近讀廣西大學教授梁岵廬氏所撰「翼王石達開書法索隱」一文（「粵西風土人物散記」之十七，載廣西「建設研究」八卷第五期），強調肯定此皆翼王所親書者。其論斷的邏輯，則是先行肯定貴縣之翼王祖墓碑及殘石柱諸字為翼王真蹟，乃以此為標準，於是從詩刻上求得與墓碑共有之字，兩相比較其結構出筆之異同，

因得絕對的結論云：「綜上觀之，墓碑詩刻互有之字，凡三十有三：計字體相同者，凡二十有九，字體互異者僅四，足徵一腕所成，非同臆測，其出諸石氏，殆無疑焉」。篇末又云：「則凡此遺墨，咸出翼王，殆爲鐵案」。

余於梁君之論，却不敢苟同。質言之，余實根本懷疑詩刻之字爲翼王筆蹟也。理由有三：第一，以常識度之，若謂石氏自書其序文及詩句，猶可入信，但謂其不憚煩而並書屬員十人之作，似出情理之外矣。然第一、三兩部書法固明是同出一人手筆，則可見其非翼王所書。其次，就文字之涵義上推測，試讀序文「爰命將其詩句勒石」一言，味其語氣，非言自書。續言「予與諸員亦就原韵立賦數章俱刊諸石」，此與上句銜接，一氣呵成，可作命人書出勒石之解，亦未涵自書一己及諸員所作之義。至署款「翼王題」，殆專指作序及賦詩而言，實無明示「並書」之意，更未概括屬員十人之作也。

第三，若以鐵定的史實言，梁君之論據益爲薄弱。所以者何？良由其論斷完全是根據一個大前提。卽是，承認石氏祖墓碑及殘石柱諸字爲翼王所書。顧夷考其所以承認之理由不過以「祖墓碑及石柱，舊傳爲翼王所書」（梁原文）。夫此一故老傳說，究爲可信之事實否，大有問題也。考翼王死於同治二年癸亥（一八六三），年僅三十有三歲（有注）。由此上推，其生年當爲道光十一年辛卯（一八三一），而墓碑上固明明大書「道光二十年孟冬月穀旦日立」者矣，則是時翼王之年齡僅十歲耳。碑字固平凡，然迥非筆力軟弱之十齡童子所能寫成。若謂生

長於鄉間而就讀於村塾之十齡稚子而能書此碑柱之字，且能博得「秀挺絕倫，了無俗韻」，至「結體秀整，雅近李更，無醴泉之瘦長，得化度之圓勁」之佳評，恐不足入信也。即使碑柱諸字果其十歲時所書，而謂其十年後之書法「結構出筆」猶復相同，致令後人互相比較而即可認識者，亦殊爲難能。其實，按個人意見，碑字纖劣，而且俗不可耐，殆村夫俗子所寫，其何能比擬詩刻之書法？雖兩者字體偶有雷同，然迥非同爲一腕所成亦明甚。梁君又言：「間諸故老，王在弱冠，書法已工，今觀祖墓諸碑，其言可信」。是其初則輕信故老傳聞，繼則誤以立碑時翼王年已弱冠，故奉此碑字爲其書法標準耳。實則直至今日，翼王眞蹟猶未見發現也（參看拙著「太平天國文獻贋品考」翼王書聯一則，載「大風」半月刊）。總之，梁君之演繹的邏輯，其大前提——墓碑是翼王書法，已根本錯誤，縱使其小前提——詩刻之書法即是墓碑之書法——爲不錯，結論——故詩刻之書法即是翼王之書法——當然是錯斷。矧其小前提亦有可議——詩刻之書法實異於墓碑，則結論更無據矣。

綜觀以上之研究，余固不信詩刻諸字爲翼王筆蹟，亦未得獲何項確據足以作如是之斷定或臆測。最積極的忖度，僅能下結論云：此係翼王命其屬員所書（書李嵐谷詩者除外）。伊人爲誰，則不知矣。願將來再得新發現的史料以解決此問題。

於此可附提出另一研究問題：翼王及屬員十八之作，旣同時勒石，又何以不一氣聯成，而突有李嵐谷一篇古風刊於其間，致使詩刻成爲分隔三部之怪狀耶？此誠解人難索者。姑再提出

假定說以資解釋。余意，此殆因李氏古風先成於半年前，特選右壁上近岳和聲詩刻處最優越之地位以刊之。及翼王等詩既成，欲使同是一家人之作品合刊一處，於是奉命握筆者依照李詩格式之高下，字樣之大小，及每行字數之多少，錄出諸作，以及劉氏原詩，乃付差官鳩工勒石。奉命辦差者，先於李詩右旁鑿磨石面刊字，但因面積不敷（蓋再右則爲石壁盡頭處，無石可用，此余遊白龍洞時所曾親自考察者），祇刊得第一部，乃任李詩仍舊不動，而續刊餘詩於左方焉（舊有之明人岳和聲詩雖未知原在何處，總因適當其衝故磨去）。差官與石工俱不文不雅之輩，又在軍事倥傯期間，率意妄爲，草草了事，卽便交差塞責，此固意中事也（第三部朱詩忽又與第一部高低不齊，足徵潦草）。縱此假定說爲不足信，亦可信詩刻之如此安排，必由於一時錯誤，而決非出自特殊意匠者也。迨刻工方竣，而全軍已動員作總退卻矣，於是乎詩刻遂遺留至今。夫太平天國一切「制度考文」均力圖「革故鼎新」，故新奇怪異之創作已不一覩。不圖並此風雅遺蹟，亦復如是，雖非初意所及，而實關金石學之奇觀。嗚呼，太平文獻，眞匪夷所思者哉！

結論

事實之斷定是一回事，而價值之斷定又是另一回事。宜山詩刻，經上文之硏究，已可確證其爲眞詩眞刻，此事實之斷定也。今復略論此詩刻之價值，以作本篇之尾聲。

夫太平天國之役原爲極有意義之革命運動，不幸因主觀上自蹈多種的錯誤及客觀上遭遇不利的條件（如外人助清），以至功敗垂成，然是舉實爲民族革命之前驅，影響於國民革命者綦深綦大，必於國族歷史中永佔光榮之一頁，此固余之所深信弗疑者也（詳論具見拙著「太平天國之盛衰興亡觀」）。乃自大業中隳，全軍覆滅，建國十四年間之一切文物所遺，幾盡爲清吏所毀，其得倖存者極尠極尠，遂使數十年來全國人士無從知其眞相，因而輒有持成王敗寇之迂說及忠君大逆之謬見以評隲史事，月旦先烈者焉，良可慨已。幸而近年以還，經海內學人之多方努力，始從國內國外重新發見太平天國所遺文物百數十種，類皆饒有價値之新史料，故其建國置制之歷史眞象漸現曙光，而其革命意義亦日漸顯露。然則在此整個戰役中誰順誰逆孰功孰罪之一問題，豈非卽可明判矣乎？

太平天國之役既爲有意義的革命運動，則其一切文獻在民族文化遺產中皆有相當的歷史價値，自不待言。惟是其所遺文物中，石刻一類，合舊遺留與新發見計，尙未多覯。以余所見所知，至今祇得六種。（一）（二）嘉興「永安」「長樂」兩砲臺石碑各二件（看「逸經」十四期拙著「嘉興訪碑記」）；（三）梯王練業坤墓碑一件（藏南京古物陳列所）；（四）貴縣翼王祖墓碑及殘石柱各一件（看民國「貴縣志」）；（五）常熟報恩牌坊碑一件，另石製「天朝牌樓」卽報恩牌坊一大座（看「逸經」三十二期拙著「常熟訪碑記」）；及（六）宜山白龍洞翼王君臣詩刻。而六者之中，又僅有宜山詩刻爲天朝人物之文學作品。（常熟石碑駢文固洋洋

巨觀，但不過是邑人稱頌忠王功德之辭，雖足藉覘種種德政，自有歷史價值，究非太平朝本色文學。）是則此詩刻之存，誠鳳毛麟角，亦名貴之甚者矣。可不寶諸？

不特此也，坊間所流行之翼王遺作，若文，若詩，若書翰，若示諭，若日記，若墨寶，若繪畫，若供辭，亦甚夥矣，顧大都是贋鼎（詳細考證見拙著「太平天國文獻贋品考」，載「大風」三十期以下及「廣東文物」）。以余所知，翼王所遺文獻眞品，僅得：（一）致曾添養訓諭一件；（二）安民告示一件（以上兩件載「賊情彙纂」卷七）；（三）「給恩丞相楊福賢職憑」一件，故宮博物院藏（有影印本）；（四）（五）四川發見之遺札三通，其中兩通可信爲眞，惟仍有一件是「眞書僞束」（統見「經世」半月刊簡一山考證文）；（六）供辭（此原是口供，由書吏筆錄，當經竄改而後入奏者，載「駱文忠公奏議」）；及（七）宜山石刻之五律詩並序：如斯而已。（「逸經」第三期所載其黔西遺詩七絕一首，或係眞品，未敢斷定。其他與各王會銜之奏章公牘文告及以下發表之三十歲壽慶門聯，當非其自製者，均不列入。）而數者之中，宜山詩刻又爲其所遺詩文之唯一的眞品，碩果僅存，其價值之高，不言可喩矣。

抑有進者，余讀詩刻諸作，對於翼王之志行與人格之認識益深，且景仰益甚焉。夫石氏，廣西貴縣鄉間一富農耳，因讀書明理，富於民族意識，乃於金田舉事之初，傾家附義，舉族從征，尋而位列開國五王，身爲擎天一柱。定鼎金陵後，乃奉命西征，大伸天討。圖皖鄂則所向有功，入江西則幾克全省。動勳聲威，固時將莫匹，文章道德，更國士無雙。其行軍也，智勇

衆備，其爲人也，才德俱全，甚至曾國藩奏疏中亦稱其「挾詭詐以馭衆，假仁義以要民」（見「弟子記」），語出勁敵之口，足爲鐵證矣。洎乎閱墻起禍，遂爾闔室銜寃。及仇讎授首，大恨稍平，而親貴弄權，半籌莫展。既飽受羣小之多方「挾制」（忠王語，見親供，原文誤作「抑制」），乃頓悟豎子之不足與謀。新時也，其心良苦，而其計已窮。強留耶不能，反叛耶不可，降清耶不屑，自殺耶不甘。卒乃下大決心，行大計劃，潔身引退，率部遠征。若謂其行動究非大忠，千秋雖不無可議之處，而論其苦衷誠不得已，後世亦自有同情之人。然所可欽佩者，則此後固已自立門戶，但始終未嘗另換旗旗。既不與天王爭奪地盤，惟圖爲天朝擴充疆域。細讀石刻詩文，可見其奉行天朝正朔如故，篤信天朝宗教如故，遵依天朝體制如故，實行天朝理想如故。更證以他種史料，則其冒戴天朝爵銜，佩用天朝印綬，而且遙奉天朝「眞主」，復一一如故。（天朝內遙加以「太平天國九門御林開朝公忠軍師殿左軍翼王」之榮銜，見辛酉十一年新曆，載「太平天國叢書」三册，惟其仍沿用舊銜。其全銜及印文曰：「眞天命太平天國聖神電通軍主將翼王」，見「給恩丞相楊福廣職憑」。又末年在川致駱秉章書仍有「捐軀稍可仰對吾主」之語。）不辱唯是，迹其存心，究其德性，尤足多者。夫以翼王前此在朝之備受委曲已極可憐，而其後末路之慘遭敗亡尤爲可痛。然而自詩刻以至末期之書翰以觀，則從無一句怨語，不出一句惡聲，於人無尤，惟嗟命舛。嗚呼！此大英雄亦大君子哉！宜山詩刻確能充分表露其磊落光明之志行與崇高偉大之人格者，洵太平天國文獻之極珍品也。

註一：原刻李遇滏詩末句，「鈎晝」疑爲「鈎畫」之筆誤。又朱衣點詩中五六兩句有二「遂」字相連，下「遂」字當係「逐」字之筆誤。

註二：關于翼王年齡之斷定，有下列三項證據：

（一）翼王供辭自云「現年三十三歲」，時在同治二年（一八六三）。供辭經余考證，認爲大致可信。

（二）據「賊情彙纂」卷一翼王小傳言其「年約廿餘歲」，書成於咸豐五年（一八五五）。

（三）近遊宜山白龍洞時，陳濤如丈並爲余背誦翼王曩駐是邑時舉行祝壽之門聯，詞曰：

五載佐龍興仗白旄秉黃鉞遐邇爭庥會見有嚴有翼

卅年開壽域月仲春日中浣岡陵晉祝欣看來享來王

時爲咸豐十年二月中旬，翼王適逢三十初度，此與上兩條所言時期吻合。是故翼王年齡可作鐵定，如上文所言。

又：自太平天國元年起至六年秋間內訌時止，翼王一心一德「羽翼天朝」（永安封王原文），爲期五年有餘，其後乃率軍遠引，故上聯有「五載佐龍興」之語也。實則改爲「六載」較符史實。「五」字或傳聞之誤歟？合併註明。

附言：是聯詞藻豐美，氣魄雄厚，涵義對仗，並皆佳妙，句末運用詩經句，分嵌「翼」「王」兩字尤爲工整而自然，獨運匠心，的是傑作，足見幕府多才矣。天朝當日最

尙對聯。凡各衙署府第聯語必分嵌主官爵銜，運用成語，堆砌典故，或工或拙，光怪陸離，不一而足，風氣所趨，蔚爲文化奇觀。而求其能如是聯之精妙者，尙不多覯。是聯向所未聞未見，是爲宜山之遊之新發見，玆發表於上，殊足增富太平天國文獻也（天朝門聯多副載「賊情彙纂」卷八）。

又：民國「貴縣志」卷十七前事志有云：「九年十一月太平天國電通軍主將翼王石達開回駐貴縣」。又云：「按（潯州）府志載達開回貴縣係九年六月，附註則謂十年四月，均誤」。今得此聯爲證，可見翼王於十年二月尙在宜山祝壽，縣志所言時期與史實不符。更證以「平桂紀略」，則翼王遲至十一年五月方回原籍。兩志皆誤。事關翼王在宜山事蹟，故附註于此。

三十二、四、四、成於桂林疊綵山館之簡居

五　洪德泉考

今年春余過桂赴渝，承黃丈子敬（鍾岳）出睇所藏古物，中有平錢一，而文曰「洪德通寶」，背無文。余見而訝焉，趣告丈曰：「此勝清咸豐間在粵東響應太平軍之陳開入桂稱王後所鑄者，誠罕見可貴，丈其寳諸！」丈即慷慨割愛，舉以爲贈，俾作研究太平天國史之助，至可感也。抵渝後，又蒙老友何覺夫教授自桂郵寄「洪德通寶」平錢一，蓋前受余所託極力搜羅而得者，洵有心人哉！

玆以前後所得兩泉作比較研究。二者面文俱同，背亦無文，且皆肉好周郭。惟所異者，黃丈所贈泉，製工纖陋，質雜鉛錫，而字畫笨鈍。至何君所贈者，則製作甚工，質爲純紫銅，綠色斑駁，頗足欣賞，且字體端楷，禿勁有致。兩泉精粗優劣一目了然。况大小不一，後者圓徑亦比前爲較大一分，是則兩者非同一罏所出明矣，而予最先肯定其爲陳開物，轉成問題。

考吾國歷代帝王朝號，均不見有「洪德」之稱。惟於正史而外，其以「洪德」爲號者，乃得二人焉。一即陳開，其鑄「洪德通寶」泉，固鑿鑿可考（詳后）。其次爲明時安南王黎灝，灝於明英宗天順三年（一四五九）襲位，至孝宗宏治十年（一四九七）死，謚聖宗，在位三十八年，改元者二：一光順，共十年（一四五九——六九），二洪德，共廿八年（一四七〇——





安南黎灝錢

九七）。前人以其先世由叛篡得位，輒不認爲正統而稱爲僞王（見「明書」「四國傳」安南篇，又見徐延旭著「越南輯略」鈔本）。歷來安南制錢流入吾國者已不一觀，此後一泉，乃絕類之。且其製作之精，銅綠之古，斷非數十年前之土寇所能鼓鑄者。重以獨在毗連越境之廣西所發見，是則斷定厥貨爲四百年前安南王黎灝在洪德二十八年內所鑄之物，不亦可乎？至其他工爐質雜，而圓徑較小之一品，乃以歸諸陳開，可無疑義矣。質諸古泉學者，以爲當否。



陳開錢

至陳開鑄錢史實，復略述如次，是蓋茲篇之研究主題也。

初太平天國天王洪秀全既克定江南，奠都金陵，即祕密遣使回粵運動志士響應（見東華續錄咸豐四年八月十七日上諭），蓋亟謀斷清軍財源物資與兵員之接濟，亦圖自獲富源，兼得通海之路也。至是，三合會首領佛山陳開，首先糾黨響應，於咸豐四年五月揭竿起事。有伶人李文茂者，鶴山人，充二花面角式，擅武藝，即在會城近郊舉旗響應，而以諸伶工爲基幹。各邑土匪與會黨，亦

紛紛舉事，作一致行動。一時，廣肇惠韶諸府首纏紅巾之反清健兒，數以百萬計，十四州縣以及肇慶府城，皆爲其佔據，此即所謂「紅頭賊」之亂是也。（雲茂史籍均作文茂，此據粵中僾外傳說，因粵語「雲」與國語「文」同音，而著書者多非粵人，故誤「雲」爲「文」。）

雲茂率三路大軍圍攻廣州，久不能克。而開則以十餘萬衆竭力由佛山衝出，謀與雲茂會師，以共圖省城，乃卒爲南海諸鄉練勇所遏阻，不能與雲茂軍取得聯絡。結果，李陳兩路軍先後爲總督葉名琛，參將衛邦佐，肇羅道沈棣輝，暨南海順德練勇統領謝效莊等兵勇擊破，附城軍先潰敗，佛山鎮亦失守。冬間，陳李各率殘部中途會合，西退至於肇慶。各州縣府，遂陸續爲官軍收復。是役也，葉名琛以最兇酷殘暴之手段對付粵人，株連甚衆，被殺者殆以百萬計，誠粵省千百年來之大刦也。（粵人被屠殺數，據葉氏自述已達數十萬，見「大風」五十七期拙譯「葉名琛浮海記」。）

其時廣西艇匪鶴山人梁培友，適新敗於右江道張敬修，乃率衆沿西江東下，至肇慶，即與陳開李雲茂聯合，仍奉開爲首領。敬修亦奉命東下追擊，與粵軍沈棣輝等前後夾攻。開等莫能拒，復棄肇慶沿江岸西上，經梧州，入藤縣，據大湟江，仍擁衆數萬人，此則咸豐五年四月間事也。（參考陳坤「平粵紀略」。另有陳金剛鄉金等一股，亦由粵竄桂，經賀縣據開建等縣，茲不贅述。）

入桂後，開等合力攻潯州府（今桂平），圍城九十餘日，卒於八月中破之。陳開據城府，

稱鎮南王，建國號曰大成，以潯州爲秀州，稱秀京，改桂平爲秀水縣，平南爲武城縣，貴縣爲懷城縣。土匪黃全義黃鼎鳳等紛紛歸附，勢大盛。「洪德通寶」者卽其稱王後開爐所鑄，蓋以「洪德」爲年號也，故開亦有洪德王之稱（鑄錢原文見「平桂紀略」及「潯州府志」「桂平縣志」，稱洪德王則見府志）。以一無識土寇，嘯聚村野無賴，據地稱尊，而創建政制，旣不得良工，不得良法，不得良材，而居然開爐鑄錢，則又無怪其所製出之貨如是其陋劣也。

六年冬，開改稱平潯王。梁培友據平南，稱平南王。七年，培友戰死，開兼領其衆，勢力愈大，橫行桂東一帶數年，官軍莫能敵。

李雲茂自破潯後，率部西進，復聯合廣西股匪，軍力亦大增。六年九月，由象州圍攻柳州，翌年二月破之，旋自立爲平靖王。事事效法陳開，設官封職，建置政制，復遣軍攻佔其他府縣，改融縣爲玉融州。遠至慶遠府一帶，均爲其所有，儼然獨立稱尊，與開並駕齊驅矣。根據以上史實，予曾斷定「平靖勝寶」泉乃爲其所鑄，蓋以其亦師法陳開之鑄「洪德通寶」泉，而自用其平靖王號也（看拙著「平靖泉考」）。

八年四月，開與雲茂約，分東西兩路，夾攻桂林。按察使蔣益澧，親率湘軍（號稱果勇）分路禦之。雲茂西路軍萬數千人，至距會城六十里之蘇橋營焉。其軍旗高達六丈，上有「平靖王」擘窠大字。時果勇僅二千，益澧不敢正擊，乃用計：留五百人當前面兩江墟，於晚間暗調兵至後方，翌晨則改換旗號又開至前線，由是多增旗幟，故爲疑兵，而暗遣精銳千五百人繞道

抄其背。雲茂果屯兵觀望，不敢驟行進攻。益澧俟佈置完備，前後夾擊。雲茂一戰而敗，率部退回柳州。而陳開之東路軍，已由昭平入永安至桂魚塘，將攻省城，至是亦敗退，回梧州。兩路軍犄形的會師計劃，卒被遏阻（雲茂兵敗事跡係據黃子敬丈所說，餘見「桂平縣志」）。尋雲茂亦受傷。節節敗退，根據地盡失，乃謀入貴州，遇阻，復狼狽回桂，卒斃於懷遠山中。此九年十月間事也。陳開聞訊，急率部馳至，復佔柳州諸地，並收領其餘黨（此見「平桂紀略」及縣志）。

陳開既先後收培友雲茂兩部，及與多股土匪聯絡，勢更熾，屢勝官軍，橫行水陸。惜其只事刼掠與享用，而不圖進展，始終不能完全響應太平軍之初志，而實行其民族革命之宗旨。延至十一年，蔣益澧（時已陞布政使）積極進剿，得廣東碣石鎮總兵李揚陞率舟師來桂助戰，又得各屬團練之合作，於是由梧州進兵，水陸並發，大舉攻擊。開軍率非其敵，大敗於平南縣屬之丹竹墟及烏江口，旋並失潯州。開先期率部逸出，知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返旆軍次大墟，欲奔投焉。詎料翼王聞湘軍將至，即引軍先退入思恩境。開於是進退無據，轉欲赴貴縣，依黃鼎鳳股。至大灘爲邑紳陳琦團總賴聯桂計擒，解府斬首。（迄今貴縣仍有罵人語曰「衰鬼陳開」。據羅爾綱先生言。）餘黨四竄，或展轉得歸翼王部，或亂改投貴縣之黃鼎鳳（時已稱章王於貴縣之大平天嶺），及開建之陳金剛部。鼎鳳於同治三年，爲布政使劉坤一所擒斬，而金剛則已先一年爲部將鄭金所賣，殺之獻降，兩部盡滅，「紅頭賊」之亂，至是告平（見廣西

「股匪總錄」，「平桂紀略」，「貴縣志」，及「平粵紀略」）。

是役也，歷時十年，禍延四省（湘贛亦受禍），死人百餘萬，以響應太平天國革命軍起，而以土匪流寇荼毒人民殘害地方終，卒至全部滅亡，曾無少補於民族革命運動，而所遺留於今者，祇得幾頁血汚滿紙的地方史册，及故老相傳慘不忍聞的殘酷故事，與夫此一枚工麤質雜而字劣的「洪德通寶」銅錢而已。余歷年蒐集太平天國文物，所得太平朝泉幣已達百種有奇，即平靖錢亦逾十種，獨此品尚付闕如，向以爲憾。今承黃丈之贈，得如願編入余之「太平泉譜」，私心固自慶幸，然而在考證其物其事之際，每一念及我同胞與鄉邦當年，因此役所受之兵燹奇災，未嘗不覺餘痛之在心也。

卅一、十二、七、脫稿於桂林

稿後：

本文寫成後閱數月得讀「古錢」一書，中載丁福保著「古泉學綱要」，內安南泉幣篇引「東亞錢志」云：「洪德通寶錢，黎聖宗洪德（其元年當明成化六年）年間鑄」（頁六九）。又同書衞聚賢編「古錢年號索引」有「洪德通寶」一條，亦以爲安南黎灝（一四七〇——九七）所製（頁一三〇）。足證實余說。惟陳開鑄洪德錢事，則未見提及，則余之臆斷以雜質劣貨歸諸陳開，仍不無可疑也。三十二，四，十八，又文補志。

六　平靖泉考

余因蒐集太平天國泉幣而得「平靖」泉數十品，蓋以時人之研究古泉學者，皆以爲是屬太平天國者也（詳后）。據余所藏，平靖泉大致可別爲八類，共二十三種。先分別說明之。

（一）平錢一種，面「平靖勝寶」，背「御林軍」，肉好周郭。

（二）平錢一種，範比前者（一）略大，餘同前。

（三）平錢五種，面「平靖勝寶」，背「前營」、「後營」、「左營」、「右營」、「中營」，「營」字減筆作卄頭，「中」字篆書，肉好周郭，製作頗精。

（四）平錢六種，面「平靖勝寶」，背「前營」、「後營」、「左營」、「右營」、「中營」、「大營」，肉好周郭，範比前者（三）略大，惟工粗字劣（左營二枚獨佳），疑多翻製，或有贋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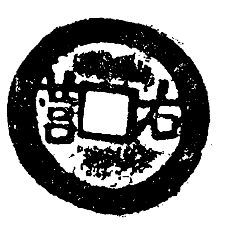
（五）平錢一種，面「平靖通寶」，背右「中」字篆書，肉好周郭，範最小，工甚精，而獨見此品面文不作「勝寶」，故可異也。

（六）大錢二種：（1）面「平靖勝寶」，背上左右「御林軍」，下橫「當十」；（2）面「平靖勝寶」，背上「興漢滅滿」，左右「禱天福武正軍」，下橫「當千」，禱字行書。兩

品，「當一」均作「当」，背肉好周郭，當千者特大。此兩種製工較粗陋，而後者文字及軍名尤怪異，殊可疑焉。

（七）軍錢六種，而「平靖勝寶」，背「眞忠軍」、「常勝軍」、「長勝軍」、「長生軍」、「護武軍」、「禱天軍」，此六種製工字體均極粗劣，軍名怪異，疑多贋鼎或翻製品也。惟近在杭林黃子敬丈（鍾岳）處獲觀「長勝軍」一品，製工銅質均佳，堪信爲眞品。

（八）鐵質錢，範同（四）（七）（八）三類，疑皆贋鼎或翻製品。



以上「平靖」泉，都八類，共廿三種（末類多種合算一種），眞品，翻製品，或可疑的贋鼎，一並表列，俾見全貌，亦以留待將來更爲精詳的考證焉。

考「平靖」泉流傳國內歷數十年，海內藏家及學人幾盡以爲是屬太平天國者。如方若（藥雨）氏「言錢別錄」中之「中國古錢歌」有云：「……太平開元文武錢，考制歸諸洪氏物。後鑄平靖勝寶錢，背營前後左右中，無背同屬僞王錢」。原註云：「無背文者疑石達開入川時鑄」（頁十一）。（按：無背文之平靖泉，余尙未之見，固知所藏未備，仍有遺珠也。）又戴葆湘著「關於平靖勝寶」一篇有云：「然泉之爲太平製作，諸同好却已公認不諱。惟查考史籍，天國時似無平靖年號，於是疑清疑靖，羣見不一。……清鑑載「辛亥咸豐元年閏八月甲申，洪秀全入永安，稱天王，建太平天國」。……御林、長勝、當係天王之基本軍隊。……如究其爲何年鑄造與平靖之意義，清鑑又載：「甲寅四年，太平楊秀淸遣石祥貞等，會漢黃各軍，渡

江陷岳州，分撥靖江（港），並入湘陰城。（原註：時曾國藩督師靖江，戰敗投水得救。）」按國藩為清之健將，自率軍以來，戰無不利。此次太平軍竟得全勝而平復靖江，洵屬大喜，乃鑄平靖泉，美之曰勝寶，背註前後左右中營及御林長勝等字樣，用以撥賞各將士，藉資紀念，至通寶背篆「中」一品，或係後鑄之行用泉，因其製作字體，均較前者端正」（載「古泉學」一卷四期頁二十）。即丁福保、衞聚賢、二氏，亦以「平靖」泉歸諸太平天國（見丁著「古泉學綱要」頁五九，及衞編「古錢年號索引」頁五五，統載「古錢」一書）。又據其他古泉學者及一般的傳說，輒以此係太平軍在廣西初起事時所鑄，而或則以為是太平軍士隨身佩帶作祕密標志之用者。惟日本游仙堂主人編纂之「東洋錢貨年表」則未以此泉列入各時期，想其未之見也。

余對於以平靖泉為太平天國物一說，向抱極端懷疑的態度，不敢置信。理由如下：

第一、考吾國千餘年來泉幣制度，鑄錢輒用帝王年號，東亞各國亦然。洪秀全創建新朝，自始即號「太平天國」，原以此國號紀元，從未有用「平靖」年號者。所鑄錢，就余所藏，已逾百種，文皆曰：「太平天國聖寶」，或「太平聖寶」，或「天國聖寶」，間或作「通寶」（另有「天朝」、「皇帝」、「開元」、三品，是例外，然皆有問題）。彼輩對於名器，正朔、典章、冠服、旗幟、印信、軍制、官制、朝儀、稱謂、種種王朝新制度，悉行嚴格規定，絕不能稍事假借，或通融妥協，或苟且了事。鑄錢為何等大事，奚能捨其新定之最尊的國號而用毫

無來歷之「平靖」二字耶？

第二、再考太平軍制，前後左右中營名稱僅施諸軍師所統率之五個師帥以爲區別之用，如前營師帥是，直等於現代之番號。軍師之上，亦用前後左右中名稱，如「前一軍軍帥」是。將軍、總制、監軍、三職，更用炎水木金土五行名目，又分壹貳叁……號數，並用天干字樣，如「炎一正將軍」、「水二總制」，「木正木一甲二監軍」是。但軍帥之上不再用「營」字區別（見「賊情彙纂」卷三「僞官分表」）。是故太平軍中之「營」，只是編制中師帥稱號之通名，而非全軍組織系統中之一個固定的單位如當年清軍之營制或現今師旅團營排之制也。至其全軍之組織則總分爲前後左右中五大軍，各以主將統之，如起義五王各統一軍，東王爲左輔正軍師中軍主將，……翼王爲左軍主將是。其後朝內雖另有殿×軍等殿前後左右中五軍之稱（但無主將之職），如干王洪仁玕全銜係殿右軍字樣，而朝外作戰軍隊仍大致分爲五大軍，各有主將如原制。是其大本營編制中之最高級的單位從無用「營」之名號亦明矣。幣制是國家大事，又奚能妄用區別師帥之營號耶？

況「御林軍」之名目，亦不符太平軍制。天朝雖有「九門御林」之名辭，但皆繫於最高級的王銜全銜之上，——如「太平天國天朝九門御林開朝公忠軍師殿左軍翼王石」（見「辛酉十一年新歷」，載蕭一山編「太平天國叢書」三册）。此外，亦有「御林侍衛」，及「御林兵馬」之稱。然是兩者之所謂「御林」，殆天朝天軍一種尊稱或榮銜，而並無一御林軍」之特別單位

也。至其他「眞忠」、「長勝」、「長生」、「護武」、「禱天」等軍名，縱諸泉俱是眞品，各軍亦絕非太平天國前後各期軍事編制中所有者。忠王李秀成後封眞忠軍師，但「眞忠」二字是冠於軍師上之封號，等於翼王之「公忠軍師」及干王之「精忠軍師」，而未見用作一支特別軍之名號也（辛酉十一年忠王銜稱「忠義宿衞軍」，亦爲榮銜，見新歷）。

第三、如謂太平軍以某役勝利（如上引戴葆湘文謂「平復靖江」），或某種軍事行動（如友人某君謂「平靖」取義等於封北伐諸將爲「平胡侯」「靖胡侯」之義），則捨去國號而爲紀念某役以特鑄此種錢，亦無是理。綜太平軍前後在各處之勝利，如破武漢，克金陵，取蘇浙諸役，比靖江之捷爲尤要尤大者，而從未有此等紀念錢之開鑄。至北伐一役，則出師於克金陵後不匝月間，斷未及開爐鑄錢，其後則全軍覆沒，更不値得紀念矣。是則「平靖」泉爲勝利紀念品之說不足信矣。

持以上三理由，吾敢斷定平靖泉非太平天國物。然而在積極方面，此泉究是何人所鑄者？經十餘年搜討之工作，年前卒於「平桂紀略」及廣西「股匪總錄」二書中，尋得線索，而提出新答案。今將史實與理論簡略書出，以供研究。

平靖泉者，廣東鶴山李雲茂（官書作文茂）在粵起事響應太平天國失敗後入桂稱王時所鑄者也。緣雲茂於咸豐四年夏與佛山陳開揭竿而起，直撲廣州，圍攻多時不克。陳開旋亦大敗。冬間，兩人率餘部會合西退，至於肇慶。繼而與由桂入粵之艇匪梁培友聯合，相率入桂，時

咸豐五年四月間事也。八月，陳開等破潯州，據而自稱鎮南王，後改稱平潯王，開爐鑄「洪德通寶」錢。六年秋，雲茂自率本部健兒西進。九月，由象州進圍柳州府城。七年二月，破之，即以爲根據地，並佔慶遠，融縣等郡邑。十月，雲茂自稱平靖王。至八年四月，爲按察使蔣益澧之湘軍所敗，佔地盡失。雲茂奔赴貴州黎平。十月，回粵謀再舉，旋斃於懷遠山中。餘黨復歸陳開（全役史實詳拙著「洪德泉考」）。

根據以上歷史的事實，余以爲「平靖」泉必是李雲茂稱王於柳州一帶所鑄者。蓋其時彼已與陳開分道揚鑣，自樹一幟，擁平靖王號，居然自行設官授職，改郡縣名，已具創立新朝之規模，事事仿效陳開所爲，乃並師其在潯鑄「洪德」錢之事，而自行開爐鑄錢。文爲「平靖」，正合其王號也。稱爲「勝寶」，則顯見其部俗不文及務求吉利之心理矣（「通寶」爲例外）。再考平靖泉本由廣西流出湖南以至長江一帶，而清季廣西一省會黨股匪紛起，先後大小不下百數十股，即他省反清之軍亦屢興，綜計自立爲王者大不乏人，惟歷年來其以「平靖」稱號而兼略具開朝創業之規模者，僅得李雲茂一人而已。具此理由，依此邏輯，余所以斷定「平靖」泉爲其所鑄者也。（按：元有靖州路，屬湖廣省，明復降爲州，清屬湖南省。至臨桂一帶則號稱靜江府，屬廣南西路。元爲靜江路，屬湖廣省，明始改爲桂林府。太祖封其從孫於此，稱靖江王，當係與靜江二字混用。李雲茂之平靖王號，亦根據此。又按：雲茂出身伶工，充「二花面」角式，幹部亦多粵中優伶，類皆擅武術，驍勇善戰者。廣東戲行原有瓊花會館之組織。自雲茂率

班中子弟起事後，清吏乃毀會館，禁粵劇。多年後，有舊遺伶人武生新華等，圖謀復興，多方設法，始得實現，而仍須借京戲班爲幌子，再立會館，易名爲「八和」，至今故例相沿，於接定戲單上仍書訂演京戲若干套云。雲茂事蹟及粵劇沿革，詳麥嘯霞遺著，載「廣東文物」。桂詩人況澄少美句云：「桂海冀衡方略定，黎園子弟又登場」，卽詠雲茂事也。）

以上所陳，爲余三年前推翻前說而自抒所見之獨斷也。今年春三月，以考察太平天國史蹟事赴柳江，承馬平張任民將軍介紹謁見其尊人幼槎（邃齡）世丈，並蒙出丈所著「見聞錄」未刊稿，中有李雲茂（原稿仍作文茂）攻佔柳州前後實情一篇，紀述綦詳，多爲册籍所未載之史料。丈今年八十有五歲矣，昔於柳州亂事平定後未久卽遷寓是城，見聞眞切，自是可信。原文備言雲茂在柳稱王後開爐鑄「平靖」錢事，大足以證實余說之非謬。玆轉述其大要於後，以作上文考證史料之補充。

柳州府爲廣西重鎮之一。道光中葉，地方富庶，居民達十五萬餘人。咸豐六年九月，李雲茂率部數萬人由潯州向西北進，先陷象州，隨溯江而上，進圍柳州府城，連營數十里，晝夜環攻不息，提督奕應龍借辭防堵，先事逃避他方，至是竟不回援。十月，攻軍由北門外江西會館挖地道以地雷轟城，城垣崩倒七八丈。時値南風大作，塵土磚石吹落城外，反擊斃撲城先鋒數百人。城守參將湯遇珍，游擊韓鳳等，督同兵勇民衆合力抵禦，堵塞缺口，攻軍莫能衝入。

鳳，固投誠賊首也，至是賊性復發，恃功專橫，自稱大元帥，勒索商民，強擄婦女，魚肉人民，城被圍久，糧盡援絕，居民食草根樹皮皮箱以充饑，尋亦告盡。於是餓殍徧城，其倒地而氣未絕者饑民爭割食其肉。鳳私請於雲茂，得讓路逃出。市民男婦老幼萬餘隨行。鳳部由西門出，雲茂俟其過去，即以馬隊數百包圍難民。民衆急退回，則城門已閉，不得入，跟蹌湧擠，死於城外大濠內者以萬計，可謂慘矣。

李部圍城將半年，以兵民堅守難破，而糧又不繼，謀解圍去。適城內有土霸密與雲茂通款，謂城內糧絕難再維持十日，並運糧接濟其軍，雲茂由是攻城益力。另有土棍爲內應，開城納之，城遂失守。李部蜂湧而入，深掠刼殺，大肆暴行。城內婦女自殺者千八百餘人。此咸豐七年二月初七日事也。柳江水師扒船管帶張彪原爲右江道孫蒙招撫之賊首，至是降於雲茂。孫蒙於城破後被執，彪力保其全家性命。已而蒙備受雲茂譏諷，以全城文武皆殉難，知不能苟活，遂仰藥自盡。「昭忠錄」謂其被賊臠割慘害云云，實僞飾之辭也。

「文茂僭城，自稱平靖王。鑄平靖通寶錢。設丞相，都督、將軍等官。改柳州府爲龍城府，馬平縣爲瑞龍縣。以周家祠堂爲王宮。……文茂無妻，柳州人呼其妻爲嫂。時有流行諺語云：『檢得黃金不是寶，拿到王娘當大嫂』。……後孫蒙靈柩出城之日，張彪會羣賊用廣東班唱『六國封相』之旗傘送之下船。……每逢朔望，文茂率文武諸官至各廟行香敬神，頭帶紫金冠，上插雉毛，身穿黃緞綉龍馬掛及綉龍長袍，腰掛寶劍，五光十色，居然一堂廣班角式也。

瑞龍縣不能理民情，由龍城府管之。民間有訴訟者，官爲廣東人，不通柳州語，不能判斷，輒將兩造綑縛，以小艇載而沈之江中，罵曰：『囗囗媽，你們愛告狀，送你去水龍王處打官司可也』。爲官者冠服坐公堂久，不能耐，即從頭上取下紗帽，拍拍頭，用力扯脫袍靴，放在公案，赤足入廚下，手提菜籃，即往十字街雜民衆中買菜而回，此其時官場現形也」。

「八月間，雲茂遣張彪攻慶遠府（今宜山縣）。守城將官有提督奚應龍及右江道張凱嵩，皆棄城遁。張彪破城後，雲茂委爲都督，另委雷公掌、黃池爲元帥，梁勝爲慶遠府知府。」（以上節錄「見聞錄」原文，並參以張丈口述。）

時，桂林守兵無多，且劉沅所部匪軍潮勇在城內滋擾至甚，人民慘受荼毒。巡撫勞崇光莫奈之何。而全省各府縣多陷賊，壘城獨存，內外險狀環生，岌岌不可保。幸得全州知州蘇鳳文飛稟湘撫駱秉章乞師。秉章乃令候選知府將益澧率湘軍水陸師大舉援桂。益澧先設計消滅會城匪軍以除心腹之患。至八年二月，雲茂與陳開兩路夾攻桂林。益澧率師迎敵。四月，大敗雲茂軍於蘇橋，即乘勝追擊。雲茂既遁回柳州，急遣水師駛赴白沙以下江面，圖阻湘軍水師進攻。詎料益澧出奇制勝，水師至雒容即行登岸，抬船至垎垢，于是反佔柳江之上游。雲茂大驚，疑白沙水師盡覆沒，及湘軍迫近，即棄城出走，逃至貴州黎平，其後死於傜山。益澧於五月十四日收復柳州府城。平靖王李雲茂佔據柳州稱王鑄錢之始末實情如此。

此外，尚有一事，附爲申說，足資吾人作平靖泉考據工作之消極的助證。其時，廣西另有

股匪首領名黃金亮者，本在清軍任職都司，乃叛而為寇，糾黨滋擾地方。李雲茂據柳州後，往依之。據「平桂紀略」及「股匪總錄」言，金亮原亦以響應太平天國為宗旨者，故初稱「太平天保」，後又建號「平靖王」，所部分為前後左右中五營。余向亦疑其或有鑄「平靖」錢之可能，不過因其只是流寇，而政制規模與攻城掠地遠不如李雲茂之大之多，且既投雲茂麾下，斷不能再用「平靖」尊號。故未敢論列，惟此問題仍耿耿於懷，無由解決也。及在柳州得讀張丈「見聞錄」全稿，見另有一篇專敘黃金亮變叛事者，謂其稱號實為「平清王」。乃恍然大悟，相信此實清季之編纂官書者因忌諱而故改「平清」為「平靖」，等於他官書之改「平胡侯」「靖胡侯」等為「平湖」「靖湖」也。夫如是，則李雲茂之平靖王號，確為胡清一代中獨一無二者，絕無疑義。

綜上史實以觀，則「平靖」泉之為平靖王李雲茂所鑄，殆可斷定為鐵案矣。

此篇初稿原於廿九年在香港所寫，曾刊諸「廣東文物」卷下「太平天國文物」篇中。去年，曾以原有一部分資料移在「洪德泉考」。茲綜全加整理，另以新得史料補入此篇，修正全文，重寫一過，避免重複，而使各成獨立並存之兩篇焉。

三十二年四月十八日又文附識於桂林

七　太平天國幼贊王家書並跋

一　家書原文（標點新加）

幼贊王蒙時雍書致

四叔上信

二叔上國同覽：分別十載有餘，渴想殊深。廻憶自幼在家之時，常聆親訓，多方教育。剋

晚叔上弼

下天各一方，音書遙隔。今將從前及今事故，大概述知，以憑知所因由，以昭據信也。竊

自庚戌年二月敬拜

天父上帝天兄耶穌。爲日無幾，即隨　先父到平在山面覲

眞聖主天王天顏。仰蒙　面詔教導，指引甚屬精詳。姪與　先父從此格外信實認眞，去邪崇正。其時令甚嚴肅，不准輕洩機關，故此不敢輕與人言。於九月十三日，花洲團營。姪於是月十八日由花黃水之紫微村張五家起行赴花洲。十月初一日打大仗。至十一月二十二，先父在金田帶兵攻打思旺墟。其時路通花洲。於二十五接　天王從營出思旺上金田。二十

九，又打大仗。十二月十二，徙營大黃江口石頭城。辛亥二月，徙營駐紮武宣東鄉三里等處，復徙營象州、新寨村、中平墟等處駐紮。至六月間，又復徙營轉紮營紫金山、大宣墟、莫村等處。至八月，徙營攻打永安州駐紮，被妖官妖兵重重圍困。至壬子年二月時，荷蒙　天父天兄下凡，大作主張，打破敵卡而出，直到新圩村。因敵人隨後追來，隨即殺敵兵七八千，直打桂林省。未經攻破，即打興安縣，順勢打破全州。此時　天威大振，直至湖南、道州、江華、永明、嘉禾、桂陽、郴州、茶陵、醴陵、一路直攻長沙。因未攻破而敵者作怪，圍困我們。復蒙　天父上帝，大顯權能，搭造浮橋，統兵過江，興師攻打湘鄉，益陽等縣，一路所得大小船隻甚多，隨即順水而下，過洞庭湖，攻破岳州，進破漢陽府及湖北省城。至癸丑三年正月初六，順水揚帆下游，攻打安徽省。既克，直打江南省，名號南京。十日之間，即破該城，所殺漢滿妖官妖兵數萬。其數千里鐵卡銅關，我兵一到，所向披靡，勢如破竹，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我　眞聖主天王，自癸丑年二月建都南京，改該省名爲天京，所有攻克附近江南各處，難以盡述。其歸附者，無不近悅遠來，投誠向化，數載之間，民安物阜。迨至戊午八年，有該誅妖敵，惑不畏死，膽敢糾聚各路妖兵羽匪，前來天京城外，築造土營，挑挖長濠，圍困三年之久。南北水旱兩路，一線不通。乃於庚申年三月下旬，經　英王陳、忠王李、輔王楊、侍王李、統率大隊雄師，分途攻剿。於二十六，仰仗　天父天兄大顯權能，　眞聖主天王洪福，將京外一帶長圍奸

營，一鼓剷平，殺滅妖官兵勇，不可勝數，得獲軍裝砲火甚多。復經　忠王、侍王、率領雄師，直搗江蘇、浙江。未經個月，其蘇浙所屬府郡州縣，皆為　天朝所有。今　忠王統帶雄兵數百萬，聲威遠振，眞是天兵到處，垂手成功。惟是　先父由粵西隨侍　眞聖主天王來至天京，荷蒙　聖恩，愛其才能，嘉其功績，由指揮而陞檢點，由檢點而陞丞相，由丞相而陞督率贊天燕，而陞正掌率贊天燕，復由燕而陞安，由安而陞義，由義而陞朝長，由朝長而陞正掌率二千歲，爵同王位。數年以來，掌握重權，總理國事，備極勤勞。復蒙眞聖主天王聖恩，嘉其豐功偉績，於己未九年褒封贊王之位。　先父本名上升。因敬拜上帝，上字犯諱，改名得天。復因天字崇隆無比，故又改名得恩。　先父受此榮封，備極顯耀。並蒙　天恩於甲寅四年，匹配家室。　先父又得四子，二名時安、三名時發、四名時和、五名時泰，合家皆沐　恩波矣。並有同鄉界沖居住之莫仕暌，現已榮封補王之位。豎花苗水旺村之賴昌水，亦榮封戀王之位。其子桂英、福英、皆封為殿下，與父之爵相等。又有燈盞村之張善超，現封天將之爵，其爵與王位不過小其一等。予吉家亦有封王者。其餘凡是平南縣朋化里同來敬拜　上帝認　天識　主之人，皆蒙　天恩　主恩，普錫榮光，封授高官厚爵矣。然　先父時常以鄉里宗族為念，未嘗一刻忌（忘）懷。奈前數年無路可通，音書難寄。後於庚申年，因聞　翼王駐紮四川地方，曾點一隊官兵，係李讚輝、傅忠信、譚體元等統帶，攻打桂林。該隊官兵，回到天京，言及曾由潯州直上，經過

平南、江口、新墟、以及象州等處。比即詢及家鄉，始得略知大概情形，已經團練禁塞，音信可通。又適　忠王有欲收復粵西之舉，而　先父掌政在朝，不能廢公就私，不能偕來。惟家鄉親戚故舊，念念不忌（忘），曾修書一封，托其順寄。後因　忠王此舉未行，是以此信未能寄到。乃　先父因一路下來，受盡風霜，致得辛苦勞傷之病，時發時愈，以致日積日深，愈發愈重，醫藥無效，延至去年四月中旬謝世矣。姪當此之時，慘地呼天，曷勝悲痛，惟有喪葬盡禮，稍盡人子之道，無不專專謹守父訓，以期稍紹前烈。乃蒙　眞聖主天王聖恩，命姪榮襲父爵，仍居王位，仍理　朝政。姪惟兢業自持，以圖報效。然姪無時不以　祖母及親族念念在懷。因音信難通，時常焦急。適有吉晚之子吉亞八，因其隨同　翼王遠征，得回原鄉地方，伊亦隨同大隊回京。姪傳其來姪府第，面爲細問家鄉景況，以及諸親族人等之存亡何如。據伊云稱，前隨大隊出師四征不庭，道經平南貴(桂)平，曾在大黃江口之胡村，會見晚叔上弼，敍及　祖母已經謝世，姪遙聞之下，不勝傷感。伊復言及二、四叔業已成有家室，撫慰遠懷。其本村之張十五契公，張十七契公，及羅得沖溫壬生，陳亞化等人均既去世。卽德揚七叔公之子上考，其妻溫氏亦既夭年，比既再續塡房矣。吉亞八所言如此。姪一一聞聽來言，想是實事，必無虛假。且　祖母生年至今，計有七十三四歲矣。況素多病，常抱心氣痛之症。姪常念及此，不勝孺慕。其生養死葬之禮，姪既不能盡道，雖忠孝難以兩全，徒抱終天之恨而已。姪又念及本村之張十五契公，十七

契公，因聞去世。而十五契公之子七契叔，十七契公之子六、八契叔，並二、九契叔，未知俱齊否？又需張耀姑丈五兄弟可齊否？又八寨村張應堂契公，張紹賢契公，不知尚在否？又旱田村張紹治契公，張紹珠契公還在否？並家鄉親族人等，凡屬老輩年高者，不知去世幾人，還在者幾人？石門村宗族，時亭長兄，並亞次二叔等，現今情景何如？姪自離家之後，十有餘年，所有家鄉親族，左鄰右舍，親戚故舊，無不時掛諸懷。姪文至日，惟望看過之後，可以傳知宗族親戚故舊及鄰舍人等，來屋同看來文，俾得共知，抑或遍傳道（？）看亦可。姪雖身遠數千里之外，而致意之心未嘗釋也。姪又念二、四叔暨德揚七叔公在家，可得和睦衆鄰否？亦有他人欺凌否？但凡爲人必以天理良心行事，天理良心待人，是爲賢人君子矣。又念叔們暨七公等，不知度日度歲，可能支持否？姪今倩有妥信之人，得以寄信回家，是以交托寄來，以達姪一番情意。如七公、叔們等果有欲來之意，或因在家難居欲來，抑或諸無妨礙，度日度歲平寧，可不用來者，亦聽尊意方便可也。但須將來與不來情節，及諸親戚故舊鄰舍人等情意緣由，一一回信，即交來人帶回。如有欲來者，姪得實信之日，自當尋請妥當之人，接帶來京，同享富貴，如懼程途遥遠，不便前來者，即候天下太平之時，再爲致書前來家鄉以安宗親，斷不使仍似前時之苦難也。楮短言長，筆難盡述，特將一番思慕誠心，並十餘年間景況，大略摘筆作函佈達。而所述歷來故事，亦惟取其詞直理明，俾看見易知，故不便作深奥文理，致使讀時不知所以然者，豈不

誤乎？故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之謂也。順詢

闔家安吉

朗照不宣

再云：目下十分無人得來，此信卽要速回，將原人帶轉，方能到處，以逸（免）有誤。路上使用，卽要歸着，容日姪自有所歸。但求此信通行，各位 叔台不用憂愁榮華富貴之日。信到千祈至僅（緊），書言不盡。

二 跋尾

前遊桂平金田，過新墟時，得聞邑紳黃其鹿先生藏有太平天國幼贊王蒙時雍家書一通，本欲親往其處，一飽眼福，徒以行色匆匆未果。其後，事聞於黃先生，卽以所錄副本交其哲嗣致堯君帶來桂林，以為余研究太平天國史之助。先生之盛意，殊可感矣。

據致堯君言，原書用白絹所寫，字作小楷；絹高約一尺，長約三尺，蓋有硃印，惜印文未悉。雖未獲覩原品，然捧誦副本一過，見其中所載，關於時期、地點、事蹟、人物、稱謂、文體……等等內證條件，俱與史實一一符合，固可立卽斷定眞品無疑矣。茲以原文全部發表上方，並於內容之有關於史料者若干點，特別提出，加以註釋，使其意義益為明朗化，而原書之價値暨藏者之善意亦咸得表彰焉。

是函寫於何年，未經書出。惟文內敍明老贊王於太平天國九年（咸豐九年，一八五九）封王，江南大營於十年崩潰，及贊王「延至去年四月中旬逝世」，而據干王原供則謂贊王於十一年去世（載「逸經」二十期），是則此函係於翌年即太平天國十二年（同治元年，一八六二）所書亦明甚，故函內並有「分別十載有餘」及「並十餘年間景況」之語也。

幼贊王之父，原名上升（是函上款列其諸弟之名，皆「上」字輩，可以證實），原籍廣西平南縣，此兩點均未見之他籍者。道光三十年春，入拜上帝會後（見原文），以避「上帝」諱，初改為「得天」，旋以再避「天」諱，又改「得恩」，此太平天國至嚴之朝制也。據「賊情彙纂」（卷一）小傳云：

……廣西老賊，年約四十餘（書成於咸豐七年乙卯），身材長大，聳肩駝背，面黑而方，濃眉大鼻，濃鬍巨口，人極叵測。辛亥（元年）五月，賊在象州新寨時，封為御林侍衞。壬子（二年）二月在永安州，升偽殿右指揮。八月，在長沙革職。十二月，在武昌復原官。癸丑（三年）二月，在江寧因病開缺。七月，升殿左七檢點。凡擄掠良家子女以充各劇賊之下陳，皆得恩先意籌之。……十月，升春官又正丞相，總理女營事務。其各營女官及女巡查等，日三至而聽命焉。現居江寧馬道街前河南總督潘錫恩之新宅。

五六年以後贊王職銜，統見家書。自六年東北兩王內訌發生後，繼則翼王遠引，天王即以得恩掌理朝政，軍政大權皆歸掌握，職位由「朝長」而陞「正掌率」，殆等於今之國務總理也。忠

王供辭有云：「蒙得恩日久在朝，是天王愛臣，永不出京門，後封爲正掌率大臣，朝中內外之事，悉歸節制」。又云：「那時國內分張亂政，獨有蒙得恩、李春發、二人，不能爲事，有安福王押制，此八年之間也」。是年五六月間，忠王奉旨出京調兵，凜於權姦弄政於內，大將不能立功於外之戒，先事奏准天王，將國政交蒙、李、林（紹璋）三人掌握，而不准安福王理事（見忠王原供）。此贊王在朝之政治地位也。

至在軍事系統中，則得恩亦居最高之統帥權，幾與昔之東王楊秀清埒。蓋其時起義五王原兼五軍主將者，皆相繼去世或離朝；天王乃於「戊午年（八年）封陳玉成爲前軍主將，李秀成爲後軍主將，李世賢爲左軍主將，韋志俊爲右軍主將，蒙得恩爲中軍主將兼正掌率，掌理朝政，稍可自立」（干王供）。

九年，洪仁玕由香港行抵天京，擢封干王。同年，蒙得恩膺封贊王，李秀成封忠王，陳玉成封英王，林紹璋封章王。贊王仍任正掌率，總攬軍政大權，實居首相之位，而干王章王共輔焉（干王供）。又據「求闕齋弟子記」（卷十）贊王之全銜爲「殿前戶部正地僚頂天扶朝綱贊王爵千歲」，而辛酉十一年新歷與他王並列之銜則爲「忠貞朝衛軍贊王蒙」。審是，以其早逝故，終身猶未陞至全軍最高之階級，「軍師」——如翼王之遙封「公忠軍師」，干王之封「精忠軍師」，及忠王之封「眞忠軍師」也。

贊王於道光卅年二月，即金田起義之前十個月，入拜上帝會。未幾，挈長子時雍親赴紫荊山

內之鵬隘山（天朝官書均稱「平在山」想是俗名）謁見洪氏。天王即引爲心腹，告以革命大計，使參密勿，委爲平南原籍附近之首領。其後，屢建大勳，恆居顯職，直至死日永爲天王最親信之近臣。若據滿朝官書所傳，則其人實大姦慝也。惟在滿廷立場而言，天朝文武皆叛逆之匪徒，而並無一個好人，則詆毀之語，又何足信？然而關於其人一生之史料極尠，則是忠是佞，是臧是否，吾人實無從月旦耳。贊王死後，其冢子「贊嗣君」（原稱）時襲王位，即數千里寄此家書回桂之人也。幼贊王及其三弟之終局未見史籍，想於天京破後並殉國矣。

關於太平軍起義前幾件大事，是函亦有敍述，可與其他史籍相參證，因得愈爲明朗化。先是，於道光三十年春夏間，洪等既決定舉事，即於六月下總動員令，集中各邑拜上帝會教徒在金田「團營」（按：此即忠王供辭所云六月起事之由來）。其後，各地人馬聚遵令陸續開到。已而，爲安全計，天王偕南王馮雲山，或兼與蕭朝貴數人遷居，而匿伏於平南八峒花洲山人村土豪胡以晄家內。其地爲平南縣之總部，附近教徒皆先到是處集合，故函內有「於九月十三日花洲團營」之言也。又云：「於是月十八日……起行赴花洲，十月初一日打大仗。」是役未見之其他史籍，想係因該處教徒大張旗鼓向花洲進發，中道爲兵勇或團練所截擊（時，副將李殿元已被派駐兵思旺墟），遂發生衝突，雙方不免搖旗吶喊鬥爭相殺之舉。在其時幼贊王年幼無知，初歷戰事，故腦海所感印象特別深刻，記憶中常以爲是「打大仗」。迨平南花洲全體教徒既已齊集，當即列隊直赴金田。但衝突已生，消息已露，由是更惹官方之注意。前此已有桂平

各屬教徒屢次倚勢滋事之舉，至是遂認爲聚衆抗命，圖謀不軌，假借設會傳教爲名，陰圖結黨謀叛爲實，不能再事姑息或隱諱。於是副將李殿元，奉命會同平南知縣倪濤，巡檢張鏞，統率兵勇，前往花洲山人村逮捕叛徒，圍困全村。事聞於金田總部，即由掌握最高軍權之楊秀清以「救主」、「扶主」名義號召已到團營之教徒趕赴花洲救援。老贊王本爲高級幹部人員，又以熟識地方路徑及情形，乃率隊進行，擔任前鋒，故書內有「十一月二十二，先父在金田帶兵攻打思旺墟，其時路通花洲」之言也（楊秀清似未躬與是役，只「發兵」營救耳）。教徒以衆臨寡，重以負於義憤，勇不可當，孱弱之少數官兵，一戰卽潰。李倪僅以身免，而張鏞則被殺斃——是爲在太平天國全役首先殉難之清吏。其餘兵弁勇目亦有傷亡。花洲之圍遂解。於是全體教徒在大勝之後，齊唱凱歌，擁護洪馮胡等領袖，浩浩蕩蕩回到金田，故家書續言「於二十五接火王徒營出思旺上金田」也。

不數日，事件擴大，淸吏及新到潯州之黔軍統領周鳳岐又派副將伊克布坦等率兵直攻金田，於廿八日取攻勢。適於是日，貴縣客家人數千聯合潯州饑民，博白教徒，及貴縣龍山礦工等共約萬人開到，奮勇赴敵。廿九日，大戰。太平軍內外夾攻，又獲全勝，伊克布坦等官弁陣亡，兵勇被殺尤衆。十二月初十日，全體教徒在歡祝兩次大捷及恭祝天王卅八歲壽辰間，同日在金田祭旗舉義（見干王供辭），是爲三重慶典。家書敍明，越二日，卽十二月十二，全軍由金田新墟而進駐江口墟石頭脚，此日期爲其他史書所未載，卽「太平天國起義記」亦未明言其地

名，此殊爲有價値之新史料也。

原函以下所敍大事，多與其他史書所載無大出入（參看拙著「太平天國全史」初稿「太平天國之起義」，「廣西戰紀」等章，載「大風」七一期以下），惟其中數事，當爲仔細考證。所言壬子二年二月由永安突圍東出古蘇冲一節，據原函云：「打破敵卡而出，直到新回村」，地點實「仙廻嶺」之音誤也。續言「因敵人隨後追來，隨卽殺敵七八千」云云。率部窮追太平軍入山之清將卽烏蘭泰也。烏部先一日趕上太平軍之後隊，殺其一二千人，此則幼贊王原函所諱言之敗績也。十九日，烏不納向榮之諫，[illegible]而不捨，續行追至龍寮嶺口之大峒，乃中伏，大敗，死總兵四人及其愛將田學韜，烏與勇將全玉貴墜崖下澗中，倖免於難。至官兵則死傷甚衆，惟實數頗難確定。據忠王供辭云：「四五千人」，已是誇張；原函云七八千之數益不可信。淸軍翼長姚瑩報告則言，烏兵死數十，向（榮兵）八百。大約是役淸軍陣亡之數約千人，比較可信也。

其後所敍庚申十年三月下旬大勝淸軍一役，合爲注釋。其時，繼向榮爲欽差大臣之和春與總統張國樑圍攻天京已歷三年。卽由干王等定計，師戰國攻韓救魏之策，調集諸路援軍，依計進兵，而由忠王親率偏師先行繞道而取杭州，以作虛攻之勢，而誘敵軍分薄兵力。所謂「攻其所必救者」是已。和春中計，果分重兵遣張玉良急行赴援。忠王乃突然撤兵，兼程北返，會同依期開到之英王陳玉成、侍王李世賢、輔王楊輔清、諸路大軍，分途併力攻擊和張之圍軍。適

其時江南大營內，將帥不和，兵無鬬志，和春又調度失宜，加以兵士因餉糈鬧事，實行「息工」，一聞敵至，相率潰散，大營全陷。太平軍乘機窮追，張國樑敗走，至丹陽河投水死。和春亦仰藥自盡（清吏以病歿上奏），太平軍遂獲全勝。惟是役官軍陣亡多少亦難確定，大約潰散者多，戰死者少數耳。（蕭盛遠：「江南大營軍事紀略」敘此役獨詳）（參看干王供）。

原書所提其他封爵及活動人等，復爲簡略考證於后。

莫仕暌亦天王之親信內臣，其全銜爲「殿前刑部又正秋僚頂天扶朝綱[illegible]王遂千歲」（見「弟子記」卷十）。據忠王供辭，其人在朝頗好弄權用事，殆非正人君子也。

賴永昌封繼王，及張善超封天將二事，均他書所未載，惟永昌子桂英則爲武將，統兵於外，亦膺顯職。按：上言之義、安、福、燕、豫、五等世爵，及「正掌率」「掌率」及「兵將」等官職皆初期所無，當係七八年間（？）所新置者。此外尚有「神策朝將」及「護京國將」等新武職，統見十一年新歷。

吉家封王者，原書末一一提及。據「弟子記」卷十所表列者則有：吉文安封「殿前秋季雷察天軍頂天扶朝綱祝王洽千歲」，吉能勝封「殿前京外雷霆天軍頂天扶朝綱宗王廉千歲」。

原書又云，其餘來自平南之同鄉一體「封授高官厚爵」。其實至太平天國晚年，凡同由廣西起事而直到天京之老兄弟，均封王位，然所存者亦無幾人矣。

李壽輝、傅忠信、譚體元等「回到天京」一事，亦當爲詳明的注釋。緣自六年七月東北兩

兩王發生內訌之後，翼王石達開師於翌年率部遠征，其嫡系隊伍與友軍被其牽走者甚衆，經
皖、贛、浙、閩、湘、諸省，展轉返旆廣西。時在九年秋間，其大軍先圍攻桂林，不克，則改佔
慶遠（今之宜山）。十年，進駐賓州、潯州、南寧等郡。至是乃決計經黔入川。惟所部多不願
從，紛紛脫離關繫而自動離桂，打出湘贛而復投歸天朝隊伍中。當時，江南地域盡在忠王統制
之下，故翻然來歸之諸軍咸投其麾下，如童容海軍之在江西（忠王供）及朱衣點軍之在浙江是
（「弟子記」）。據翼王自言「因夥衆三江兩湖人各有思歸之念，不能管束，將大隊散回。遂
開在南寧府沒有多人。……十一年復聚衆數萬人出廣西……」然而「散回」之隊伍非全三江兩
湖人也。如此函所言李、傅、譚等三人，另有吉亞八等，則是復歸天朝者，廣西人亦不少矣。
考壽輝，初避北王諱改作「壽暉」，廣西潯州府貴縣人，於四五年間任殿前右六檢點（見「賊
情彙纂」卷一小傳）。傅忠信出身未詳，惟於九年翼王大軍由閩過贛時任職「宰制」，爲第一
路軍統帥（見「弟子記」）。譚體元出身亦未詳，隨翼王入桂時，已膺「欽天豫」之封（見「駱
文忠公奏稿」）。回歸天朝後，至太平天國末年已晉爵偕王。天京破後，與康王汪海洋率部轉
戰閩粵，直至後者在嘉應州陣亡後代統其衆；其結果，史籍未有敍明，想亦戰死粵東而爲最後
殉國之王也。書至此，不禁感慨陡生，蓋以翼王當年在朝因被親貴「挾制」，負氣出走，盡將
天朝精銳軍隊不下二十萬人牽走，鄂贛防軍爲之一空，因而武漢失守，而江西諸郡幾盡被曾國
藩軍一一收復，而影響大局尤甚者，則曾軍水陸師正當最衰弱危殆之時，忽因此而得復爲振

興，由是而進攻安慶，雄據上游，卒至直搗金陵焉。翼王行動即今人所謂「拆臺」是。不圖入桂之後，部下不服，「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師其故智，脫離關繫而自由散去，卒使其陷於孤勢，迫得重新招募士兵，始克北上圖川。然而新招之兵與沿途裹脅之民，雖有二三十萬，而皆未經戰陣，未受訓練，等於烏合之衆，奚能作戰？以故此後無往而不敗，卒至身死敵手而全軍覆沒焉。嗚呼？種瓜種豆，因果不爽，孰謂精神界道德界無定律乎？

是函又言，於十一年間，「忠王有欲收復粵西之舉。……後因忠王此舉未行」，此計劃亦未見之他種史籍者。

原函其餘文字盡是關於家族親戚隣里故舊之瑣屑細故，無關宏旨，不必縷辭贅述矣。所可藉以推斷者則幼贊王蒙時雍之爲人，殷殷念舊，親情鄉情極重，誠熱情眞情之篤厚男兒也。原書全文，別字連篇，文辭半通，則在開國期間固不能以文學詞藻以衡彼輩草莽英雄或其第二代人物矣。

三二、五、十八、成於桂林

八 太平天國干王致英教士艾約瑟書並跋

一 原書(標點原有)

太平天國開朝精忠軍師殿右軍干王洪書致

大英國耶穌教士艾約瑟道長兄先生閣下、緣余前在倘海、得與 衆先生交遊酬應、朝夕聚晤、辦(辨)論眞理、渥承 教益、茅塞頓開、嗣後別我同人轉至香港、與理雅各二教師、講學四年、前於戊午、由香港至京朝主、區區之意、實非有貪祿位、蓋欲翼贊王猷、廣播福音、使率土之濱、掃清泥塑木雕之物、共歸

天父上帝

天兄耶穌之聖教也、乃至京數日、即蒙

天恩高厚、錫封王爵、晉位軍師、余猥以非材、當茲重任、時懼不克負荷、有辜

天恩、亦惟廣傳 聖教、普化世人、以不負生平之素願耳、惟恨學識短淺、體道未深、是所慊仄、幸於接見

眞聖主以來、時蒙

聖訓、指示奥義、其一切見解知識、迥出尋常萬萬、言近指(旨)遠、出顯入深、眞足使
智者踴躍、愚者省悟也。余日侍
聖顏、凝聆
聖誨、故不覺心地稍開、智(志)趣略進、時覺此中、樂趣無窮、迴憶此生得力之處、是
皆由昔與
衆先生討論於前、今沐
聖主訓迪於後也、昨知先生有書(一)通至忠王李弟、講明眞理、足見同道之人、自有同心、
余故來蘇省、延候 大駕、務望 玉趾惠臨、以便面傾一切、想 先生必然惠顧、不致
客玉也、外特寄來綢文一包、望祈 勞心、轉寄廣東香港、交遞湛孖士先生、黃勝先
生收啓、不勝感佩之至、謹此肅啓、佇候 辱臨、臨穎不盡翹企、諸惟朗照順候
文安

另付新書一本交 先生一覽

太平天国
文印

庚申十年六月十一日

太平天国開朝精忠軍師殿右軍干王洪仁玕

二　跋尾

上錄太平天國干王致英國教士艾約瑟手札一通，中華民國卅四年由黃旭初先生捐贈廣西省物館收藏。前月承李重毅（任仁）先生介紹，蒙廖館長葛民出示原書，即鈔錄副本，發表如上。原函用黃綾寫成，字爲行書，共二十四行，每行卅餘字（另行抬頭者除外）。書法平常，且因受綾工影響，各行歪曲不直。函末蓋長大硃印，文曰：「太平天國開朝精忠軍師殿右軍干王洪仁玕」（國內从王）。綾高十五英寸，長十七英寸。考其內證，則時期、地點、事蹟、文體、官印、思想……等項，無不符合史實，可斷爲眞品無疑。而且筆蹟與干王其他遺墨相同，更足爲干王眞蹟之明證。（看「太平天國福字碑記」，載拙著「太平天國雜記」。干王印亦與福字碑上所刻者同。又比較干王所遺「龍鳳福祿壽」五大字眞蹟，載「逸經」半月刊第八期。）重以函內筆誤之別字屢見，益可信爲其隨意自書而非由書記繕錄者也。以余所知，此函在國內尚未經發表，誠太平天國有價值之文獻，殊可寶貴。今藏之太平天國策源地——廣西——之公立博物館，宜矣。

考干王洪仁玕，號益謙，別字吉甫，爲天王洪秀全族弟，自幼與天王極友善，與南王馮雲山二人爲最初皈天王之新教者，且曾一度隨其到廣州美教士羅孝全處學道。迨天王偕南王入桂時，王以家庭反對未隨行。太平軍起義後，則屢入桂附義，而皆被阻不得達。旋赴香港爲西教

士書傳，親撰「洪秀全來歷」一篇，後瑞典教士韓山文據此並參以其他述辭而寫成「太平天國起義記」英文本。（拙譯載「太平天國雜記」）。太平天國甲寅四年（咸豐四年，一八五四）王由港之滬（原文作「尙海」，避朝制避上帝諱也）。初欲藉外人力晉天京，外人嚴守中立之義，拒焉。尙其時在滬舉事響應太平軍之小刀會首領劉麗川等又不信其爲天主宗族，不納之。王乃留滬外國書院（墨海？）學習天文曆數。其認識英教士艾約瑟等，當在是時也。同年冬月，王回港，仍在教會受職，同時致力於基督教理之探究，旁及各種科學，而于外國政治，經濟，及社會政策之觀察與研究，尤有心得。其後在天京所著「資政新篇」等書，本其生平所學以輔天王，皆造基于此時也。至函內所云「理湛二教師」，前者想是以漢學著聲歐美之理雅各James Legge，後者湛孖士(Chambers)全名未詳。

己未九年三月十三日，干王由粵北上經贛鄂皖，卒抵天京（見原供載「逸經」廿期）。函內云：「前于戊午由香港至京朝主」句，當係指由港動程之時耳。

曩在香港聞張祝齡牧師言：據先輩傳說，干王之由港赴天京也，中外教徒對之均抱極大願望，冀其能以所認識深透之基督教理宣傳于天朝，并有以糾正其時遍傳朝內之種種謬妄，故咸以改正教之馬丁路德相期許焉（看「太平天國雜記」張序）。原函亦有「廣播聖教，普化世人，以不負生平之素願耳」之句，蓋作函時其初衷素志猶未稍改變也。惟是爾時天王所自創的教道已根深蒂固，個人成見尤牢不可拔，加以本性頑固，主觀極強，是己非人，不可一世，莫之能

屈能折，其弟仁玕更無能爲力矣。觀函內所言，得天上「指示奧義」，其一切見解，逈出尋常萬萬，言近旨遠，出顯入深，眞足使智者躊躇，愚者省悟也」云云，蓋爲「尊君敬上」之一套官話，而出主入奴，反被其完全獻化，已顯露甚深之程度。卽後來曾一度爲其教師之美教士羅孝全親到天京，亦莫能感化而使歸正道，天王轉施教訓而命其宣傳所自創之教道於外人焉。羅牧師卒至大失望而去。雖然，干王格于君臣之義乃不得不取順服態度，而仍能本一貫的宗旨，常以比較倫理化的教理廣事宣傳。其思想之趨勢是運用儒教道德與理學，以與基督教高尚教理作合理的溶合，實開中西宗教與倫理思想（指孔耶兩教）溝通與折衷之先河（見干王著「軍次實錄」，載「逸經」廿七期以下，及他著述）。彼其對于天王之謬見及狂信固無從改易，而始終能力持己，自行其是，是仍不失爲一個「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爾之上帝」（耶穌遺訓）之基督徒也。至其對于中西文化之溝通及折衷之工作，則將來自有研究中國文化史者平正之估價，茲不贅言。

函內又云：「乃至京數日，卽蒙天恩高厚，錫封王爵」，此大略之辭也。實則王于三月中旬抵天京，天王先封以「干天福」世爵。二十九日，晉封「干天義」加「主將」銜。至四月初一日，乃錫封「開朝精忠軍師頂天扶朝綱干王」，並賜呼「福千歲」。由是位極人臣，掌握國柄，乃盡傾所學所得以輔天王。其理想及政治計劃，備載「資政新篇」（「逸經」十七期以下）及「英傑歸眞」兩書（載「太平天國叢書」）。至於武功方面，則九年攻杭救京，十一年

攻鄂救皖，兩役策略，悉由其定謀決策（見原供辭）。忠王等實施其前策，大奏膚功。惟後策則英王忠王各不能貫澈，先後中途變計，以至圖鄂不成，而安慶亦失守，卒至天京危殆。此外干王之經濟、政治、文章、武略，均有可觀。徒因其初未參預起義之舉，遲遲其來，迨一抵京，即膺顯爵，握重權，秉國鈞，名位凌駕一般出生入死之諸將之上，以致人多不服，由是政策不克一一見諸實行，即賢如忠王亦與其不能相合，而後人不明歷史眞象者更肆口詆譭，置諸親貴姦王之列，亦甚寃矣。天王崩，王與忠王同爲顧命大臣，匡扶幼主嗣位。天京破後，王獨護從幼主至贛，卒被俘見殺焉。殉國之前，猶賦詩明志，以文信國自比；從容就義，無愧「大忠」（見陳白沙先生論厓門「大忠祠」語）。綜觀其一生之道德、功業、文章、武功，與乎最後之凜然大節，實爲太平一朝末期最光榮璀璨之巨星，足與初期首先殉國之南王前後輝映。歷史不滅，干王其不朽乎！

是函，除言念敍舊之外，最後並特行邀約艾約瑟教士會見於蘇州（原文稱蘇省）。客次參考書未備，其事如何未能詳述。惟後來艾教士以自撰之宗教論文進呈天王，冀有以覺之，想係由干王介紹者，而天王則以七言韻語手批其上。大概此件送回艾氏，後歸諸倫敦。年前簡又文氏在英發見原件即行攝影，經編入北平研究院「太平天國詔諭」一書。

卅二年七月五日寫于桂林

九　曾左李彭手札註釋

榴江徐啓明將軍，儒將風雅，軍旅之暇，恆好蒐集文獻。鑑別精嚴，庋藏豐富。建國二十七年冬，督師皖中，收得勝清中興名臣多人往還手札二十餘通，合裝一巨册。去秋，余以採訪太平天國史料事重來桂林，承其出眎是册，環迴維誦，不忍釋手。蓋諸札匪特爲當代英傑曾（國藩、國荃），左（宗棠），李（鴻章、瀚章、鶴章），彭（玉麟），劉（銘傳），郭（嵩燾），喬（松年），李（元度）等之眞蹟，且於咸同間南北戰事眞象，多所表露，足稱珍貴文獻，宜乎將軍之寶之矣。其中有關于太平天國一役末期之史乘者可十通，尤爲余所注意，輒摘要劄記。雖一鱗一爪，而有裨於了解當時戰事者甚大，洵可貴可信之史料也。茲經一一考證，加以註釋，依次書出，以備海內同事研究太平史或現代史者參考之一助，儻亦藏者搜羅遺逸之深心與公諸同好之善意也歟。

一　曾國藩致李鴻章書（七月初九日）

「僞歸王之洋槍隊，不令西援，有裨於金陵諸軍甚大。開花砲則金陵之賊業已不少。初一二日猛撲劉南雲營盤，幾不保也。」

（註釋）是函當係同治二年（一八六三）所書，蓋王定安之「求闕齋弟子記」（卷八）有云：「是年七月初一日，賊犯下關營壘，李成謀，劉連捷力戰却之」。連捷卽甯宾，其事其時其地，符合無間，故可信。

歸王鄧光明，爲忠王李秀成麾下勇將，是時方佐聽王陳炳文守衛杭州餘杭一帶。太平軍當時已由外人購入槍砲不少，而歸王之洋槍隊想必威名久著者。國藩懼其一旦西援天京之太平軍，則必大不利于其弟國荃圍城之師，故深幸友軍之能遏其勢焉。

至天京內大砲甚多，確爲事實，于王洪仁玕之供辭指出城內外重要砲壘均配重砲（載「逸經」第九期拙譯），足見太平軍晚年軍火之優實不亞乎曾軍，惟不及英將戈登之常勝軍，則又事實也。其所以終歸失敗者，則另有多原因在，茲不及論（參看拙著「太平天國之盛衰興亡觀」，載「建設研究」八卷六期）。

二　李鴻章致弟鶴章（幼荃）書（二十夜）

「降賊云，忠逆痛哭而出蘇城，將赴浙江調蔡元隆、鄧光明兩股圖解金陵之圍，挾僞天王以竄江西、福建，另圖巢穴而覓歸路。聞日內已渡太湖，追及松（江）青（浦）耶？納、比、康、甯、四僞王與四天將合謀投誠。經兄與方忠再四偪迫，今午竟將慕逆殺斃。郜國魁乘夜帶五百人入城，併劉慕忠兩逆之黨，當不致有他變。惟降者太大，不甘八

下。俟將此城收復蕭清，落得兩雙血手。兵家無後，益信曹武惠爲千古偉人矣」。

（註釋）考蘇州之降，在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十月二十四日，是函係郎夜所書者，是爲清軍收復蘇州後紀錄是役之第一件文書。時，鴻章弟鶴章方督師攻無錫（見杜文瀾之「平定粵匪紀略」卷十六）。鴻章亟馳書報捷，以勵軍心，情景真切，語語可信，洵上乘史料也。

所言忠王痛哭出城事，在失守前三日發生，即十月二十一也，先是，鴻章遣部將程學啓、黃翼升等率陸師水師會同英將戈登之常勝軍，進兵圍攻蘇州已三閱月。至十月初，攻城益烈。忠王由間道回蘇，督率守將慕王譚紹光，納王郜雲官等作殊死戰，圖解城圍。時，鴻章亦已親到大營督師，進攻愈急。十九日，常勝軍以重砲多門猛轟婁門外石壘，繼則肉搏以登，遂拔之。同日，水軍亦攻破婁葑門外石壘二十餘座。翌日，蘇軍又連破齊門盤門營壘。至是城防之門戶盡失，三面被圍，清軍水陸師且直薄城下矣。郜雲官等即懷貳心，密通款於敵。程學啓、戈登等單舸會見之，允納降，惟要以殺忠王慕王二人及獻城示信。雲官等不忍於忠王，獨諸圖慕王。二十一日，忠王微覺其事，又見大勢已去，急謀脫身虎口，俾得別圖救援之策，遂於是夜率死士萬人，潛出胥門而去。事前以城守事付慕王，相與痛哭而別，固明知後會之難再矣。

參合「弟子記」，「平定粵匪紀略」，「忠王供辭」及他籍。）

蔡元隆即會王，鄧光明即歸王，各統大軍分駐浙江各邑，皆忠王麾下驍將也。王出城後不數日，蘇州失守，乃逕回天京，幷未赴浙。函內所云，係得諸降人之口，或是其原定計劃，或

則故作宣傳以掩護其行蹤耳。

譚紹光者，粵西桂平縣大宣鄉彩旺村人（據廣西綏靖公署黎教育長式穀言）。忠勇善戰，爲忠王第一愛將，向爲駐守蘇州之主將，他王及天將等皆其輔也。其全銜曰：「殿前斬曲留直頂天扶朝綱慕王豐千歲」（見「弟子記」卷十）。

降王四人：首爲納王郜雲官，又名永寬，全銜爲「殿前誅害興利頂天扶朝綱納王遠千歲」。觀其銜銜殆與慕王相埒，而乃屈居其下；如此編制，早肇爭端，此則太平朝晚年封王過多及政治凌亂之病也。他王爲比王伍貴文，甯王周文佳，康王汪安鈞。降將四，則天將范啓發，張大洲，及將軍汪懷武，汪有爲是也（見上引二書）。八人者，皆非兩粵人，久與慕王同隸忠王麾下，而素與慕王不睦（見忠王供辭）。此次叛變，雲官實爲主謀及魁首，自忠王去後，即伺機行事。廿四日午，慕王召雲官等到私邸會議。雲官密爲佈置，挈汪有爲與俱，而令有爲即席刺死之，旋嗾其黨圍殺慕王所部，幷獻城降。程學啓即派副將鄭國魁率兵兩營入城，併力屠戮忠王慕王親信黨羽。被害者千餘人；慘矣（事見「弟子記」）。

昔曾讀某外人所紀蘇州之役，謂雲官等獻城投降後，有兩粵人千餘（？）冒死突圍，外不棚殺其婦人孺子，乃浴血衝出，沿途死戰，到達天京時僅存百人云。此則蘇州獻降之悲劇中最可哀可痛而最壯烈之一幕。屬稿時，頓憶起其事，故附筆記之。

讀函末數語，足見鴻章在未明城內眞象之先，已怵于降衆勢力之大，慮其萬一有變爲不可

制，早萌殺降之機。在此利害與仁義相衝突的大關頭，彼固準備以狠心腸辣手段，以爲先發制人之舉，無怪其捫心自問，先已愧對仁惠不殺人的曹彬矣。

三　李鴻章致弟鶴章書（三十夜）

「僞納、比、康、甯、四王及五天將投誠，殺慕逆以獻省城，厥功甚偉。惟擁衆二十萬，不肯遣散，求賞總兵副將官職，又欲割西南半城以處降衆，分東北半城以處官府。臥榻之前，豈容他人鼾睡，致有尾大不掉之虞？因于廿六日誘該降酋九人來謁，溫語慰藉，各賞紅頂大帽一具，旋密令襲生陽駢誅之。方忠立卽派滿隊入城，轟殺其黨。二十七日，將全城居人全攆出城。兄入城巡視，男女露處，相望于道，不敢仰視，情殊可憐。廿八日復傳令各歸各館，候示遣散。用此倒倉法，搬亂搬開，絕無後患，可爲大幸。戈登忽挾僞納王義子部聯鑣者（廬郡人）欲爲納逆報仇，將由崑山帶輪船炸砲攻打我軍。旋派潘季玉李誦堂諫止之。而戈登悻悻不已，必慫恿惠伯提督英領事等多方刁難。已允給犒賞七萬元，猶未滿慾。已飛函總理衙門撤退該酋，另派中國大員接管常勝軍，未知能做到否。兄於二十九日移駐城內。各街巷降人雜處，肅然無聲，一奇驅使，則奔走恐後，民情大可見矣。忠王府瓊樓玉宇，曲欄洞房，眞如神仙窟宅，但少鋪墊門簾，此外百物俱備，遠勝上海公館。」

「再：忠王府雖十數房脊口，數百人隨從，皆住得開，只恐老忠無福久享，兄亦無福久

居。府內傢具概用楠木紫檀花梨大理石，花園三四所，戲台兩三座，平生所未見之境也。……兄殺十大頭目而活二十萬人，從此乞降者或又觀望，但令若輩求饒生命，自解兵柄，吾於降人又奚難焉。」

（註釋）是函爲同治二年十月末日破蘇州後六日所書。時，鴻章仍在無錫軍次。

上言鴻章受降之頃，即萌殺機。兩日已過，而降王降將等猶率衆據城。雲官既未薙髮表示紓誠，而又與諸人妄作種種要求，實有擁兵要挾之意。重以上年三月，鴻章與程學啓在太倉爭奪戰中曾一度誤中守將會王蔡元隆詐降之計，致令鶴章受傷而幾及於難。今則鴻章身膺其衝，懲前毖後，戒懼愈深，一覩此惡形勢，益促其實行誘殺之舉矣。當時究竟能另採平和方法以解決困難與否（或請戈登出面調解），吾人今日誠難憑空臆測，然而雲官等既已忍心下手殺上獻城，又不肯作無條件的降服，而一任勝者自由處置善後，誠天下之大愚大謬。在當時鴻章、學啓等之立場與地位言，則確認此爲危機緊急千鈞一髮之生死關頭——萬一生變，自身殆矣，全軍亦殆矣。於是乎毅然決然實行軍事的斷然處置，依情依理，本未可厚非。而降王等先則孽由己作，繼則咎由自取，卒至身死人手，夫復何尤？慕王有知，九原含笑矣。嘗與諸函藏者啓明將軍縱談太平朝史事，關於此節，其見解正與余不謀而合，益自信此爲公平之論焉。

至戈登本躬預受降之事，於道義上實爲諸降人作保證者。鴻章在事變之前或未先與熟商，又未追將當時危急情形預爲之告，彼自然以爲事後殺降是背信不義而大違文明國戰爭公例，且

以一己爲降人之保證人，良心上無以對諸死者，故倍爲憤怨，乃收養雲官義子，親爲庇護，且公然表示反對，挾千槍遍尋鴻章，亟欲殺之而甘心，并謀集中所部，倒戈相向。鴻章內不自安，亦畏懼甚，先事規避，隨遣部屬（潘季玉名鼎新，李鶴堂名恆嵩）婉辭解釋，多方撫慰。戈登雖中止其異動而終莫能平其大恨也。其後，雖至解職歸國著書問世時，猶作悻悻語，蓋對於李鴻章殺降之舉終不能諒解而曲恕之焉。（余曾讀其日記，事實經過大致如上所述。）

綜觀上錄前後兩函之結尾語，則鴻章爲殺降事斤斤自辯，戚戚于心，且露懺悔意，吾恐其夙夜捫心，天良不昧，必引爲終身憾事耳。倘亦果爲萬不得已之舉而將獲千秋史筆之諒解歟。夫殺降之舉，在清軍戰爭中實所常見之事，蓋在昔時內戰中惟以多殺爲功，以雪憤爲快，本無所謂戰時道德觀念。特李氏蘇州一役牽涉英將戈登于內，乃援引國際戰時公法以衡其事，遂致擴大事件而惹起全世之注意耳。玆再舉數事以見一斑。前乎此役者則有清室之殺在馮官屯勢窮出降之李開芳等，與曾軍之屠殺安慶等處降卒各以千以萬計。後乎此者則有駱秉章在四川之駢誅「捨命全軍」之翼王石達開與其餘部（上語見石致駱原函意謂捨己命以保全三軍），及劉坤一在廣西之誘殺黃鼎鳳等，是皆不仁不義背信失德之行爲。其中尤以曾國荃在安慶之屠殺降卒萬餘人爲最野蠻殘暴，等於白起之夜坑降卒，而皆莫能邀千秋史筆之輕恕者（事見躬任其事之朱洪章自撰之「從戎紀略」）。審是則鴻章之所謂「殺十大頭目而活二十萬人」尚屬情有可原，較之曾氏諸人自勝一籌矣。在太平軍方面則殺降之事尚未之見。至若忠王之活降卒，釋俘虜，

誠千古義人義事，又豈曾李輩所能望其項背者哉？余研究太平戰史，站在民族主義及人道主義立場，恆以愛民不妄殺爲辨別是非善惡之標準，對于殺降一事，憤莫能平。茲讀此兩函而大有感觸于心，不禁信筆暢舒所懷爲快，絮絮滔滔，固不能覺其言之贅也。

前函所言八降人，姓名已錄出。是函又言九人及十人，客次參考書不備，八人外之一二人未能查出，他日當補足之。又：近赴柳江謁張幼程（延禧）世丈，承出眎所著「見聞錄」未刊稿，中有一則紀述其母舅康紹斌事云：康爲廣西馬平人，前在向榮部下任都司職，自江南大營失陷後降于忠王；官至天將，佐守蘇州；失守後復降於李鴻章，晚年回桂老死鄉間，則是蘇州投降之頭目尙不止前數，不過此十人爲主動殺上獻城者耳，而且又可見廣西兵將當時猶未全數就戮或逃亡也。

余向疑在太平戰役之末期，外國竟放棄其夙所嚴守之中立政策而公然明助清廷，至不憚派武將，供槍炮，造成常勝軍一支勁旅，以攻擊天朝心腹之地，實係清廷先與外國定有密約，乞師助戰，而以承認咸豐八年十年之不平等條約爲交換條件者。前讀蕭盛遠所撰「江南大營軍事記略」（原稿本），有江督何桂清於大營二次失陷後奏報外人要求訂立條約數十條而允以助攻太平軍爲酬之語，蛛絲馬跡，已可概見。今觀李氏此函，又明言欲撤退戈登必須請由總理衙門與外使交涉，可見主持其事者原在清廷，益足爲余說之又一有力的佐證也。

是函後段及附片詳敘忠王府內容之華麗，却引起吾人無限之感慨。蓋自太平軍奠都金陵

後，天王東王等乃以其爲立國根本。顧天下未定，虜廷未傾，即大興土木，廣治宮室，窮奢極慾，恣情享福，耽于逸樂，荒淫無度，全無一點篳路藍縷憂勤惕勵之開國氣象。在上者既開其端，在下者尤而效之，迅而成爲風氣，流爲俗尚。其後各王均汲汲營華邸，謀聚歛，即至忠至賢如忠王者，亦不能免（參觀拙編「太平天國雜記」中「天京遊記」等篇）。至末期濫封多至千數之「王爺」，亦無不各就根據地任意徵用民財民力以經營府第，爭妍鬥巧，互逞豪華，變本加厲，荒謬益甚（拙藏浙江「避難日記」副本載嘉興聽王府榮王府等皆如是）。此種腐化舉動，在其時諸王輒以爲坐享天福，分所應爾，而不知其惡影響所及，內則隳軍紀，外則失民心。嗚呼！上下交徵利權，君臣只圖淫樂，國雖欲不亡其可得乎？此所以讀李氏遺函至是而不禁唏噓嘆息者也。

蘇州忠王府，原爲拙政園舊址，並關附近民房改建宮殿戲台。抗戰軍興前，余曾到遊覽，園地已成荒蕪，殿宇則改作某省（安徽？）會館，而戲臺一座猶存焉。

四、五、六　曾國荃致李鴻章三函

「前承允許洋槍，洋火，洋藥，所望多賜大小洋火各三四萬爲叩」。（五月二十八日午刻）

「初十日飛函求入協濟洋銅帽百萬及洋藥四百桶，應我眉急，務乞俯允」。（附言缺月日）李鴻章於行間手批云：「頃已辦就，有輪船即解」。

「弟曏昔在軍，厚荷藎忱，籌賜餉糈軍火，無一不備。弟仰託樾蔭，幸獲畢役」。（二十七夜）

（註釋）以上三函，一爲同治二年所書，次爲同治二年或三年所書，其三則爲同治五年初春新拜巡撫湖北之後所書者。

讀次三函，具見曾李二家——即湘淮二軍，合作互助和衷共濟之精神，始終如一。曾國荃圍攻金陵之師得其協助至多，所以卒成大功也。

七　曾國荃致李鴻章書（九月二十九日）

「太冲有意與我輩爲難，究欠大雅，蒙公持公論，感甚感甚」。

（註釋）此函係同治三年收復金陵後所書。

函中所謂「太冲」即指左宗棠氏也，曾國藩弟兄與左氏交惡，由來已久，國荃恨之尤深，而李鴻章則公然袒曾，皆由此函可以見之。徒以若輩皆明大義，識大體，顧大局者，猶未至以私害公耳。

八　曾國藩致李鴻章函（九月初四銅陵舟次）

「惟湘勇強弩之末，銳氣全銷，力不足以制捻。將來戡定兩淮，必須貴部淮勇任之。國藩

早持此議，幸閣下一爲證成此言。兵端未息，自須培養朝氣，滌除暮氣，故淮勇氣方強盛，必不宜裁，而湘勇則宜多裁，頃舍弟沅甫（即國荃）部下已裁撤萬人。國藩擬于今冬明春共撤四五萬人。」

（註釋）此同治三年曾氏收復金陵後致李氏之函也。

曾氏之政術及處世哲學，全以負畏謙退爲主旨。纔畢其役，即凜于「大功不易居，盛名不易享」之戒，亟亟爲保全一身之晚節及一家之功名計。重以破城後，財貨珍寶盡爲乃弟獲去，曾無一錢一物獻諸清廷，大招物議。若更蹈「功高震主」之嫌，則一身一家以及後代之安全俱休矣。故一自紅旗報捷，大功告成，即令國荃稱疾，解除兵柄，辭官歸里，繼則亟行裁兵，以示毫無擁兵自固之野心，且堅稱湘軍暮氣已深，不能再用。由是始得清廷之諒解而不加疑忌，且許爲「謙卑遜順」焉。其所以卒能保全身名家族而不至爲年羹堯之續，且豐邀恩寵至沒世而不稍衰者，未始非其不矜不伐斂退謙抑之態度及舉止有以致之。噫嘻！狡兔死而走狗烹，國藩誠得「明哲保身」之要旨乎！是故君子與涵養。

九　李瀚章致弟鴻章書（二月初二）

「汪逆於粵境殲滅，東南數省去一患，國家之福，萬民之幸也。細究其故，固由季翁（左宗棠）節制三省，可一各軍心目，而其機則不在此。汪賊由上下坪東竄，不能乘虛以逞，而退

襲嘉應，坐以待圍，死機也。季翁聞該逆東竄，不待出境諸軍之回，而率一二千親兵前迎，以進爲守，得生機矣。季翁用兵，固自不謬，可見大帥調度，固在適機宜耳。」

（註釋）是函當係在太平軍全部消滅後之翌年，即同治四年所書者。

函內所云「汪逆」即康王汪海洋，又即蘇州四降王之一康王汪安鈞之子也。安鈞降後即被李鴻章所誘殺，惟其子海洋則矢忠天朝，襲封康王（此據「弟子記」卷十）。至天京陷後，猶統率大軍與左宗棠之浙軍及粵軍抗戰至一年半之久，由浙閩轉戰東粵，卒陣亡於嘉應州，實爲最後殉國之一王，亦足稱爲「克蓋前愆」者。

瀚章譏其「不能乘虛以逞，而退襲嘉應，坐以待圍」爲「死機」云云，此不過戰勝者事後輕說之「風涼話」耳。其實，當時天朝瓦解，大勢早去，清軍得勝之師，東南西北徧地俱是，故太平軍殘部到處皆被重兵所圍攻，一一覆滅，尙有何「虛」之可乘耶？要之，汪部不亡於此處，亦必亡於他方，可斷言也。

至所言左氏次用兵「以進爲守」一節，足見此公之將略非凡，亦勇敢莫及。昔曾國藩疏薦其獨當一面，稱其「剛明耐苦，曉暢兵機」，確有知人之明，亦無怪左氏居恆以「老亮」（諸葛武侯）自負矣。

十　左宗棠致李鴻章函（十一月初四）

「平七不受人憐，人亦無有憐之者。餓著肚皮，挺著背頭，靜聽老天分付，亦未嘗失其爲鐵漢。田西北局勢，實有關繫。失此不圖，恐其禍愈烈，將來議者，不能爲我諒也。」

（註釋）是函係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左氏奉命人新疆督辦軍務時，中途所書。內容本與太平天國戰役史實全無關繫，惟所錄數語，一以見左氏生平非徒以智術勝，而其性格之倔強剛勁，可謂有如老而彌辣之薑，足稱硬漢，再以見其遇事負責之精神，所謂視國事如家事，而不肯絲毫放鬆，苟且了事，此則大足爲後人法者也。

尾聲——彭玉麟致李鴻章書（八月初四）

「仙鶴意頗得，已新建「飄然館」以居之。惟不才去後，須留俸金養之，並留妥當親兵一人伺候，庶不辜負寄託雅意耳。館名用「不知誰是安期子，雙鶴飄然下九霄」之意。外繫二聯曰：「舊夢難忘三島月，閒心猶寄九霄雲」；「蕭然自得，卓爾不羣」。又一匾曰：「小謫人間」。不才老邁，猶作兒戲，蓋抑鬱無聊，用以寄慨爾云。請一笑之。」

（註釋）彭氏是函書于何年，未能考證，惟味其語氣（如自稱「老邁」），則當在晚年。其時，氏離軍養疴，鴻章贈以仙鶴，俾得遺興，此函所以答謝其雅意者。鴻章初入曾軍，先被派在水師服務，固在彭卜，則二人私交之厚，有由來矣。上錄原函數語，全與軍事無關，惟足徵此公儒雅風流之風度，未遜昔年高唱「十萬大軍齊鼓掌，彭郎奪得小姑回」之時也，其所畜鶴之館名及聯匾，均典雅有致，迥非凡響，足以傳世。余錄寫太平天國戰役史乘纍纍至數千

十、忠王李秀成苗裔

張秋塵記　簡又文跋

忠王李秀成既爲曾軍所俘，曾文正公親自提訊，取得親筆供詞後，滿清政府令其解京正法。曾公心敬李爲英雄，不欲其解入北京，受滿清無謂之侮辱，爰與幕府諸人熟商，卽在南京將其畢命，而以「李素得人心沿途難於照料」爲詞入報。（此言余聞之於曾君和名廣鑾，卽曾紀澤之長子襲侯爵者，英國倫敦大學生，民國八年歿於長沙。）忠王之子（偶忘其名）亦同時被獲，年甫十餘，曾公以託之於陳右銘先生（名寶箴，江西義寧人，卽詩人陳三立先生之父，爲戊戌政變重要人物），囑妥爲保護，以存英雄苗裔。陳氏時以道員佐曾幕，因送歸其義寧原籍鄉間，並命子三立教其讀書，且爲之娶妻，生一子名國卿，稍長亦卽置家塾中讀書。陳氏鄉擧甚隆，外間無疑之者。忠王子不幸早死（年二十餘，在清光緒十七八年間），右銘先生於丁酉年巡撫湖南（光緒二十四年），攜國卿入湘。陳氏在湘倡辦新政首開常甯水口山鉛鋅鑛，以其詩友寧鄉廖笙階主持鑛事。念國卿以家世關係，不能出應清廷考試，而又欲使能自活，因以託之廖，委爲鑛局司事，卽成家於水口山。（其妻似爲陳姓，亦江西人，與筆者同學羅君筱譽有關連，執筆時偶忘其姓。）國卿任事，負責耐勞，爲歷任長官倚任。鑛局入民國改爲官辦（前清爲紳辦），先充辦事員，後升爲課員，民國二十年，以年老乞休。長官知其爲忠王之後，卽

委其子錫洪爲該局科員，俾資養老，旋於民國二十九年調充桃源冷家溪金鑛局會計室科員。三十年，隨該局會計主任陳明遠往滇緬公路服務，最近動態未詳，當仍在滇緬路局。至國卿現仍全家居水口山鑛局附近，年事雖老，精神尚健，筆者與國卿雖無雅故，但因先祖曾爲陳右銘先生幕僚，廖筆階先生又爲同鄉前輩，故知之較詳。國卿所存忠王遺物無多，僅有長劍一口，戰袍一襲，及忠王供詞一本。（但非親筆原本，原本現存曾若農處。若農爲曾文正公曾孫，抗戰軍興後將其家重要文獻悉運往九龍收藏，忠王供詞與焉。九龍失陷，若農隻身間關歸來，此物不知尚在人間否。筆者在二十年前，曾得輾轉借讀，大段與官書及坊本無甚出入，惟入後頗作哀怨及希冀釋放俾收拾殘局之詞，有曾文正公親筆删削之處。此稿若據實宣佈，頗有失忠王見危授命身分，足見曾氏之用心也。）筆者服務湖南省建設廳二十年，無機會至水口山，不獲與國卿考詢忠王遺事。簡又文先生以蒐羅太平天國文獻爲己任，曩讀其「逸經」刊佈諸稿及最近「金田之遊」，知其用心。若能親來湖南水口山一晤國卿，詳細考詢，必更有重大發現。且國卿年屆古稀，設一旦遽先朝露，子孫昧於先人典型，年湮代遠，將要無可稽考，實爲史料重大損失。又國民政府曾撫卹洪楊諸烈後裔，國卿以忠王嫡嗣，竟無人爲之表彰，筆者曾屢向當道建言，亦一笑置之，此則尤所望於又文先生者也。

跋尾

承掃蕩報總編輯鍾期森先生轉來湖南張秋塵先生所記「忠王李秀成苗裔」一篇，蓋因讀拙

作「金田之遊」一偶述關於忠王遺裔所聞數言而詳書所知見告者。語重心長，良可感矣。茲以原文發表上方，並以個人關於此問題之其他聞見種種書作跋尾，以供參考。

忠王遺裔尙存一事，就余以前所聞，除「金田之遊」所記王淵（紹楨）先生述辭外，尙有兩傳說。一則多年前在粵聞從化縣有李姓者自稱忠王後人。當時曾託縣長李務滋先生就地訪查，旋得其覆函詳告采訪所得。惜原函仍存香港，內容未能記憶，惟其時個人印象，則以爲其人所言過於浮泛，不敢置信也。

次則於前月赴柳州采訪時，遇陸選之先生，據云：建國二十九年沐陽有一九十餘歲老翁，自云是忠王嫡子，南京破時，伊年方十一歲；忠王被捕後爲曾國荃治疾病，國荃愈後暗釋之，而以貌同者代受刑；王於是率子逃至沐陽，藉行醫教館爲生，以終天年；其子爲農夫，不大識字，但能暢言太平軍事蹟，且知金陵各王府所在，並言其長兄爲幼主所殺云。陸君又言，此事經由江蘇民政廳長王公璵先生撰文記之，刊興化「文化週刊」第一期。是說可謂離奇之甚。因言者鑿鑿其辭，且有親見其人者撰文發表，當是「事出有因」，足爲吾人將來考察之對象也。

其見諸近人著述者，則湘人李抱一所編「李秀成年表」末云：「湘中傳稱曾文正最重秀成，宥其兩子，以一屬諸浙江某人，一屬諸陳右銘寶箴。孫名國珍，今猶在湖南寧鄉（予曾詳紀其生平）。又「太平天國野史」云：秀成之子見諸文家記載者有三。一名徵祥，尙幼，錢塘某富室收養之。當出險時，金寶無所取，惟懷秀成所著「天國鑑略實錄」一冊。一子在江西，

與后主同被擒，以其幼未下獄，後不知所終。一子於兵燹後賣卜於金陵城南，城中居民多識之，蓋已獲而潛縱之者，亦錄之以備一說。

又王定安所撰「求闕齋弟子記」（卷五）云：「李其祥，秀成之子，同治三年獲於江西，以年幼，俟及歲時照例辦理」。

據以上紀載，足與張君本文所記互相印證。李抱一所言，忠王孫名國珍（即國卿），今猶在湖南寧鄉，尤與張君之文符合。「野史」與「弟子記」所載在江西被擒之幼子而不知所終者，未悉即是屬諸陳寶箴者否耳。其他傳說之一子或二子，以未獲他項確證，不敢置可否。惟張君本文則證據鑿鑿可考，又經李抱一氏另撰文詳記其生平，則其人其事復奚疑焉？至篇末建議撫卹或表彰忠王嫡嗣之責，則余以爲忠王桂人也，廣西省政府向頗注意於太平天國革命史之闡揚，當以此責屬之。

三十二年五月十二日於桂林

十一　翼王家世考證

歷來關於翼王石達開之家世及出身，傳說紛紜，錯誤百出。其見諸清軍官書，私人著述，以及地方志書者，亦有不少失實之處。至於人口傳說，鋪張過甚，迹近神話者，或純爲小說家言，嚮壁虛構者，更不必論矣。爰盡個人所知所能，逐一考證。倘得重新表現此曠代英雄之眞相，而令人對其有正確的認識，則不特可存信史，抑亦所以表揚先烈，是則玆篇寫作之旨趣也。

太平天國九門御林開朝公忠軍師殿左軍翼王石達開（註一），生于道光十一年二月中旬，惟在某日則未能確定也（註二）。據羅爾綱氏近著「翼王石達開略傳」，及「翼王石達開生卒年考」兩篇（載「文史雜誌」第三卷七、八期），謂其生于是年二月初一日，係根據張德堅纂之「賊情彙纂」卷六「僞科目」篇，有云：「其試以各渠賊生日爲期，石達開二月生，試期以初一日爲翼試，……」。似可信爲確期矣。然細察其原文，固明言其生日確在二月，而試期則爲初一，可見試期未必卽是生辰也。又觀其下文「洪秀全十二月生，試期改於十月初一日爲天試，以其子乃十月生也」。考天王壽辰在十二月初十日，而幼主之生日則爲十月初九（參看拙著「游洪秀全故鄉所得到的太平天國新史料」載，「逸經」第二期，及「太平天國起義記」，與拙著「太

平軍廣西首義史」卷三），由此可見各試期確在諸王生日之月中選一日舉行，而未必在其壽辰之日也。又據廣西宜山所傳翼王卅歲壽慶之門聯下比有「月仲春，日中浣」之語，益可證明其壽辰確在二月中旬，而非初一矣。

王之故鄉爲廣西省潯州府貴縣北山里奇石墟之那幫村。是墟位在貴縣之西北，今改名達開鄉，所以紀念王之出生地也。「賊情彙纂」卷一石傳，謂其爲桂平縣大梭村人。忠王親供以其爲桂平白沙人，民國「桂平縣志」亦謂爲桂平厚祿里白沙人，均誤。自貴縣紳耆龔政等于邑內發見王之曾祖母墓碑，並親訪其故鄉，已可斷定其爲貴縣人（註三）；更證以翼王供辭自云：「係廣西貴縣人」（註四），則其原籍之確爲貴縣，殆爲不再容疑惑之鐵案矣。至「桂平縣志」又云：「父老猶能道其戶址。……達開少讀書，受業於同里貢生陳捷元」，想皆傳聞之說耳。關于王之籍貫問題，「貴縣志」與「潯州府志」所紀皆無誤。

王之先世，原籍廣東省惠州府和平縣，其移居貴縣至少歷四五代（註五）。考惠州和平一帶居民，類皆先代由中原南遷之漢族，俗稱爲「客家」，或「客人」，以別于原有之土著及先來之漢人。廣東各邑之客人多有徙居廣西各地者，其卜居貴縣者尤衆，如奇石之石氏及賜谷村天王洪秀全之中表王氏等皆是也。在廣西，其人普通稱爲「講客話的」，以別于「講白話的」廣州口音者。或又稱爲「來人」，以別于「土人」。土人者，最先移殖桂境之土著，即僮人或傜人也。再考王之故鄉「那幫村」之村名，本爲僮語（註六），則其地原爲僮族所居可知。道光晚年，

貴縣桂平間，「來人」與「僮人」屢發生大械鬥，「來人」被逐，無家可歸，因而投奔金田加入太平軍者數千人，蓋種族問題實構成太平軍起事之一個重要因素。而太平軍之基本分子，自首義六王以至萬千聖兵，什九皆廣西之客家人。此皆研究太平天國史者所當知之背景也。

據王之曾祖母墓碑上所列，其祖輩之名皆有「潤」字，而父輩則皆有「昌」字。其供辭云：「父親石昌奎」。惟在墓碑上父輩中並無此名，只有「昌輝」之音近之。考該供辭並非為忠王或干王所自書之親筆供辭，實係王被擒押至成都後，川督駱秉章命一府尹與其晤談，詢其經歷，乃為一一口述，歷時二日始畢。另有人紀錄其詞（見康導月刊五卷七、八期，任乃強著：「紀石達開被擒就死事」），其後當然經上官幾許改削，成為口供，始行呈報，歸檔，及發表。因口音不同，而字音相近，書吏誤以「昌輝」為「昌奎」，是極有可能之事，則斷定翼王之父名為「昌輝」，誠合理之至也。惟「貴縣志」則以為是「昌榮」，其音去「昌奎」遠甚，可信為誤矣。羅爾綱氏所撰翼王略傳，亦以其「父名昌榮」，想係根據「貴縣志」，而未參考供辭也。

又據「貴縣志」云：王之「母周氏，六屈村周國賢長女」。又謂王離鄉起義時，「有周鳳展者，達開舅氏也，贈紫騮以壯其行」。人證鑿鑿有據，想為就地采訪之事實，故王母周氏之說——至少在未有反證之前——為可信也。

王之供辭自云，父母均早去世。惟坊間流行之官書及私人著述，有以其母氏于天朝內訌時

一並被北王韋氏所殺者，實誤矣。

王名達開，蓋依其兄弟班輩之名，下一字皆爲「開」，故王輒自稱曰「達」（註七），而天王則寵稱曰「達胞」也。據「貴縣志」云，其乳名曰「阿德」，想得自傳聞，或可信。又云，其字爲「子祥」。但其同祖兄有名「祥開」者，則其可再取「祥」字以爲己字否，是可疑也。是舉恐爲俗例所不許者。

供辭又云：「並無兄弟」，則墓碑所列之同班輩的兄弟十六人，皆同祖而非同胞所生者明矣。王之先代均業農，家頗富厚。王自幼讀書，稍長，亦務農爲業（註八）。據一般的傳說及信仰，均以其爲科第中人——曾中秀才及舉人者，是大誤。前經貴縣羅爾綱先生在「讀太平天國詩文鈔」一篇，以精詳的考證，痛闢此說之無稽，可稱定論（廣西及貴縣科名錄均無其名，可爲證）。查此一傳說之由來，不能不追溯至幾種書籍所刊載之翼王答曾國藩詩五首。蓋其首兩句即云：「曾摘芹香入泮宮，更探桂蕊趁秋風」。此詩，先有黃世仲小說之「洪秀全演義」小說及梁啓超之「飲冰室文集」爲之極力宣傳，又有坊間流行之軼事稗史等展轉廣播，遂至深入人心，幾于人人相信其爲事實矣。此五首詩，余曾斷定其是贋鼎（註九），蓋微特尊天拜天始終如一之翼王斷無妄發「只覺蒼天方瞶瞶」之駡天怨天的句語，即以本事言，翼王之遠征軍亦從未與曾國藩所自統之湘軍在皖贛發生接觸（僅一度與其九弟國荃在江西吉安小戰即退），則國藩讀其詩而退師讓路之事，可見全非事實而諸詩當是贋鼎，則王早年曾入學中舉之事皆係小說

家盧構者矣。

據「桂平縣志」云：王「曾充蒙江關書記」。夫以其生長富農之家，養尊處優，衣豐食足，只須安居鄉間，管理田產，即可坐享先人餘蔭，而過優裕自在的生活，何必于十八九歲即離家遠出傭工餬口耶？矧其自供「耕種爲業」，則上說殆亦傳聞之誤也。余前赴桂平采訪亦有人告以此一說，而終以其不合情理，未敢置信也。

王賦性慷慨，素懷大志，且饒有家貲，交遊必廣，故名著一邑。道光晚年，天王洪秀全與南王馮雲山在桂宣傳宗教，同時運動革命，到處物色英雄，同謀大事。因耳聞翼王之盛名，設法結納，傾心布腹。王固深明民族大義者，即加入拜上帝會，旋傾家貲十餘萬金爲起義之餉需。洪馮等愈器重之，乃得列爲革命運動首領之一焉。惟據「貴縣志」敍王與天王南王初相結識之事由云：「道光十九年，洪馮自博白至貴縣龍山，遇石，異之，揖與語，談兵于六烏口，愜甚，引歸家塾以授徒。……」則全誤矣。蓋一則在道光十九年，翼王年方九歲，而洪馮初入桂之年乃在道光廿四年(註十)；二則洪馮從未至博白，只先到貴縣，後赴桂平耳；三則洪馮亦未嘗在貴縣石家授徒也(見「太平天日」)。翼王最初爲何得與天王等結識，史事雖未得明瞭，但按當時地理環境度之，則天王等初到貴縣賜谷村居留數月，是村距翼王本鄉僅隔一六烏山，而其居停主人中表王氏亦爲客家人，則與石氏固是同鄉，亦不難累代互通婚媾，至少亦互相認識。由此種種因緣，或即由王氏之介紹，先事結納，後乃邀其加入義舉，自是可能之事也。天朝官

書亦載有洪天王訪翼王一事，稱爲「訪石相公」（註十一）。謝介鶴著之「金陵癸甲紀事略」亦記其事云：「天賊（王）等欲爲亂，苦無貲，聞翼賊（王）富，與南賊（王）密訪之。……翼賊（王）遂信而惑焉，願以家貲從事」。可見伊等之結納，實由于洪馮等之慕名造訪，蓄意邀其加入義舉者。至傾家之舉，則備載「賊情彙纂」及他籍，即某外人著者亦紀其事，信非虛語也。

道光三十年六月，天王令各道教徒開到金田「團營」，是即實行起事前之總動員也。翼王乃棄家應命，且偕同祖兄弟鎮崙，鳳魁，祥貞，鎮吉等（註十二），及其他族人，共率鄉里徒衆千餘人赴焉。七月十三日，祭纛誓師，自奇石墟出發討虜。先屯兵于桂平縣之白沙，尋過潯江而直趨金田。（上據「貴縣志」。按屯兵白沙事或爲其原籍桂平白沙之傳說之由來。）

起義前，天王與馮，楊（秀清），蕭（朝貴），韋（昌輝）及石等五人共結爲異姓弟兄，而達開齒最幼，蓋年僅二十歲耳。時，王猶未有室。拜上帝會會友王玉崑以女妻之。後生有子女，均于內訌時被殺。（註十三）

是年十二月初十日，天王率領全體教徒在金田起義（註十四）。王先膺左軍主將之封。元年閏八月克永安後，晉爵翼王，稱五千歲。「翼」云者，取「羽翼天王」之義也（註十五）。翌年三月，太平軍全師北進，圍攻桂林，「貴縣志」所載，翼王在永安「密檄貴縣礦工千餘馳救，圍乃解」。又謂石祥貞率礦徒赴永安解圍，皆無其事，實則礦工適于起義前趕到金田矣。

革命大軍于二年四月初解桂林之圍，離廣西，出湖南。不幸南王西王相繼先作國殤。由長

沙北上之後，翼王之職責更重，督師前敵，親率將士于冬月攻破武漢二城，復大戰清提督向榮諸軍于武昌城外。繼而全軍分水陸兩路夾江東下，王督水師。大軍節次攻克九江，蕪湖，安慶，以及金陵。設謀督戰，迭奏膚功，王之勳績，時將莫儔也（註十六）。迨天京定鼎，天王以其佐命開國功，加以「電師」榮銜，未幾又褒封為「聖神電通軍主將」（翼王封號仍舊），稱為「達胞」。其後，王雖離京遠征，自專征伐，而終身戴此爵銜及佩此印綬如故。

其在天京之翼王府，為故明張侯之宅，即國民政府立法院院址是也。府內外高懸二長聯，文曰：

翼戴著鴻猷合四海之人民齊歸掌握
王威馳駿譽率萬方之黎庶盡入版圖

翼德威明鄙阿瞞如小兒能視豫州同骨肉
王陵忠義棄項羽若敝屣獨知劉季是英雄

考天朝官吏，酷好對聯，由天朝宮殿王侯府邸以至大小衙署，無不各以爵銜官職分嵌聯內，堆砌成語，運用典故，各具匠心，炫奇鬥巧，成為風尚，蔚為奇觀。錄兩聯，足見斑斑矣（註十七）。

癸好（丑）三年（一八五三）三月，豫王胡以晄（原封護天侯）統率西征軍再克桐城安慶。其夏，翼王奉命赴皖省安慶一帶安民督師（註十八）。據「桂軍縣志」云：「其驍勇與翦

朝貴韋昌輝同倫，而以恩信籠結其下則非蕭韋所能及。金陵陷後，自上安徽撫恤降民，以其士人爲鄉官，各授以職，令按畝徵糧，由民自供，免滋兵擾，金陵餉糈悉賴焉」。均紀實也。十一月，王回京復命，其督師之責，則移交燕王秦日綱（原封頂天侯）。

甲寅四年正月，國宗韋俊，石祥貞等率師再克漢陽，旋分軍直入湖南，與曾國藩新練之湘軍大戰，失利，退湖北，于六月再克武昌。八月，國藩親率水陸師乘勝直下，大舉進攻。太平軍不敵。東王在天京聞警，亟派北王西上救援，行次采石，忽又召回，改派翼王援鄂。王軍次蕪湖，而武漢已失守矣。維時，湘軍節次勝利，大舉東征，銳氣甚盛，幾莫能當。王又奉命踞守安慶，旋進駐湖口督師，扼守九江，與曾軍大戰，屢獲勝仗，卒乃計困其大部水師于內湖，而大敗其餘部于外江，甚至奪其主帥之座船，致令國藩投水自盡，此四年十二月杪事也。國藩雖遇救得生，徐圖復興，然經此一役，湘軍之銳氣已大挫，攻勢已被遏，兵力已分薄（水師分爲內湖外江二支，其後陸師亦因太平軍反攻武漢而分爲數支）由是而形成雙方相持于贛鄂兩省，馴至混戰多年之戰局矣。此則又是翼王之奇勳也（註十九）。

翼王以後事蹟，余另撰「太平天國之內訌與分化」及「翼王遠征行軍紀略」二篇，茲不贅述。

王「身材長大，面黑高顴，微髭多鬚，目有凶光」（註二十），實魁梧奇偉之好身手也。語其品性，則富道德，能文章。語其才幹，則善用兵，嫻韜略，兼具政治長才。滿朝上下皆翕

然傾服，即視其爲勁敵之曾國藩于奏疏中亦嘗稱其「挾詭詐以馭衆，假仁義以要民」。若翼王石達開者，得不推爲太平天國中文武兼資，才德俱備，而不可多見之傑士也哉？（註二十一）

註一：翼王全銜係七年離京後天王所遙封者，見蕭一山編「太平天國叢書」中之辛酉十一年新曆之會銜。

註二：翼王生辰之考證，見「翼王宜山詩刻之研究」一文。

註三：墓碑及殘石現放在貴縣之中山公園。另有紀事文字及詩詞單行本刊行。

註四：供詞載「駱文忠公奏議」。

註五：供詞云：「祖籍由廣東和平縣移來貴縣居住」。證以曾祖母碑，可見至少已歷四五代。

註六：看桂人徐松石著「粵江流域人民史」，商務印書館出版。

註七：見翼王入蜀失敗前致清官兩書。

註八：此見供詞「自幼讀書未成，耕種爲業」，及忠王供稱其「家富讀書」。

註九：「太平天國文獻贗品考」，載「大風」卅二期，全篇復編入「廣東文物」專集。

註十：見天朝官書「太平天日」，載「逸經」半月刊。

註十一：見張汝南著「金陵省難紀略」。

註十二：此皆「開」字班輩之兄弟，後因遵天朝制而改今名，所以避翼王諱也。「貴縣

志」于此不誤。

註十三：王玉崑後避諱改姓黃氏，稱「翼貴丈」，見淸軍官書。又翼王供詞言「娶妻王氏，生有子女。……妻室兒女留在金陵，均被韋昌輝所殺」。

註十四：起義日期，經余詳細考證，定爲是日（說詳拙著，載「大風」七三期）。「貴縣志」前事篇及石傳定爲四月，非是。

註十五：見程演生編「太平天國史料」第一集上卷。

註十六：戰蹟詳載拙著「太平天國全史稿」數章，分刊于「大風」八十期以下。

註十七：翼王府見「賊情彙纂」卷一本傳。聯語見同書卷八「賊文告」篇。

註十八：見「賊情彙纂」本傳，及忠王親供。

註十九：此段敍事參合「賊情彙纂」本傳，「求闕齋弟子記」，及其他。

註二十：見「賊情彙纂」本傳。

註二十一：「貴縣志」石傳後附錄翼王檄文及遺詩，除宜山石刻一首或幷及輿業一聯外，其餘盡是贋鼎，見「太平天國文獻贋品考」。

卅二、八、十、寫成。

十二　太平軍名將朱衣點

太平軍中有一名大將朱衣點，其名不見諸初期（太平天國五年以前）之文書冊籍，惟在宜山翼王君臣詩刻上則赫然在焉。其官銜爲「精忠大柱國」，可見爲翼王麾下「大員」之一，想係王於五六年間西征贛鄂時所收得之幹部，而直隨其遠征入桂者。衣點於九、十年間在桂活動，後因不願隨翼王入蜀，中道脫離。十年夏，自取獨立行動，率部數萬人離桂入湘。全部分兩路北行，其一路張志公、鄭忠林等在桂北降於巡撫劉長佑（見「平桂紀略」），而朱與彭大順所統率之一路則立志復歸天朝隊伍中，由湘南經贛南，轉入閩境，已而復回贛，經寧都、建昌、河口、而攻德興、婺源（見李抱一遺著：太平軍戰事本末）。自是折入浙江，卒投歸忠王李秀成麾下，轉戰各處，所向有功。至十三年（同治二年）衣點隨慕王譚紹光圍攻投降清軍之駱國忠叛於江蘇常熟。二月，被李鴻章軍所俘，卒殉國焉，時已膺「孝天義」之封號矣（事見「平定粵匪紀略」）。朱衣點在史籍上所見之事蹟如此而已。

至於朱衣點究爲何許人？原籍何處？如何出身？一向茫然無從得知。前聞桂林朱蔭龍先生言，朱衣點爲有明靖江王朱守謙（太祖從姪孫）後人。考王之後代向照太祖所頒之班次立名五言絕詩二十字而命名。詩曰：「贊佐相規約，經邦任履亨，若依純一行，遠襲得芳名」（見

明史及余維烱「明桂林靖江王考略」，載卅二年六月五日桂林掃蕩報）。是以「依」字名之一代，皆王之十五世裔孫，如勝淸中葉廣西有詩人朱依眞，文名籍籍，卽王孫也。衣點之名，或故去人旁，以便於加入太平軍，而免宗族受株連之禍耳，此亦蔭龍先生所言者。先生本靖江王後，其言可信。

靖江王後裔多留居廣西，然朱衣點非廣西人，而却是湖北人也。大概其先代有由桂之鄂者，遂有一支派流寓是處，不足爲異矣。且衣點雖膺軍職，統重兵，但非尋常之糾糾武夫，而爲士人出身，曾登科第，成進士者。其證據余最近偶在省立桂林圖書館之廣西文獻叢鈔中發見之。諸鈔本中有由忻城縣采輯處采訪所得之詩鈔一本。其末二首之一爲朱衣點之遺作七律一首，標題云：「咸豐末年翼王石達開遣將朱衣點過忻欲用孝廉方俊賢因以詩勸之」。就文字上看來，此當非原題，而爲後人錄其遺作者所擬。然作者之動機，立意，與卽事卻彰明表露焉。題下署款則爲「朱衣點」，其下旁注「湖北人進士」。此當地當時人所書，別無作用，自有所本而非嚮壁虛造者，其可信的成分當然甚高。其後與朱部脫離而降淸之張志公，原籍湖北（見新「全縣縣志」前事編），此可爲旁證也。查民國「湖北通志」選舉表之八，僅有「朱衣點」之名，係監利人，曾爲太倉州同。惟其人却是雍正二年之舉人。相隔百餘年，其非同一人明甚，則太平軍之朱衣點實湖北人而與前人偶爾同名者，非淸朝所錄取之進士也。余以爲其人殆爲天朝開科所取錄之進士，如同隨翼王入桂而率部南下永安之陶金湯，卽天朝進士出身者也

（見「永安州志」）。

至其原詩則可信爲眞品無疑，蓋咸豐十年間，朱衣點在脫離翼王之前，確曾在忻城——柳州之西、宜山之南——一帶地方駐軍及活動也。詩曰：

一識荊州似列侯。謫仙契合羨名流。
陽春縹緲吟高閣。時雨丁東聽小樓。
萬里風雲騰驥足。兩間氣化屬龍頭。
逼人富貴君知否。奚必林泉老唱酬。

其後則有方俊賢（號寶卿）「謝朱衣點」七律一首云：

軍門大帥一旗飄。刁斗森嚴靜不囂。
天使有心求劇孟。書生無福效班超。
牛衣對泣妻交謫。馬帳談經子尚驕。
縱欲遠遊遊未得。乞容疏懶作漁樵。

此兩詩者，除表出朱衣點之籍貫及出身外，並充分表現其於戎馬倉皇中，仍常與地方文士名流交遊酬酢，時有唱和，可想見當時文酒盛會，足稱儒將風雅，誠個中佼佼者。至其能接近社會，不擾百姓，到處實現太平軍秋毫無犯親民愛民之原有風紀，自無愧革命本色，尤爲難能可貴。不特此也，彼更有心物色人才，求賢若渴，又爲太平軍將領中不可多見者焉。是故此遺

作之新發見，殊足增富太平天國文獻之內容，彌堪珍貴矣。若朱衣點者，以有明宗室，痛故國之亡，抱禾黍之感，因而投筆從戎，矯志附義，以圖滅滿興漢，爲祖宗復九世之深仇，爲民族挽百年之刼運，乃因中途與主將意見不投而不降敵，不犯上，惟率部遠引，自行其志，雖經顛沛流離而不忘民族革命之本旨，卒至復歸天朝，努力疆場，以身殉國。求朱明後人之參加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且貫澈始終者，僅此一人而已。嗚呼！其人其事，誠可敬可傳，忠義之名與英烈之行，允垂不朽，是不亦深值吾人今日爲之表揚乎？

卅二年八月四日寫成

十三 獨秀峯題壁詩之作者問題

廣西文史界特異的產品——「獨秀峯題壁」，專紀太平軍起義初年間史事的七律詩三十首，久已遍傳國內，膾炙人口。然其作者是誰？此固人人之所欲知，而迄今還沒有人確知者。我研究這一問題已歷十餘年，所得的資料亦不算少，但至今日仍未敢，亦未能，輕作獨斷的結論。茲篇之作，非所以提供一個斷定的答案，只欲把個人歷來研究所得，一一陳述出來，以供同文或同好者參考之資，並以引起一般讀者對這問題的興味，冀各能以所知所見公開發表，互相研究，則此「學術之謎」庶乎終有完滿解答之一日耳。簡言之，我實是在此鄭重提出這個問題，請求大家合作，羣策羣力從事研究而謀解決之。

我前時撰有「太平天國戰役之史詩」一篇，將這卅首詩校錄，考證，及註釋，編入「太平天國雜記」第一集，並略論諸詩之歷史的價值。當時所手錄以作研究之資者，僅得柴蓮馥先生家藏鈔本；及南京國學圖書館所藏「盾鼻隨聞錄」鈔本內所載者，兩種而已。其後，又在李青厓先生處獲讀其所得之鈔本，據云係由蘇州滄浪亭圖書館所藏之「盾鼻隨聞錄」木刻本所載而錄副者。繼而我再得獲常熟圖書館所藏之「粵匪雜錄」鈔本錄副一部，其中亦載有此史詩者。至前數年旅居香港時，復由廣西大學梁教授岵廬以其所藏之鈔本並校勘我在前文所錄出之兩本

之詩句及註語，全部寄眎。比來桂林，更獲觀兩種相異之本：（一）張墨池先生所藏況澄氏自鈔本；（二）桂林圖書館所藏宜北縣文獻叢錄內之鈔本。此外，尙有歷年在各處所讀之印本或鈔本，連以上所見所得已達十種以上。綜觀各種印本或鈔本，各詩之次序及字句間有出入，而註語亦各有短長或損益，要亦大同小異。茲不欲費辭再作文字上之校勘工作，惟亟亟探討其作者是誰之主要問題（況氏手鈔及校訂本原詩三十首附錄篇後）。

據所見或印或鈔之諸本，大都以爲「獨秀峯題壁」是「無名氏」所作，在原作者初時恐觸時人之忌而故佚其名，亦意中事也。惟有三四本則具有作者之名，而其名各異者。此外，於他種書籍及各地傳說中，亦有明言諸詩之作者是誰，而無不各異其詞者。綜計我所搜獲的資料，關於「獨秀峯題壁」詩之作者問題，截到現在爲止，已有八個不同的答案了。這八個答案中，孰是眞確的？抑於此之外，另有其人？是則此問題之所以成爲問題也。

於解決這個難題，須先注意作者本身所必具的幾種條件。條件維何？

（一）其人必爲博學多聞能文工詩之文學之士，大概是科名出身者，蓋於其詩中之詞藻，字句，典故，以及聲韻格調，可知其必是此道之斲輪老手。

（二）其人曾出仕他方，官至上級，至少亦至中級者，觀末首「解組歸來隱敝廬」及「承恩未効涓埃報」等句可知。

（三）其人必爲廣西人，或是臨桂人，以末首亦有「鄉閭擾攘更愁予」句故。

（四）其人必是於咸豐二年太平軍圍桂林時，隱居城內者，以其所述是時城內情形非目擊身歷者不能寫出也。

（五）其人定是性情耿直，自抱清操，主張公道，有正義感，關心民瘼，憤時嫉俗，不滿於時政，尤不滿於當時之官紳——如賽尚阿，鄒鳴鶴，朱琦，龍啟瑞輩，又不肯阿諛諂媚以干利祿，或與時人同流合污者。凡此悉充分表露於詩句上。

（六）蘇州之木刻本內題壁詩後附有跋語兩行云：「庚戌仲夏，余自閩乞病回籍，適值賊匪蔓延，軍務孔棘，憂憤之忱，殊難自已，爰擬七律詩三十首，以託詩人諷刺之意云。」此數語未嘗見諸其他諸本，而爲該木刻本所獨有者。由此復可斷定作者必多具兩項條件：（甲）其人曾出仕福建者；（乙）其人於道光三十年庚戌四月間——即太平軍在金田起事之前八個月——回桂林，而卜居城內直至咸豐二年夏間以後者。此兩項爲見諸原作文字上之條件，至有決定性，實爲解答此問題之最要的關鍵也。

夫作者資格所必具的條件既如上言，今進而研究八種的傳說或臆說。

（一）周貽徽說　我前時所錄之柴氏鈔本，卽有「周貽徽」署款者。周，臨桂人，字靄如，嘉慶二十二年丁丑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改御史給諫，任四川鹽茶道，內陞光祿寺少卿，順天府府丞。丁內艱歸原籍終老（見「臨桂縣志」人物志）。咸豐二年時，其人必在六旬以上。律以上列首五款條件，其爲諸詩作者，似有可能。惟其向未到福建任職，則又難下肯定

語矣。

（二）張戟臣說　「太平天國雜記」第一集附錄謝興堯氏所撰「桂林獨秀峯題壁雜記」一文，內引明心道人之「髮逆初記」有云：「前見友人錄此三十首詩，其前尙有小序云：『洪楊一役，淸代大變。起事在吾鄉，當事尤多吾鄉人，且南方城池完全者甚寡，惟桂林巍然獨存，久而不破。時，闔城內有張戟臣孝廉者（柳州府馬平縣人），目覩其事，作爲獨秀峯題壁三十首，膾炙人口。研究洪楊事者，不可不讀之作也。傳鈔甚寡，因錄之。』」謝氏卽據以斷定「題壁詩實爲張戟臣所作。」此鈔本之小序，於他本均未之見。其以當時人及桂籍人，見聞較爲確切，寫出此數語，似可入信。惟張戟臣果爲何許人雖未能詳考，而以區區一名舉人，奚能吐出「解組歸來」之句？他條件且勿論，卽由內證這一點已可見其資格之不符矣。（末首詞句，完全是高官致仕歸隱者口氣。）西大教授梁岵廬先生年前與我通訊討論這問題，據考證果結，亦否定張氏爲史詩作者。此說殆不足信也。

（三）汪少文說　其後，謝興堯先生又獲讀某書，因看見汪某自記謂題壁詩爲其先人汪少文所作，卽遂行自翻前說（張戟臣說）而斷定作者爲汪少文（見謝輯「太平天國叢書十三種」，北平出版）。惟考汪氏既非廣西人，且於咸豐二年之後——時太平軍早已打出長江——始到桂任州縣小官。是對於上列條件幾無一符合者。汪某之言，可謂無稽之甚，而謝氏見異思遷，亦未免過於輕信矣。

（四）合作說　前旅滬時，曾以此問題叩問一位廣西老翰林關六生先生（時年逾八旬）。據云：「題壁詩本非盡為周貽徽一人之作，殆是幾個人合作而珠聯璧合編在一起的。」此說甚新而奇，亦有可能性。而從內證細考之，這三十首詩之格調，詞藻，語氣（尤其末首），分明是同出一人手筆者，則合作之說大可疑了。縱使其說可信，而周氏之外合作之幾人為誰，亦未聞其明言。是故我以為此說可置而不論，——除非將來另獲真憑實據，以資證明。

（五）陳繼昌說　常熟「粵匪雜錄」中載有史詩全部，詩題下仍署「無名氏」，而卅首之末有原鈔者附識一語云：「壬子十月書于武林省寓千之記。」可見諸作成于咸豐二年壬子十月之前。「粵匪雜錄」內另載有海虞學釣翁之「粵氛紀事詩」多首，其一云：「兵戈滿地肆窮凶(兇)。有客登臨獨秀峯。題壁詩成三十首。淚痕應比墨痕濃。」附註云：「獨秀峯題壁詩，或云庚辰三元前江甯方伯陳蓮史繼昌所作。」夫既言「或云」，自是傳說。考陳氏，臨桂人，嘉慶十八年癸酉鄉試第一，二十五年庚辰進士，會試廷試皆第一，所謂「三元及第」是，授職修撰。道光二年壬午典陝甘鄉試，京察一等。授山東兗州府知府。歷任直隸保定知府，通永河道，江西按察使，山西直隸甘肅江寧布政使，署江蘇巡撫（見「臨桂縣志」人物志二）。著有「如話齋詩稿」。其人英年登第，在咸豐二年時，年約六十，惟何年致仕回籍，太平軍圍桂林時彼在城否，尚待考。其作者資格，亦有符合上列條件者，獨以未嘗任職福建一點言，又可置勿論了。

（六）顧椿說　今年春，我到柳江采訪，得聞張幼程延禧世丈言：「題壁詩是臨桂翰林姓

顧的所作。」查「臨桂縣志」選舉表之四，列有一條：「顧椿，道光二年壬午進士，工部主事，甘肅道。」丈之所指，當有其人。考其履歷，亦未嘗服官閩省，則其爲題壁詩作者之說亦傳聞也。

（七）況澄說　桂林人士多有堅稱題壁諸詩是大詩人況澄少吳氏之作。考況氏，臨桂人，與乃父乃兄一家皆以詩文名。道光二年壬午進士，選庶吉士，改戶部主事。十四年甲午，充陝甘鄉試主考官。簡放河南鹽糧道，以微罪詿誤歸。自是閉戶著書，日事吟詠。所著有「西舍詩鈔」，「雜體詩鈔」，「粵西勝蹟詩鈔」，及其他多種。卒年六十有八（見「臨桂縣志」人物志二）。其作者資格之不符上列條件者，有如未爲閩官，早年歸鄉，二項姑置不論，惟觀其手寫之叢鈔本內（張墨池氏藏）題壁詩三十首之末附識云：「後六首係甲申七月二十五日補抄於平樂客舍，並校字。」（按：「甲申」當係咸豐四年「甲寅」之筆誤，因光緒十一年甲申時氏早已逝世了。）據此，則三十首之後六首，況氏於全詩成後二年始獲鈔得，且明言「補抄」及「校字」，是則獨秀峯史詩非其所作亦明甚。又：張墨池氏所藏叢鈔本，並有況氏自製「和詩事二十首賦所未備者。」（按：原題如此，但實際上共成詩二十四首，均未經發表，頗有歷史價值，並鈔錄篇后，附錄二。）由此顯見況氏因獲得「獨秀峯題壁」三十首之全豹，不禁見獵心喜，故步其後塵，而有此作，益可見其非題壁詩之作者矣。

（八）鄭獻甫說　最近在桂林，由同文呂集義（方子）先生出眎省立圖書館所收集宜北縣

文獻叢錄鈔本一册，中有「獨秀峯題壁」三十首，題下署款云：「翰林鄭存紵號獻甫象縣人」。考鄭氏，廣西象州人，道光十五年乙未進士，榜名存紵，官刑部主事（見「象州志」紀人篇）。後以獻甫號行，別字小谷。早年致仕南歸，主講桂林榕城書院。其爲人也，「博聞強記。富於歷史眼光及批評精神，十三經註疏校勘記皆有評點。爲文直抒所見，力闢道統文派之說。詩亦體格蒼老，出於自然，不事規仿。於廣西文學界獨張一幟，與雍正間謝濟世皆爲思想解放之急先鋒。」著有「鄭小谷全集」，「靈鬼課」，「幽女侍」，「補學軒文集，詩集」等（統見「古今廣西旅桂人名鑑」）。我曾與呂方子先生詳細討論這問題，皆覺得鄭氏爲題壁詩作者說之可能性比其他七說爲較大。茲先申言肯定此說之理由。

（甲）鄭氏進士出身，能文工詩，其資格符合上列第一條件無疑。且以題壁詩與其所作他詩相較，體格雖遠不及，但亦有不少相似之處。

（乙）氏曾官比部，以身份言，自可寫出「解組歸來」等句。

（丙）氏固廣西象州人，曾回原籍遇寇，屢次徙居，則「鄉閭擾攘更愁予」，及「家室無依勞轉徙」等句，亦切合其經驗。

（丁）氏自道光二十三年癸卯起，主講廣西龍谿慶江書院六年。其後，即到桂林任榕湖書院山長。辛亥元年秋回象州故鄉。至壬子二年夏，復抵桂林，仍任山長。三月，會城被圍。直迄解圍後，氏均居城內（以上統見「補學軒詩集」）。

（戊）以個性及主張言，鄭氏之作者資格，益為切合。除詩中對於官紳當局，當時軍事及政治現象，與乎兵勇貪殘，民間疾苦，一致批評，抨擊，暴露外，其於朱（琦）龍（啟瑞）諸紳之主辦團練，舞弊病民，尤深表不滿，此於其遺文內愷切陳詞中得見之。抑有進者，因其性格，作風，思想，與抱負，矯矯不羣，脫離時派，自與桂省當代顯赫一時的文人落落難合，而又不肯阿諛依附，更明目反對，以故朱龍等及其黨徒對之切齒，其後乃屏之於「嶺西五家」之外焉。凡此背景均可為其作者資格適符上列條件第五款之論據也。

若徒以此五條件論，則肯定鄭氏之說，當為最合情合理無可訾議者。惟再衡以第六條件之兩項，則又成問題了。復申言之。夫鄭氏舉進士後，身登仕版不久，任刑部主事甫兩年——道光十五，十六年——即退隱，未嘗至福建也。且自丙申十六年出都，於辛丑二十一年即歸抵故里，有非於「庚戌（三十年）仲夏」回籍，固明甚（以上亦統見詩集）。此則大違第六條件之兩項者矣。再則鄭氏已自行製有「壬子三月賊圍桂林即事八首」律詩及其他紀事詩多首（即事八首載「補學軒詩集」，附錄篇后），未必另作題壁詩三十首。且以氏籍籍之地位與文名，又有濟濟之徒衆與親友，若眞有此奇作，豈有全不見于時人之理？況題壁諸詩，雖詠時事，究是迹近「藉筆墨以報恩怨之匿名揭帖」（此明心道人批評諸詩之語），則以其居書院山長之隆位，及具一代經師之尊嚴，重以其人品性與態度之光明正大而剛直坦白，又何肯出此含沙射影之鬼蜮伎倆耶？是故鄭氏為「獨秀峯題壁」詩作者之說，我終於不敢苟同，想宜北叢錄所言亦

一方之傳聞耳。質諸呂子及同文諸君又以爲如何？

以上所陳八說，無一能完全滿足所列之條件六款者，諸條件中，尤以第六款之兩項——曾官福建，庚戌回桂——最爲束縛。然而明文具在，我們研究學術者，忠於事實，又萬不能輕輕的犧牲了這一款，以貽削趾就履之誚。所以到今日仍未能到一個獨斷的，滿意的，和最後的答案，而以爲這個作者問題仍然是個「學術之謎」。現在惟有把這問題公開鄭重提出來。關於以上八說之考證和判斷是否有錯誤之處，抑或於此八種之外另有第九個答案，敢請學問淵博獨具眞知之士勿吝明教。

三十二、八、二十五

附錄一

獨秀峯題壁三十首（況澄手鈔及校訂本）

一

孤峯卓立聳南天。憑眺關河意惘然。四境風遒傳鼓角。萬山雲暝接烽烟。邊氛未息勞宸慮。將帥無謀致凱旋。多少不平懷裏事。登高握筆恨難捐。

二

李花撲盡落楊花。洪浪翻排水一涯。（廣西自李世德李元發兩逆畔平服。洪秀全楊秀清卽接踵而起。）青白旂分千隊列。紫荊山險萬重遮。（賊由桂平之紫荊山起事。）干戈潦草常滋蔓。歲月因循屢及瓜。（賊自庚戌年秋月起事今已三年。）試向潯陽江上望。虎狼到處已無家。（潯州四處所居民房。賊過無有存者。）

三

羽書飛報蹴塵紅。瘴海鯨鯢繫聖衷。金幣遠勞頒國帑。（先後發餉千萬。）紫泥新詔起元戎。（林宮保張軍門均由家奉命來粵。）觀梅和靖先歸道。（林公抵廣東先死。）銘斗桓侯未奏功。（張公到廣西卽卒。）太息將星沉兩地。賊氛疊起望無窮。

四

聞道周郎善用兵。將軍小李亦知名。（周敬修李石梧兩制軍先後奉命來粵。）千行坐擁心原壯。一戰歸來膽已驚。好勇無謀花亂陣。（敬修制軍肯身先士卒。然看之粗暴。）潛師不出柳藏營。膚功未奏飄然去。徒賦歸田恥聖明。（李公疾終戎次。周公引疾還家。）

五

三年零雨未班師。戎事彌縫洞主知。餘粟更從天府運。（前後發餉百萬。）使旌重見相公持。（賽中堂奉命來粵接辦軍務。）絕無豹略誅蠻寇。空有鴉軍振鼓旗。（中堂所帶禁兵甚多。）如此大權歸獨攬。寶刀何日靖邊陲。（中堂臨行。上賜遏必隆刀。大小文武犯者即殺。）

六

劍影刀光列從官。重重帷幕獨盤桓。圍棋自許爭先着。飛檄忽傳失永安。固壘深溝容賊據。缺戕破斧轉心寒。孤城在望無人近。半載甘從壁上觀。（去歲閏秋賊據永安。挖壕築壘。守備甚堅。我兵隔水爲營。遙遙相望。七月中無有抵敵力戰者。）

七

春風春雨又花朝。戰伐經年壯志消。大帥不須紓上策。單于昨已遁中宵。（二月十五夜賊棄永安而去。）封章連日稱收復。（中堂奏本克復。）城郭無人感寂寥。（賊去永安。城中雞犬全無。焦土一片而已。）最惜羣師隨四鎮。模糊身死報當朝。（賊退出大洞。其地險逼。不能進

戰四鎮。強兵以行。致全師失利。四鎮亦遁。至半途墜崖而死。）

八

伴食名眞宰相同。持籌莫展笑羣公。達人知命身先退。（達都統引疾還朝。）巴客登場曲便終。（巴都統畏葸引疾行至平東郡而亡。）望似姚崇都寂寂。（姚廉訪爲上所特賞。陳臬來西兩年毫無建白。）才如嚴武亦空空。（嚴方伯因周敏修保薦來粵。不次超升。亦默默無聞。）南天更有飛來鶴。辜負君恩獎許隆。（鄒中丞由府尹開府桂林。上詩有嘉爾賽鄒才濟忠之句。中丞抵任以來。才具渺小。惟終日張皇而已。）

九

頻年旌節駐南關。團練規條處處頒。浪擲金錢招壯士。（節轅幕勇五百特賞動費數百金。）柰憑黔赤禦諸蠻。（四壇守兵全無。中丞以團練爲可恃。）高談鎮靜全無補。（二月二十七日賊至六塘。幕中有勸張出。中丞獨祕機械故作鎮靜者。）臨事張皇莫濟艱。（廿八日賊將抵省。中丞登城已束手無策矣。）看爾腸肥兼腦滿。一腔塵俗未能删。

十

榕城雉堞認迴環。二百年來莫叩關。誰使雄師班馬嶺。（馬嶺要隘守兵忽爾撤去賊遂直入。）任教羣盜陟牛山。（賊抵省卽在西門外古牛山屯營。）訛言半夜聞風起。羸卒六塘帶月還。（二十七日中丞遣兵六塘。途中遇賊。連夜棄甲走。）獨立東門看癸水。識詩應向古碑删。（古詩

云癸水繞東城。永不受刀兵。今不驗矣。）

十一

角聲吹起萬山寒。賊以潮來湧巨觀。象鼻鳴雷爭擲砲。（賊在象鼻山頂架砲。）龍頭近日徧招團。（賊至勢急。龍翰臣徧招民兵上城。）誓師不少登陴哭。臨渴方知掘井難。幸有將軍天上降。葵心向日報平安。（賊及荔浦。向欣然大人知賊撲省。由賊後迂道荷笠而來。僅率六人。兩晝夜枵腹奔程。形容疲瘦。抵省登城而置守禦。人心始安。）

十二

單槍匹馬走連宵。耿耿精忠達聖朝。范老中兵眞滿腹。武侯心事共琴焦。孤軍聯絡張旗鼓。層堞森嚴靜斗刁。更有偏師思直搗。橋頭痛絕霍嫖姚。（賊據城外將軍橋。烏都統率兵三百直搗力戰。賊衆兵少。遂沒全軍。都統亦中砲退回即死。）

十三

火光燭照滿城紅。附郭閭閻一炬空。（二十九夜城外民房焚燬淨盡。）疑陣縱橫叅婦女。（每次賊戰。聞有婦女執兵擁後。）戰聲遠近雜兒童。（賊每攻城遠近中聞兒童呼喊。）梯懸取月眞成夢。（賊屢架梯攻城不勝。）車走轟雷莫奏功。（三月二十七夜用呂公車攻文昌門。我兵槍砲先用棍木石火藥丟下。火藥自燃燒死賊數百即退。）賊勢狼猖開夜宴。笙歌覺在畫樓中。（城外得月樓每張宴笙歌。我兵瞻者而已。）

十四

固守金城每枕戈。綸巾風度自安和。（向軍門主守不戰。）雲車夜降排鸞鶴。（賊每攻城云有神仙佑護。）露寢霄寒肅鸛鵝。（軍門號令森嚴。城上晝夜聲息不聞。）臨敵不嫌名將緩。論功當讓楚軍多。（賊圍城一月。楚軍竭力拒守。遂保全城。）

十五

儒生從未讀兵書。請戰般般計已疎。（中丞不諳武備。主急出戰。以至安徽兵三百一陣全亡。）出岫無心虛發矢。（我兵每戰。未見隊伍。先施大砲。）臨江屬目早回車。（見賊先退。）危場偏有青懷我。（每戰東勇必與賊通。）餘子何曾勇賈余。（余提台奉命來援。畏葸不堪。以師遲滯。）一望草根纏白骨。馬前憑弔亦欷歔。

十六

堂堂練局敞朱門。別有三峯屹立尊。（朱伯韓團練總辦設局於家。陳桂舫朱述之鄒義甫三孝廉從劃局事。氣衆昂然。）禦寇不曾工畫策。持籌各自效潛吞。井蛙團坐官私語。階蟻閒擅暮夜奔。堪笑重閽城下日。旗槍收拾渺無痕。（團練局門前旗牌羅列。賊來之日收藏不見。）

十七

團練無須仗遠鄉。省垣門戶愼維防。文人各受登壇拜。（城中紳士率民登城防守。各分七段旗號。）稚子權教禦侮方。（垛口不足竟以孩童頂充，）桂管營屯看比翼。花名輪轉似迴腸。（居

民守城。按戶分抽。每日替吏給發日食。）青錢贏得毛詩數。笑殺諸君半入囊。（民夫每日給錢三百文。董事者虛歛過半。）

十八

度支隨處置糧台。用似泥沙亦可哀。當道幾曾償實用。掌官各自積私財。憑空樓閣從心做。依樣葫蘆任手裁。（粵西次次報銷已有陳案。）最惜帑金千萬出。簿書虛冒一篇開。

十九

請纓半是牧豬奴。氣趾高揚類總殊。貂尾裝新誇整肅。馬蹄聲急聽模糊。上台薪水多虛給。捷徑終南各競趨。若問奇勛何處建。街頭終夜亂喧呼。

二十

募民千萬繫巾紅。名號衣冠迥不同。（各路壯勇聚有數萬皆繫紅巾。）未遇賊鋒先氣短。縱抄民物轉心雄。（各勇復去搶掠民物殆盡。）江湖盜賊成都會。（賊盜均赴省垣。）田里桑麻劃地空。辱及蛾眉渾無禁。椎牛還望奏膚功。（潮勇在城奸淫婦女。上不能禁。中丞連日大犒潮勇。般般勸戰事。）

二十一

宵深鈴閣自焚香。（中丞夜間焚香自禱。）困坐愁城沒主張。賊退但知邀賞格。（中丞有退賊十萬之賞。）逆辭翻敢附王章。（賊射偽書入城。中丞竟持入奏。）牙槍自衛圍貔虎。幽谷頻

遷畏犬羊。（中丞畏居衙署移榻新安會館。）笑倒無才眞肉食。安排遺表凑當陽。

二十二

東薪如桂米如珠。城郭重圍費轉輸。盡飽每多肥小吏。狼奔到處捉民夫。練丁成市通交易。（壯丁所掠民物開市賣售。）良賈居奇較寸銖。（省垣物價貴至十倍。）最愛風流京兆尹。理煩才調重當途。（張月卿刺史籌辦守城物用。頗稱賢勞。）

二十三

百金懸賞徧傳呼。內寇纍纍各被拘。（糧台出示拿獲內奸一名賞銀百兩。城內連月盤獲數十人。）自有荊榛歸剪棄。偏多薏苡訟寃誣。榕城斗大傳宵柝。茅屋燈繁晃夜珠。萬戶千家同守望。邊隅何日靖萑符。（城中居民排戶燃燭。徹夜防守不懈。）

二十四

春歸夏近熟梅天。困守危城衆志堅。匝月還攻多失計。熏風微動又經年。聲傳幾處聞班馬。血灑前途誤杜鵑。絕妙敵人乘夜去。諸君猶作枕戈眠。（四月初一晚賊去無有知者。）

二十五

碧蓮峯裏隱旌旂。（陽朔山名。）賊去賊來坐失機。擁得精兵甘遠避。縱他羣盜合重圍。（中堂擁兵數千。遠駐陽朔。坐視不援。）登樓王粲空悲賦。（王少鶴主政隨營。毫無表見。急欲北歸。終日塡詞而已。）化鶴丁仙早退飛。（丁心齋主政隨營。知事不濟。託故還。）聞道桂

林烽火息。兒童又指相公歸。（賊退十日中堂回省。）

二十六

賊來袖手竟無謀。事後爭功轉不休。薦牘濫邀新翠羽。封侯偏說爛羊頭。苞苴贏得書中考。瓜葛聯來重上游。更有朱門安坐守。高官五品耀同儔。（朱岐庭孝廉。賊來之日。閉門不出。事後竟以五品保舉。）

二十七

蔓草遷延去返難。永安城破又興安。黃巾不少衝關賊。黑夜先逃守土官。縱有援兵皆退縮。最憐民物盡傷殘。倘教執法無私曲。應殺商羊剖肺肝。（興安商令。賊未至城。棄民而逃。遂至失守。事後上憲亦僅奏革而已。）

二十八

天南重險劃全州。賊衆聯帆據上流。部伍同心支半壁。（文按：作者誤以都司武昌顯姓伍。故云。）曹公高節著千秋。糧空連日皆枵腹。城破無人不斷頭。遙指蓬山離萬里。劉郎觀望轉優游。（全州兵壯寥寥。時值伍（武）都司帶楚兵數百過境。曹理村刺史遂留與民誓守。賊圍十日。城內絕糧。兵民猶爲力守三日。殺賊數百。終至城陷。合城兵民。賊殺淨盡。而劉提軍帶兵數千赴援。隔數十里坐視成敗。都司刺史盡死。）

二十九

諸公拖紫荷君恩。濟世無才負至尊。昔日乘輿懷鄭相。（鄭夢白中丞治粵有善政。）前途芳草感王孫。（孫渠田學使粵西軍務會爲效奏賊臨城下。局外籌畫。時深感慨。）自憐吳下風光麗。不惜勞師晝夜奔。（謂勞方伯。）聞道徐陵新奉檄。蠻疆端賴固籓籬。（徐景升制軍新奉來粵西之命。）

三十

解組歸來隱敝廬。鄉關擾攘更愁予。承恩未效涓埃報。感世眞同燕雀居。家室無依勞轉徙。兵戈莫息致欷歔。長歌聊當窮途哭。誰採芻蕘達帝都。

後六首係甲申（寅）七月二十五日補抄於平樂客舍幷校字

附錄二

況澄少吳氏：和時事二十首賦所未備者（實共二十四首）

一

咸豐天子二年春。愁見烽烟登水濱。滋蔓幸逢邦有道。運籌深嘆國無人。象山薄暮屯千騎。雉堞連宵集萬民。（時兵少派民分守。）耆老未聞經此患。承平追念轉傷神。

二

自來大府保尊榮。萬事因循禍亂生。野豎旌旗先膽裂。宵聞風鶴更心驚。（文按：此諷鄒撫鳴鶴。）只餘北郭能通道。底事東洲不建營。（東洲要地賊到彌月。未見一兵。蓋爲留途放盜計也。）鄉練倘能收實效。桂城何自見刀兵。（團練迄無成效。）

三

餉軍千萬付空空。將相英豪（或幾輩心降）計亦窮。未遇敵兵先退舍。初聞轉戰便拋弓。奔鯨自脫風波外。乘馬時遊市肆中。（賊首及蕭朝貴羅亞旺等常在街市。）滄海無人求壯士。一椎眞可告成功。

四（此首言土匪之害）

纔見妖星又賊星。往來胠篋總無停。狐狸先占豺狼道。荊棘能荒蘭芷庭。況氏羣書空縹素。廖

家名畫失丹青。蕭然四壁張明府。避難歸來哭母靈。

五（下三首言壯勇之害）

狠貪虎噬本同科。大府威嚴奈爾何。堪笑千槍成畫餅。祇期百姓負雕戈。（壯勇多與賊通。臨陣輒放空槍。其兇惡大府莫能制。諭民間自行戕殺。）弟兄投分皆羊口。路道成群亦鸛鵝。（張嘉祥大頭楊（羊）皆呼其黨為弟兄。）召募何人誇得計。可憐赤子受殃多。

六

轉覺妖氛未遄狂。募兵猖獗更難當。佩刀輒入居人室。提劍頻搜旅客囊。處處瓶罍餘瓦礫。家家庭宇卽康莊。如梳如篦還如洗。（諺云。賊兵如梳。土匪如篦。潮勇如洗。謂搶掠也。）井邑蕭條足感傷。

七

遠掠鄉村近市廛。此來彼往任騷然。肆間羣物原無主。城上春衣不值錢。（壯勇所搶衣物多縋城上賤價售之城外。購者每仍被搶。）垂帶儘堪藏瑣細。（潮勇皆繫采綢長帶。腹有兜肚。貯所掠物。）無裳容易抱嬋娟。蓬門不少如花女。羞忿難禁赴九泉。

八

相公新自永安回。十萬精兵擁上台。但說先生能下士。誰知小醜竟多才。（護賊軍師洪大全小有才。稱賽相爲先生。謂能下士。）最工粉飾琛何在。專事皮毛鶴又來。（專事皮毛時人諺語

載。奇逢正此時。

十七

撫綏安得盡賢臣。敝化頹風取次新。白髮不須談往事。清尊依舊樂嘉賓。笙歌夜月看燈會。簫鼓薰風競渡人。三十餘年元氣轉。與君同賞桂垣春。

十八

灘江爭渡曉風清。兩地晨門日送迎。六月修戎兼課士。(六月書院開課。)三旬遍野復徵兵。(僱鄉兵一月旋徹。)省中薪水仍騰貴。城外波濤屢震驚。堪笑當時抱園客。朝朝掩鼻看人行。(城中糞積多担糞出城者。)

十九

示諭森嚴不敢張。壯丁城外肆披猖。賊徒心算能攻擊。官舍頭銜妙遁藏。豈獨旗槍收練局。儘多軒冕作民裝。不求殲厥祇求退。懼敵分明見肺腸。

二十

聞道南星落半途。(謂林少穆。)蒼生失望各長吁。將軍威猛先辭爵。(周敬修人呼周將軍頗著威聲。爲人所排還朝。)票騎勤勞旋殞軀。(謂烏都統。)喪亂同歸京四鎮。(永安之役四軍門同日殉難。)度支將匱問三吳。(司餉皆吳人。)舟中化鶴深堪幸。博得榮名李石梧。(石梧到粵竟無建白死後予謚。)

（羊）萬金。綢綢千匹（疋）。故得奔竄。四賊徒輜重先擴取。不用官家賞罰明。（賊棄輜重無算。潮勇取之。撫軍欲以犒衆師。遣官往諭。竟拒焉。）

十三（下二首言賊焚廟宇）

懶向檀林訪暮鐘。四郊隨處虎狼蹤。栖霞古寺憐焦土。得月高樓見夕烽。諸衲藏身疑狡兔。百神無首類孳龍。（諸祠廟神像之首盡爲賊斬。）鄉情莫話天妃廟。翠羽明璫不再逢。（粵東崇祀天妃廟。賊東人。亦斬天妃首。）

十四

桂林秋色入弓刀。桂海秋風捲怒濤。努力軍戎嗟爾士。恣情山水笑吾曹。叢祠何在尋留迹。廢苑雖存地不毛。太息年年重九會。更無佳處可登高。

十五（下二首言鄉紳議敍）

天語先褒侍從流。天功強半藉人謀。（謂朱傳御龍殿選。）鸞遷日下多傳信。鶂退風前忽解憂。（保湊摺曾發回。）寒士驟膺新爵命。榮名兼及爛羊頭。許多甲榜鳴琴客。十載賢勞未見酬。

十六

舊績周郎作牧宜。顧榮前事更堪師。冰銜比石封三品。翠羽當頭卓一枝。（前雷再浩滋事。周公子以軍功敍知州顧觀察得花翎。）朱戶新恩羣子弟。龍門餘澤舊親知。旁人爭說朱龍黨。千

載奇逢正此時。

十七

撫綏安得盡賢臣。敵化頹風取次新。白髮不須談往事。清尊依舊樂嘉賓。笙歌夜月看燈會。簫鼓薰風競渡人。三十餘年元氣轉。與君同賞桂垣春。

十八

灘江爭渡曉風清。兩地晨門日送迎。六月修戎兼課士。（六月書院開課。）三旬遍野復徵兵。（僱鄉兵一月旋徹。）省中薪水仍騰貴。城外波濤屢震驚。堪笑當時抱園客。朝朝掩鼻看人行。（城中糞積多担糞出城者。）

十九

示諭森嚴不敢張。壯丁城外肆披猖。賊徒心算能攻擊。官舍頭銜妙遁藏。豈獨旗槍收練局。儘多軒冕作民裝。不求殲厥祇求退。懼敵分明見肺腸。

二十

聞道南星落半途。（謂林少穆。）蒼生失望各長吁。將軍威猛先辭爵。（周敬修人呼周將軍頗著威聲。爲人所排還朝。）票騎勤勞旋殞軀。（謂烏都統。）喪亂同歸哀四鎮。（永安之役四軍門同日殉難。）度支將匱問三吳。（司餉皆吳人。）舟中化鶴深堪幸。博得榮名李石梧。（石梧到粵毫無建白死後予謚。）

二十一

冠蓋紛然集桂州。何人借箸善持籌。官銜未管郎曹秩。（謂隨帶部員。）戎事偏資販負流。（謂張觀察。文按：此指張敬修。）麾下草包眞闒茸。（鎭軍秦定三。人呼秦草包。茸兵勇。）軍中李子亦沈浮。還期第一勞薪客。振刷精神爲國謀。（文按：此指藩司勞崇光。）

二十二

七月東城閉未開。路旁行客費疑猜。似聞南浦兵徵稅。又報西關晝刼財。（李鎬谷明府被壯勇刼千二百金。）商客有家頻轉徙。莠民非類莫招徠。與兵能止萑苻盜。惟有中州磊落才。（謂徐制軍勦艇。）

二十三

兵戈初罷問炎州。不有荒年幸有秋。雨後田肥農父喜。日中城閉沒人愁。南奔封豕餘長鬣。西出牽羊斬大頭。（大頭羊爲徐制軍所斬。）從此綠林豪客輩。畫船金甲一齊收。（大頭羊所帶領壯丁皆賊也。住東城外。）

二十四

狠性偏知愛素粧。每將嫫母比王嬙。多因得寶頻求玉。一見當爐便解囊。（壯丁所掠財物不惜買笑。）青箬裹鹽歸作婦。紅巾束髮只爲郎。（販私鹽婦女。）他時桂管留遺種。應許斯兒跨灶強。

附錄三

鄭獻甫小谷氏：壬子三月賊圍桂林即事八首

一

列戟乘城晝閉關。登高望遠極愁顏。人家消息風箏裏。漢吏威儀雨蓋間。地主有誰如北海。征夫空自詠東山。司農告竭司兵困。知是何時奏凱還。

二

樓上衝梯舞若神。城邊列屋化爲塵。荒寒有地啼新鬼。富貴無家弔故人。大盜自梳兵自篦。明珠爲米桂爲薪。寓公此日成羈旅。紙帳蘆簾睡過春。

三

國家少事尙憂邊。郡縣多窮只愛錢。作將何曾手打賊。封侯惟幸面如田。石頭有待陶司馬。玉貌無求魯仲連。城外城中倘相見。故應各問子胡然。

四

麗譙旗影各登壇。士女愁容靜倚欄。萬里長城思道濟。一家高臥似袁安。緣多劉阮求仙易。累重周何學佛難。犬吠鷄鳴囂天上。伊誰肯乞鼎中丹。

五

風雨淒然欲暮時。干戈相逼每如期。林間此日巢新燕。城內何人臥老熊。牆壁未修來太早。露車雖在去安之。故應兒女閒相守。笑指城南十丈旗。

六

記從麗水看瑪戈。喜灕江得伏波。兩載未摩崇國壘。四門翻唱楚人歌。將軍豈易求周勃。竊帝終難聽趙佗。想見至尊愁社稷。崇文崇武費張羅。

七

燈影星陳夜不昏。礮聲雷駭啞無言。先生本自居南郭。外客爭夸掌北門。習勇豈能如孝長。解圍且欲學劉琨。國家福與生靈命。強語相安欲斷魂。

八

材官相習參昇平。郡吏都難捨死生。萬里又傾都護幕。再來應變亞夫營。諸公束手無長策。豎子安心有大名。不見雙忠祠畔鬼。衣冠巡夜盡公卿。

十四　太平天國之盛衰與亡觀

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倡義於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而覆滅於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天京破于先一年，而軍事結束實在是年）。興漢滅清的大業雖功敗垂成，而其對于我國族整個的生命——自政治、軍事、以至經濟、文化、外交、——各方面無一不受特殊的影響而發生突變的迹象。即以全役戰事之毀滅性言，時期延長至十六年，兵燹所及者十八省（內部十八行省僅甘肅得免，外及西康），攻破的城六百餘座，殉難于全役的人在二千萬以上（據外人估計）。至於物質上、經濟上、及文化上的損失更不可以數計了。八九十年之後，直至數年前，我們在金陵及江浙皖各地猶看見荒蕪凋殘之象遍地皆是，元氣迄未能恢復。是役也，不特為吾國有史以來最重要的戰役之一，且為世界史上一個最偉大而奇特的革命運動。以余觀之，太平天國一役之關係于吾國國計民生，其重要性僅亞於這一回抵抗日本之戰耳。是故數十年來，中外學者及文人以此役為專門研究的對象，或吟詠著述之主題者，大不乏人。至近年，中外學術界研究太平天國之學風比前益盛，專著之出版已疊見不鮮，而史料之發見亦層出不窮。即一般人士之好談掌故者，於太平朝之流風餘韻猶是津津樂道，趣味無限。蓋太平天國的歷史，確是值得注意與值得研究者也。

關於太平天國史事及制度與其他種種與其有關繫的問題，自有諸家專書的研究，著者個人亦久已從事於全部歷史之縱橫研究。茲篇之作，僅係所以答覆一個特殊而有趣的問題——太平天國何以興盛及其後又何以衰亡？這裏所陳出的答案，係根據個人平素研究所得的資料而加以自己的意見，故稱爲研究全史的結論，亦無不可。但所當聲明者，客次因史料不備，參考未周，下文所書，多憑記憶，所發論評，輒未能一一引出史料原文，或詳敍史實以作佐證，迹近武斷，誠爲憾事，閱者諒焉。

如今將這大題目化分爲三個小題，分別討論：

（一）太平天國何以興盛？

（二）太平天國何以衰亡？

（三）假使太平軍成了功……

太平天國何以興盛？

溯太平天國之起義，原係由廣東花縣兩個讀書人——洪秀全、馮雲山——以一知半解的基督教理，到廣西結合幾個草莽英雄——楊秀清、蕭朝貴、韋昌輝、石達開、秦日綱、胡以晄等，領導萬餘二萬的熱誠教徒，乘着官紳的壓迫與土客械鬥的機會，及趁着盜賊如毛與饑饉遍地的時勢，乃在桂平縣金田村揭竿舉事，屢敗官軍。卒至突圍而出，破永安，圍桂林，旋入湘南，攻長沙，出洞庭，克武漢。由是挾衆數十萬，艦船逾萬艘，沿江東下，連破安慶、九江、

蕪湖，而直取金陵、鎮江、揚州。迨定鼎天京，即遣兵外出，大伸天討，聲威遠播，滿廷震懾。北伐之師，直達天津，東征之衆，三克武漢。中央一軍則又連破清方江南江北大營。雖以新興的湘軍水陸師精銳亦屢遭慘敗，幾不成軍，甚至連主帥曾國藩之生命亦幾不保（屢圖自殺）。當是時也，清方軍事節次失敗，無將可遣，無兵可調，疆土日縮，財源日竭，重以外患交迫，滿酋手忙足亂，驚惶無措，朝運岌岌危如累卵。甚至曾國藩家書上亦表示至爲悲觀的心理，其言曰：「默察天時人事，此賊竟無能平之理」。若太平天國方面，則軍事得手，雄據長江上下游，兵精糧足，威震天下，即外人亦遣使通好，嚴守中立，且預卜其必成大功。此時太平軍顛覆胡清而恢復漢家天下之可能極大極大，此蓋其全盛時代也。

嘗推究太平天國在初期數年之所以能興能盛，至少做到與清廷成立對峙的局面者，其原因有六大端，今分述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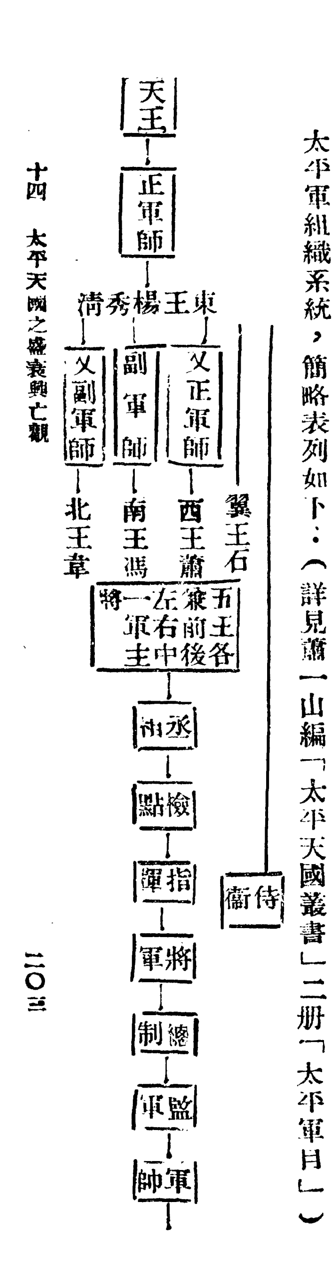
第一、由於理想之有效　在歷史中，大凡一種有組織的革命大運動，必定高懸偉大的崇高的中心理想，以號召人心而領導進行，如法國革命之自由、平等、博愛，及吾國國民革命之三民主義是也。太平天國的革命理想是三合一的——宗教、政治、種族，三個分子混合爲一，這是奇異無倫的特點。洪馮之倡導這運動，完全是以宗教爲出發點。他們相信天父上帝爲獨一眞神，一切偶像邪神仙佛甚至祖先聖賢的木主皆視爲妖魔，均在被毀之列，這是根本的信仰。耶穌救世贖罪之教理，他們所聞所識無多，只略知皮毛而不注重。至基督教的倫理觀念，如仁

愛、正義、犧牲、服務、克己等，亦無深邃的認識，而惟反對烟賭姦邪諸般惡行，是消極的道德也。他們在廣西高標此宗教理想，號召人民信從——以「拜上帝」爲口號，繼則把教徒組織起來而成立「拜上帝會」，乃到處破神像，毀神廟，漸惹起士紳階級及迷信的士人之反對，時而發生衝突。他們逐漸使這宗教團體變成政治化——視一般官吏士紳兵勇爲妖魔，以推翻腐化虐民的政府及誅滅貪官汚吏爲政治革命的宗旨。由此更進一步而揭櫫民族理想——打倒滿清朝廷而恢復漢族山河了。於是乎太平天國三合一的革命理想完全成立——天父次子洪秀全爲受命于天的眞主，如今大興義師，要推倒胡清暴虐政府而建立拜上帝行天道的新朝，實現天堂于人間，使天下上帝兒女皆得享天福。 這個混合的革命理想之構成，對于一般熱誠狂信的教徒具有特殊的號召力量，使他們棄其田園廬墓，捨其身家性命，挈其父母妻子，一心一意去「扶眞主」「打江山」，勇敢作戰，之死靡他。整千整萬的精壯男女具如此的宗教精神、如此的同一信仰、如此的集體能力，所以在幾個軍事天才部署指揮之下迅卽能够成爲一支士氣極旺銳不可當的革命軍，戰勝自然環境，克復物質困難，以寡勝衆，破敵摧堅，卒能克名城，建新國，此則端賴革命理想之號召力及維繫力爲多也（這混合的理想是條件的——其利已如上言，其害詳論于下文）。 若反觀清軍初期一般與太平軍對敵的官弁兵勇，類皆毫無理想而惟圖私人名利者，當然不是其敵手的了。

第二、由於組織之嚴密　組織是無論那一個團體運動盛衰成敗的關鍵。太平軍在最初期完

全是整個的軍事組織，原係根據周禮夏官之制及司馬法，頗有比閭族黨及寓兵於農之意。其編制則斟酌古今(幷參用戚繼光束隊陣法，惟無什長)，自定制度，系統嚴整，機構完密，運用靈活，治理便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由一二萬人迅而擴充至數十萬、數百萬人，皆有同樣效率而毫無困難。這個軍事系統，在歷史中確具特色，所以能令太平天國維持其生命至十餘年之久。故當時清軍將帥，甚至曾國藩，皆極爲稱許。如「賊情彙纂」編者，于太平一朝之制度無一不肆口詆譭，輒謂爲「百事妄誕」，而獨於其兵制，則稱爲「隊伍之制，條目井井，雖時有損益，於初制終無改移，蓋自矜行之有效，而愈以其爲足恃也。」又曰：「蔓延數省，未見窮蹙，所恃無他，蓋始定軍目不愆於法，有以啓之。」至「平定粵匪紀略」則云：「賊之荒誕暴虐，亡可跂足待，何尚支梧十餘年之久？則其軍制有足恃者。」(卷末逆蹟記)這樣的評語出諸敵人之口，可見其軍事組織之強有力了。

太平軍組織系統，簡略表列如下：(詳見蕭一山編「太平天國叢書」二册「太平軍目」)



全軍之軍令軍政全權皆集中於正軍師，名義上須先請命于天王而施行之。總制、監軍，遇有戰事始行派出。總制銜上各繫炎水木金土五行符號，五行下又分壹貳叁肆……號數（如炎壹總制是）。監軍銜上又繫五行號數及天干號數以資識別（如炎正（或副）炎壹甲壹監軍）。軍帥所部爲平時常備固定的基本單位，其組織系統如下：

軍帥　各管13125人
｜
前後左右中營（五個）
｜
師帥　各管2625人
｜
前後左右中（五個）
｜
旅帥　各管525人
｜
壹貳叁肆伍（五個）
｜
卒長　各管104人
｜
東西南北（四個）
｜
兩司馬　各管25人
｜
剛强勇敢雄猛果毅威武（五個）
｜
伍長　各管 4 人
｜
衝鋒破敵制勝奏捷（四個）
｜
聖兵

此嚴密的組織與官軍相較，勝負之數，不卜可決矣。原來當時的官兵，皆由各省各鎮抽撥，或則爲招募之勇。彼此號令不一，訓練不齊，器械不備，系統不清，各不統屬，各不相下，強委大員統率，駕馭不易，指揮尤難。似此烏合之衆，散漫如沙，力量不強，斷然不能敵彼極有組織之太平軍也。

第三、由于紀律之嚴明　太平軍的組織固完密矣，而所以維繫此組織者則有賴于嚴明的紀律。他們有軍律六十二條（載「賊情彙纂」卷八），即所謂「天令」是。此外又頒布「太平條規」，其中有「定營條規十要」及「行營規矩」十條兩種（載「太平天國叢書」二册）。歸納起來，太平軍的軍律可分爲下列各種，由此可見他們治軍之注重點也。（一）恪遵天條——宗教儀式、禮拜、禱告、歌頌等。（二）服從命令。（三）和氣團結。（四）絕對忠心——變妖通敵私逃，均處極刑。（五）打仗勇敢。（六）操守公正——不蓄私財，凡物歸公。（七）脫除惡習——如吸煙（黃烟鴉片幷禁）、飲酒、賭博、懶惰、營私、舞弊、迷信等。（八）嚴禁擾民——如殘殺、姦淫、擄掠、强買、虐佚等。（九）熟習營規——進退、攻守、起居、出戰、點名、操練、看更、行軍、秩序等。（十）遵守禮制——上下尊卑之稱呼及劄禮。凡違軍律者，按其輕重，處以刑罰。刑罰只有三種：（一）死刑——斬首、點天燈、或五馬分屍；（二）枷；（三）打。他們定律固嚴，又能執法如山，毫不徇情阿私。以故人人知法守法，所過之處，秋毫無犯，極得民心。各地民衆亦樂于輸誠擁護，或接濟軍實，或報告敵情，或親作嚮導，或踴躍投効，深得軍民合作之效用。我個人最近曾到初期作戰的各地去探察史蹟，據故老傳聞，對于太平軍紀律之佳，猶是口碑載道。這洵是歷古不朽不磨的偉蹟也。他們對於賞功一點，亦至嚴至公，可稱賞罰嚴明，蓋同是維持全軍紀律之要素也。

若觀清軍，則適得其反——既無紀律，又無訓練，由官弁以至兵勇，類皆抽鴉片、嗜賭

博、姦淫擄掠、殘殺良民、臨陣退縮、作戰不力，甚有公然通敵者。結果，戰鬥力極爲薄弱，迥非太平軍的敵手。

第四、由于團結之精神　勢力之源在於團結，此社會科學不易之公例也，能否發揮集中的力量與運用合作的效率，是爲領導羣衆運動者之最高的試驗。太平軍初期的成功，得力於團結爲多。參加金田起義的全部人員皆兩粵人，而且幾全是客家人（客家人團結力素强，尤其在共禦外侮之時）。最高幹部結爲異姓兄弟——奉上帝爲天父，耶穌爲長兄，洪秀全爲二兄。其餘中下層幹部與男女全體人員，一是共抱扶眞主、打江山、遵天條、到天堂、享天福的宗旨，加以一早一晚，每餐吃飯，逢禮拜日，以及其他一應吉凶事宜，皆行宗教儀式，禱告、讚頌、讀經，種種訓練皆所以使萬衆的精神與思想統一起來、集中起來。重以他們早定營規，凡附義的必須全家入伍，各焚房宇、賣田園，盡獻所有而從焉。入營之後，則男女分館，夫妻兒女隔別，無形中是以家眷爲質，自己則置身于一個嚴密的大組織中，成爲全副機器之一零件，自然義無反顧，服從命令，至死不變。及至有功陞遷，權力與尊榮日增，則又轉而負責努力去維持這大組織了。這個大組織團結力之維持，由最高級幹部中下級將領以至最下層士兵，層層統系相屬相聯，充滿友愛和氣互助合作的精神，故成爲所向無敵、堅銳莫當的大勢力。其後，清軍最恨兩粵人，必殺不赦，以故兩粵人甯團結打死仗而不肯投降者以此（見忠王供辭）。

清軍爲烏合之衆，已如上言，居恆帥與帥不和，將與將不和，帥與將不和，兵與兵不和，

勇與勇不和，兵與勇不和。各軍比肩作戰，前臨大敵，而各懷貳心，各事妬功忌能，各圖取巧避戰，勝則惟事爭功攘利，敗則不肯合作相救。太平軍遇此腐敗至甚的敵軍，又幾何不戰必勝，功必克，直如摧枯拉朽也哉？（初期在桂湘之屢被圍困而退師，又屢攻堅城而不破，大概因物質之缺乏與軍器之不精，非戰之罪也，又當作別論。）

第五、由於戰術之高妙　以一般出身農工未嘗學問的人，而居然能夠組織及領導革命大軍，縱橫全國，用兵治軍如同中外古今的名將，如太平軍的領袖們，豈不是天生的奇才耶？而太平軍之崛起，又豈不是宇宙間的奇事耶？抑且他們對于一進一退、一攻一守、埋伏攻城，以至用槍、用砲、用刀、用戰具，皆有新發明的戰術或奇計，或則施用古法。其偵探軍情、布置陣勢、安紮營盤、水陸行軍，亦皆有高優的法度與規則，多暗合古人兵法者。在初期戰事中，清軍雖人數較多，軍器較精，糧食皆足，而戰術笨鈍，却瞠乎太平軍之後。此太平軍初期勝利之又一理由也。（關於太平軍用兵之奇妙的計謀與高優的戰術，限於篇幅，未及詳述例證。）

第六、由於客觀條件之有利　以上所陳之五大理由皆是太平軍內部的強點優點，亦皆是主觀的條件。此外則客觀的條件亦到處有利於太平軍的。今略舉如下：清廷政治與軍事系統由中央以至地方，由最高以至最低，整個是腐化腐敗的，此其一。到處天災流行，如道光晚年廣西之大饑荒，災民無食，鋌而走險，樂於附義，此其二。盜賊如毛，萑符遍地，此其三。人心思漢，革命種子處處埋藏，祕密會黨躍躍欲動，此其四。人口太多（汪梅村之「乙丙日記」即持

此說），生殖過繁，此其五。貧富不均，窮民過多，生計爲艱，此其六。如此的客觀條件，誠爲最肥沃的土壤以產生革命的花果的。這時期，眞是天造地設的革命好機會，可謂好到無以復加的了。

太平天國何以衰亡？

主觀客觀的條件——所謂天時、地利、人和，無不利於太平軍。論理，他們自應早成驅除韃虜還我河山的大功。何圖以建國十餘年的根基；長江上下游的地盤，與全部數百萬的精卒悍將，竟不能敵數量較少而屢經挫敗的湘軍！試再作進一步透澈的研究，則知主觀客觀的條件，到了全役之末期已大變易，而太平天國之終歸衰亡是大有理由的。茲復一一縷述於后：

第一、由于革命理想之失效　太平軍的革命理想是宗教、政治、民族、三合一的。其牽強附會勉強湊合之說，固可笑爲妄誕，但亦可稱爲巧妙。這個理想對于最初期的基本幹部，確有極大效能，已如上言。即其後對于全軍精神士氣的維繫，雖成爲「告朔餼羊」般一個空殼，而仍可爲全軍的中心思想，自有相當的效力，所以能支持至十餘年。總而言之，這個理想對內是始終有效的。至若對外——以之號召全國各階層的社會，則因其性質是混合的，以故引起極複雜的反動而反爲不利焉。當細爲分析，分別研究。

原來他們的革命理想之最大最顯而不可療治的缺點，就在以宗教與政治種族混合爲一，所以這個革命運動的性質也成爲宗教文化的而不僅是政治種族的了。這是莫大的愚蠢與錯誤！因

爲倘若他們只是揭櫫單純清楚的理想——興漢滅清、弔民伐罪、打倒貪污、掃除苛政——大興義師，建設新國；一味實行政治種族革命而不問其他；即使首義的幹部以宗教信仰爲中心理想，但亦只是個人的或內部的主張而一任國人信仰自由，全不強其皈服新教，——夫如是，則全國各層社會的英雄志士當必聞風響應，天下景從，所謂名正言順，天與人歸，縱有反抗勢力亦無可藉口，無由反對，而滿廷雖用高官上爵以餌人，又有誰敢冒天下後世之不韙而甘爲之効死者？可惜他們一開首 以天父天兄之說號召天下，更以種種怪誕不經之談（如天母、天嫂、天父及天兄降凡傳言，東王僭稱聖神風贖病主等，不特中國人視爲異端，即外國人亦以爲非基督教眞道，而是褻瀆神聖之邪說魔道），強人以必信而後可以附義焉。不特此也，而且到處用霸道和暴力以毀神像、破寺廟、焚學宮聖廟、毀聖賢祖先；猶復禁經書，壞禮法，將率天下之人盡從洋教，而政治種族的鬥爭反置諸次要不顯的地位。這樣做法，在最下層不識不知的愚民及饑寒交迫的貧民，宗旨不明，是非不清者，自不理會。其被裹脅入伍者，大多數「爲麵包而來」，亦人云亦云，先則勉強服從，久而自然皈化，革命的理想如何毫無問題。然而這個運動的宗教理想和其實施，却惹起全國一個特殊階級之極端反對，遂令自始至終成爲他們的死敵，卒至構成覆滅太平天國的唯一勢力。這特殊階級非他，即一般的士紳是也。

原來這個士紳階級一向在吾國社會中有兩大特徵：一則具有特殊的傲性，次則具有特殊的權力。大抵中國的儒家自以爲是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一脈相傳的道統之繼承者和

保衛者，而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名教和禮法之維持與繼續的責任都是在他們的肩膊上。這種文化的傲性比之種族的傲性還高還重。不錯，「夷夏之防」「華夷之辨」是春秋大義、名教大節，然而他們所爭的焦點還是在中國文化之完整和獨立。他們視道統重於血統。倘若夷狄同化於中國，他們就沒有甚麼反對的說話了。故曰：「中國而夷狄者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者則中國之」。從這觀點看來，則華夷之辨，其主要點還是以文化禮教方面作分野的界線。這是他們的特徵之一。其次，他們是讀書人，多由科第出身，成爲紳士。一具紳士資格，上則交接官吏，直通朝廷，下則把持地方事務（公產公款訟獄等），而操縱民衆武力（團練），所以自有特殊的權力。太平軍一出，即以其三合一的革命理想爲號召，首先即遭這特殊階級之反對。何也？以其承認這班犯上作亂的叛徒是公然向中國傳統的文化——禮法和名教挑戰也。至於種族問題，在他們看來，則清室雖滿人，而入主中國已二百年，君臣之位久定，華夷之界幾泯，相安無異，惰性已成，而且滿人幾盡同化于中國，數千年的道統也、文化也、禮法也、名教也、綱常也，一一保存無恙，綿延不斷，實夷狄而中國者矣。若太平朝雖亦揭櫫種族爭鬥，顧其對於宗教的主張與行爲，實是夷之又夷者。在士紳階級視之，其害不特大于滿清之入主中國，甚且烈于洪水猛獸——將至毀滅中國的文化，斬斷儒教的道統。他們承認這爭鬥是文化宗教的戰爭多于政治種族的戰爭，焉有不誓死奮鬥者？戰爭既開始了，他們自然集中其一切特殊力量——上結官府朝廷，下集民團義勇，號召全國士紳人民以作殊死戰。自最初在桂平、紫荊、金

田一帶，太平軍即遭遇秀才王作新、劉孟三、季三等，中間又遇到江忠源等，其後則遇到曾國藩、胡林翼等之反抗。曾氏一出，即以維持禮教於將隳，挽救文化於危亡，而號召天下士紳人民，任用儒教理學之士如羅澤南、李續賓、王鑫、李元度、彭玉麟等訓練湘軍水陸師，作大規模之有系統的抵抗。觀其言論與檄文（原文從略）對于太平軍政治種族之義正辭嚴無懈可擊的理想却不斥駁，而惟避重就輕，集矢攻擊其破壞名教毀滅文化之罪，作根本打擊，力量殊大。其後左宗棠、李鴻章、曾國荃輩皆以儒生而成覆滅太平天國的名將。而太平軍所到之處，雖清軍到處失敗，但士紳民團則到處反對，誠爲太平軍之致命傷。在這文化宗教之戰爭中，中國的讀書人獲得最後的勝利。

到了末期，太平朝對於儒教的政策似有悔悟，而稍爲變更，態度亦趨緩和。雖排斥佛道二教如故，而于中國固有文化及儒教則採折衷主義，修改經書，保存倫理，期將中西宗教與道德的思想與精神，合流共治，融會貫通（洪仁玕對此主張尤顯著，見其遺著數種；茲不贅述），似乎有意改正前非而力救危局。無如爲時已是太晚，大錯鑄成，狂瀾莫挽，蓋曾氏輩已接受文化宗教之挑戰，已造成強大的新勢力，且已佔上風，行將大舉圍攻以掃蕩此輩「名教叛徒」「文化罪人」耳。（太平軍末期折衷中西文化的趨勢與主張，漸入正軌，未可厚非，頗與現代中國文化之進化相符，茲不及申論。）

同時，天王洪秀全的宗教思想與行爲愈趨于怪誕邪僻，其迷信狂信，僅能自欺自慰，適足

以自害，而在佔領地所實施的政績，亦不能饜足人民求解倒懸之渴望。不特此也，其政治理想原是救國救民，而實際行爲則肆行殺戮擄掠，橫征暴斂，忘却「民爲邦本」之至言，實行「民爲奴役」之暴政。嗚呼！「撫我則后，虐我則仇」，此千千萬萬蚩蚩者氓之普通心理。民心既去，縱有民族鬥爭的號召，蓋已與宗教及政治的理想同樣失却效力了。

第二、由于基本力量之分化　太平天國之興盛也，由於內部之團結。其衰亡也亦由於內部之分化。兩相對照，因果可尋，悉符於道德精神界之自然公例也。考太平軍幹部最初有兩大系統的勢力：東王楊秀清與西王蕭朝貴爲一系，北王韋昌輝與翼王石達開等又聯成一系。楊蕭一系勢力發強，既獲得軍權，又操縱教權（如代上帝耶穌傳言），駸駸乎視天王爲無物，韋石等則漸被欺凌。南王馮雲山獨矢忠於洪氏，向居中緩衝，且以忠誠智勇調和兩系，使各矢忠於革命大原因而共翊戴一主。天王南王不特盡力盡心保持兩系均勢以作天朝棟樑，而且施用政治手腕，以御妹宣嬌妻蕭，所以收爲心腹而牽制東王也。不圖人謀雖臧，而天意難測，南王首先殉義於全州，西王繼作國殤於長沙，自是緩衝之力既無，支配之計又敗，均勢力　因之突變。東王遂大權獨專，勢力獨大，至金陵後更濫施其軍事政治與宗教三位一體的無尚威權，下則集中力量，中則壓迫異己，上　欺凌天王，寖假而謀及大位，陰圖篡竊矣。集中團結的精神既散，離心分化的惡象隨生，遂引起楊韋兩王內訌之舉。這場大禍，爲害至烈。結果：楊氏一系被殺者二三萬人，另第一流驍將燕王秦日綱及開國元勳豫王胡以晄亦死於是役。繼而翼王全家被戮，

翼王迫得自率其基本隊伍及同志友軍至少廿餘萬人離羣獨立，去國遠引，卒至全部覆滅於四川。韋氏本人及全府幹部又被仇殺，而其本系勢力非被殺於天朝，則投降於清軍（韋志俊韋以琳等）。至是太平天國五支台柱——東西南北翼王——完全崩倒了，韋石兩部精兵至少三四十萬人亦盡去了。幸而天王仍能收拾東王餘部（如楊輔清等）而使其効忠天朝，且迅能提拔後起之秀——如陳玉成、李秀成、黃文金、李世賢輩而使其負責治軍，効命疆場。天朝的命運，幸得支持繼續下去。然而分化之風氣已開，其後內部團結的精神大不如初期。在最上層則傾軋、排擠、猜忌、爭鬥之舉，成爲常見之事。（即忠王李秀成至末期幾亦不安於位，又與干王同爲顧命大臣，亦生意見。）而在中層則以封王過多，權力分散，各人不相上下，挾嫌互爭。於是組織崩裂，調度不靈。（他王多有與忠王不和者。各王割據州縣，自謀權利。）而在下層則各王各主將下之部將亦互爭雄長，且常有通敵投降，甚且時有殺將獻城之慘劇（如常熟、蘇州等處是，皆忠王部下所爲）。嗚呼！強敵當前，大局危急，而上中下層猶不能精誠團結，共赴國難，則太平天國之由衰而亡，豈非自然的結果耶？

再觀清軍方面，曾國藩等的湘軍，已是朝氣勃勃，萬衆一心，勢力雄厚，滿佈水陸。當其事權未統一，軍事時受掣肘或牽制之時，戰事仍未得完全勝利，演成混戰，持久戰，及不分勝負的局面。迨安慶一下，曾即拜總督兩江之命，旋受節制四省之權（蘇皖贛浙），事權集中，號令統一。其時左宗棠已率軍入浙，獨當南面，而李鴻章又受命赴滬，突起異軍，攻其東方。曾

國荃之主力湘軍復直搗其中心——天京。曾之湘軍，李之淮軍，實爲一家，組織旣嚴密，精神又團結，互相援助，合作到底。左宗棠自領浙軍，雖與曾家兄弟交惡，而于全局戰事則仍力顧大體，似分道揚鑣，實異軌同歸，加以大後方之重臣如官文在兩湖，駱秉章在四川，以及兩粵、雲貴、陝甘，各督撫，皆能通力合作，或籌餉、或募兵、或購械、或造船，至使曾左李等無後顧之憂，無缺乏之慮。是故卒能以少勝衆，完成大功。（曾國荃攻金陵之師僅五萬人，尚少於向榮和春時之江南大營二萬人。）

第三、由於上下全體之腐化　太平軍自克金陵後，高級幹部已開始縱情於物質的享受，與諸般的淫樂，毫無開國時刻苦勤勞勵精圖治的努力，自違其道德標準，自墮其高尙風格。這腐化的疫蟲，由上而下，漸漸傳染到中下級幹部，並且普及全軍。至於末期，太平天國軍政兩面已成爲整個腐化的系統。軍令等於弁髦，紀律完全破壞，比之初期軍紀之嚴，風紀之佳，何啻天淵之別？腐化的軍官與無紀律的隊伍，是不能打仗的。所以太平軍到了末期，大都士氣銷沉，軍心叛變，潰敗者潰敗，投降者投降（有率十餘二十萬部衆投降者）。吾輩研究歷史，每看到這等惡象，未嘗不掩卷嘆息，深慨漢族之不幸也。

若問清軍的紀律，則最壞的綠營兵和潮勇（張國樑部）漸被淘汰，所餘的湘軍淮軍浙軍，未必愛民如赤子，但勇於交戰，恪守營規，士氣確比太平軍爲優，以故戰鬥力亦較強，而且兵將刻苦眞幹的精神又非末期的太平軍所能與儔比，故最後的勝利終歸之。

第四、由於戰略之失敗與人才之缺乏　上言太平軍組織完密與戰術優勝，惟在軍事計劃——軍略方面則屢告失敗，以致全局戰事皆受惡影響。今試舉幾個例。當其初克武漢之後，北方直、豫、魯、及京畿一帶本極空虛，滿蒙大兵馬隊猶未調至，如東王等能毫不反顧而乘勝直取中原，挾數十萬衆北上，沿途又裹脅數十萬，浩浩蕩蕩，直殺到北京，以他們初期銳氣之盛，力量之強，則顛覆虜廷，自是意中事。然而因爲他們於形勢不熟不識，情報又不足不確，乃萌戒懼之心，慎重將事，未敢行此上策，已是失計的了。他們於是改行中策，由水道東下，先取江南富庶之地以作基礎，而後集中東南的財力物力人力大舉北伐，以統一中國。假使他們一到江南，不事留戀，俟人力物力財力既得補充，即又全師北伐，或只留一部分軍力以守金陵，而急揮大軍，以飈忽猛進的攻勢由豫魯分路北上，沿途亦裹脅平民數十萬，如是可得大軍一二百萬人，長驅北進，直薄北京，則虜廷之覆滅，亦可以斷定。何圖計不出此，既誤在建都南京，復誤於全盤戰略，一誤再誤，坐失初期成功的良機，可惜之至！

試一申言其全盤軍略之錯誤。原來他們自到江南後，即分全部力量爲三大軍：一守衞中央，二急行北伐，三則從事西征。他們預期北伐與西征之軍，節節勝利，馬到功成，將會師於四川，而後傳檄而底定西南東南各省（此策略係由一西人傳出，余曾譯其全文，布之「大風」）。這策略之大錯乃在於同時開闢中北西三個戰場，遂使兵力分薄，而召失敗。他們既不遣全師北上中原，則亦當只留中央一軍小部分力量鎮守後方大營——東至鎮江、西至安慶或蕪湖，而即

由天王東王親統主力軍分路北伐，集中力量於一個戰場，以北京為唯一目標，如是則後方可陸續派遣援軍，不斷接濟軍實，北伐之師未有不成功者。無奈他們同時大舉西征，遂使大軍任長江上游陷入膠着混戰之局者多年，無異是自己牽制自己的力量，卒至任北伐之師，因孤軍深入重地，遭遇強敵，而後方無力多派援兵（只派援軍一次，且不能會合），而終歸失敗。（北伐軍失敗之由，亦因不即在蘇魯渡河，及屯兵懷慶過久，又與後方完全隔絕，此皆北伐主將策略上之誤也。其因北方天氣嚴寒，南人難禦，又因滿蒙馬隊及鎗砲厲害，無以擋之，此則客觀條件之不利，非戰之罪矣。）況且一面兩路遠征，而一面在中央區却任向榮琦善兩軍糾纏於江南江北，而不與速戰速決，以肅清門戶之敵，遂使北伐西征之師長受牽制，吃虧甚大。此亦當年奇異的戰局，而不能不認其為策略上之錯誤也。

自北伐軍失敗，太平天國再沒有力量提師北上了，而清廷也無力由北方調兵征討。以後的戰事幾全在江南北，混戰多年。曾國藩等的策略係節節進攻，多面圍困，而最要之着，則在力爭長江上游以作根據。故自三復武漢之後，即進圖安慶。太平軍當時主軍政者係干王洪仁玕，定了四路援皖之計。所定忠王一路，本由贛入湘而直攻鄂省以救安慶者，不料中途折回。而其他三路亦無功而退。坐是安慶失守，而全局戰事自後遂急轉直下，主客攻守的形勢全變而莫可挽救了。此又策略上之大錯也。干王曾致書忠王，申論是役之重要，謂長江古號長蛇，鄂為頭，皖為脊，而江南為尾；今湖北未得，倘幷失皖，則蛇折其中，雖生不久，故力促其攻鄂救

皖。（仁玕語見「剿平粵匪紀略」逆蹟記，及干王供辭，載「逸經」二十期。）忠王一時失計，入鄂之軍不達目的，謀略上鑄成大錯。其後轉蘇浙，雖亦得手，而形勢相差甚遠。兩省之物資，一方固可供應諸王之享用，一方則僅足補充全軍之所需而延長國祚數年，然全局之成敗已斷定於長江「蛇脊」失陷之時矣。故余劃分太平戰役時期，乃以安慶之失守為最末期，即衰亡期之開始也。以上幾個大錯皆是太平天國不可救藥的大病症。

論到太平軍戰略之失計，當聯想及其人才之缺乏。事實上，太平天國各期，武將有餘，獨惜文人和謀臣不足，故安邦定國運籌決勝之綸巾羽扇式的宰相及主帥之人才幾全無其人。在最初期得一馮雲山，確是文武全才，為全軍第一個人物，不幸先作國殤。其後，洪仁玕由香港到天京掌持軍政大計，其人富有政治學識和世界眼光，亦嫻於韜略（咸豐十年春忠王攻杭州以救天京之役亦是干王妙計），宛然一個大政治家和軍略家，但又可惜其來得太晚而驟膺顯爵，位壓同僚，權傾內外，以致諸將不服，即忠王亦與其不相能，因此多受牽制，故政見與軍略，無由實行，中間則實行關門政策，並不延攬全國英才賢士，（如克金陵城汪梅村等皆在內，無知之者。傳說左宗棠先投効太平軍，以宗旨不合轉投清方。儒士王韜確曾投効上書，亦不見用。而其他投効見用者，又類皆干祿下士，非真才也。）而始終惟靠一般起自草莽或田間之村夫俗子或粗獷不學的悍將，以執掌內外軍事政治，深陷於「自內生長」之弊。（忠王曾本農家子，文字粗劣，學問見識，俱不深博，自鄶以下更不足道矣。）以德性才識器度論，胡左李曾固非太

平諸王所能望其項背，卽他們的幕府中亦濟濟多士，人才輩出，以後數十年間全國的軍事政治幾盡落在他們掌握中。嗚呼，鬥力不如鬥智，劉項之爭，已成典型，太平軍與湘淮軍之戰更是好例證。

第五、由於帝國主義之助清　當太平軍攻克金陵之後，外國人怵於其威勢之盛，又感於其對於基督教之信仰，屢遣使通好，嚴守中立。外國教士則更表示好感，力為宣傳。但因其諸王侯大將毫無世界智識，夜郎自大，且侮辱外使，已發外交失敗之端，加以嚴禁鴉片則遭英之忌，而皈依新教及破壞偶像又觸法之怒（法人信天主教，間有聖母及諸聖像被毀），其後則因種種怪誕荒謬的宗教邪說完全披露，乃為外人所不齒而視為褻瀆神聖，更起反對之心。雖他們旋卽知道，且深欲運用外交手段，動輒援引教義而稱外人為「洋兄弟」，視同一家，以圖聯絡外邦而為己方之助，然而外交終歸失敗，外人卒至明目張膽的放棄中立政策，而以人員及槍砲公然別組常勝軍以助清軍，太平軍既已遇到湘淮浙軍諸勁敵，又受此致命打擊，當然莫能當之。

考外人對太平軍態度漸變之故，已如上言。而其政策之突變——由戰敗清軍而轉行助其平亂，則皆由維持不平等條約而保守其侵略中國所得之權利也。在十九世紀中，正是西洋帝國主義發展最猛進之時。中國內亂，亦正是「鷸蚌相持，漁人得利」之無上機會。正在兩軍相持不下勝負未分之際，帝國主義忽然以重兵壓中國。咸豐七年（一八五七），英法聯軍攻陷廣州，翌年復陷大沽，乃迫清廷訂立天津條約五十六條，獲取種種特殊權利，可稱為集不平等條約之大

成者。在咸豐十年（一八六〇）英法聯軍更陷北京，因而要挾清廷使再爲城下之盟，訂立新約九條，又得獲更多更大之權利，實爲天津條約之續約。以余觀之，此次訂約實以助攻太平軍爲交換條件。在清廷方面，既戰敗求和，遂乘勢要求外人助平內亂，以保帝位，又何惜予以種種權利？其在外人方面，則其時瓜分或吞滅中國之時機未至，只可趁火打刼，多獲權利。及既得孱弱的清廷答應種種要求，則自然努力助其攻滅太平軍，不問其宗教、政治、種族的革命理想爲如何，而惟持不平等條約而保守其權利矣。而且倘新朝一旦成功，舊約必被推翻，鴉片將被禁絕，中國亦大有復興強盛之望，是又豈當時帝國主義者所樂觀厥成者哉？是故訂約之後，於同治元年（一八六二），美人華爾即公然組常勝軍助戰，其後英方更公然委出其軍官戈登爲常勝軍統領，並撥犀利槍砲軍士積極助李鴻章作戰，而清廷亦公然承認并賞戈登以官銜，且法國亦有軍官明助左宗棠軍。由是可見雙方之早有密約矣。（英法助清攻太平軍之動機，如余上言，參考英人林利「太平軍天國外紀」原著。又蕭盛遠著「江南大營軍事紀略」，載江督何桂清于十年奏請求外助，並言外人要求訂約五十餘條而以助攻太平軍爲交換條件，蛛絲馬跡，大可爲余說佐證。）自是戈登一軍直攻蘇省太平軍心腹之地，至蘇州失守之後，天京殆矣。或有以外交失敗爲太平軍罪者，我於此論却不敢苟同，蓋一明當時國內外之形勢，當知無論太平軍外交手腕及政策如何，西洋帝國主義者仍必助清以攻之。此則胡清「寧贈友邦，勿予家奴」之政策之爲罪也。太平天國之滅亡因有不平等條約爲厲階，而筆者草此稿時，正是全國慶祝廢除此不平等

條約而訂成新約之日，撫今追昔，可勝浩歎哉！

綜上所陳太平天國所以衰亡之五大理由，屬主觀條件者四，屬客觀條件者只一（外助）。（此外尚有缺糧食、缺槍砲、缺水師諸理由，玆不贅陳。）假如前四條件不如是，則驅逐韃虜，恢復河山，早已成功，自無晚年外人助清之事矣。迨至末期，衰亡之毒菌，既普遍全軍，而反動勢力亦日漸加強，同時清軍又得外人之協力助戰，太平天國遂不得不亡矣。昔歐陽修言：「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正合爲研究太平軍盛衰興亡之問題作結尾語。

假使太平軍成了功……

研究太平天國盛衰興亡之前因後果，是一問題，而評定其革命運動之意義和價值，則又是一問題。兩者萬不容混爲一談的。然而我們每看到他們在末期沒出息和不爭氣的種種缺憾，便很容易輕輕的判斷這個革命運動是無重要意義和價值的。這是不公平的評論。如今我們站在民族和國家的立場上，重新估計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意義和價值，務求得到至公至平亦至正至眞的定論，最好是從假定他們成功這一層着想。夫如是，我相信那個革命運動的重要意義和眞確價值即顯露出來，勝似憑空臆測或主觀武斷了。所以我在這篇之末，再提出這條題目來供大家研究——假使太平軍成了功，便如何？

第一、太平軍成功，即是政治和種族革命成功，打倒胡淸，光復華夏，建立新朝，國運重

新，全國全民得有新血脈、新生命，那時比日本明治維新還早十餘年（明治卽位于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在辛亥革命（一九一一）之前五十餘年。那末，這九十年中國的歷史便大不相同了。我們民族國家早已興盛起來、富強起來。如是則天津條約和天津續約——不平等條約的大成——可免訂立。如其在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前成功，其後則甲午中日之戰、庚子拳匪之亂兩役又可免發生（辛丑條約當然不會簽訂）。我國族早一年得自強平等獨立自由的生機，元氣卽多一年的培養而不至虧損斲喪于滿人之手，則歷年之國恥，何從發生；卽七七事變，日本這次之侵略亦可不至實現。是則太平軍之成敗，關係于我國族生命至爲重大，可斷言也。試觀西洋帝國主義之努力助淸以撲滅太平軍，又不其可以反證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之成功確有大利於中國乎？是功是罪，卽此可判。

或謂太平天國仍是君主專制政體，縱能成功亦違悖國民革命之三民主義，又何取焉？不知當時的革命家不識民主民權爲何物，我們不能以此而怪責之，蓋以現代的標準以衡度古人乃非歷史態度也。他們雖以君主政治建立王國，顧事事趨新，政治社會制度全部改革，則西洋立憲政體與議會制度不難逐漸採納實行（洪仁玕主張有此傾向）。我相信我們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仍要實現以創造中華民國，但在漢族自主的開明政府之下，民主的革命是不難成功的。

第二、如太平軍成功，我國物質的文明必早已非常發展。他們的趨勢與心理態度，是要事事革故鼎新的，對於本國固有文化，只有改革和折衷而無保守性，而對於西洋文化則肯虛心吸

收，幾全部接納。觀乎干王洪仁玕自香港到天京後，即一力主張將西洋精神的與物質的文明盡量輸入（見其遺著「資政新篇」、「軍次實錄」等書，載「逸經」半月刊），而一一皆經天王御批贊許，將謀次第實行者。是故，如果太平軍成了功，種種善政與新政皆與種種物質的建設同時發達，而吾國則早已成爲科學化現代化的國家了。

第三、如其成功，全國人民必定能享特殊的幸福和利益。因爲他們的理想，本亦涵有社會革命的成分（以未大顯著，故上文不提），務求人人得到平等和福樂，，如在天堂一般。「天朝田畝制度」一書是其改建社會組織的理想和計劃，有類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者、亦有合乎我們今日之民生主義者。及洪仁玕執政後，提倡社會政策尤力。如假以時日，一一實現，則全國人民所享之幸福又爲其有極乎？

第四、如其成功，則吾國人民之惡風弊俗與陋習，如纏足、鴉片、迷信……等等，舉凡殘害民族精神及體力者必一掃而空，此則有利於民族者甚大矣。

第五、如其成功，中國的文化革命也就成功了。他們必以基督教代替儒釋道三教而成爲惟一的國教無疑。這倫理的一神教予民族以精神革命，廢除多神偶像祖先之崇拜，及種種桎梏精神障礙進步的迷信——如風水、星卜、看相、算命、擇日……等。惟對於儒家的倫理思想——即中國固有文化之一部而無悖一神教旨及革命理想者，後來必盡量保全以與西洋的精神文明交流合[illegible]，一爐共冶，而漸漸形成中西折衷的新文化，以培養我民族新的精神能力，則又可斷言

也。（這傾向和理論，已見諸太平官書，尤其是干王的著述）。至于文學上的改革，他們早已提倡淺白暢順的通俗文學，並施用標點，更禁用典故及深奧艱澀的文字，務求達意抒情。是則文學革命之先聲，亦甚符合現代新文學之標準者。至太平朝之注重教育考試，提倡文化事業，尤爲顯著而特異，統計其所印行官書已有四十餘種，誠爲歷朝開國史在同樣短期及同樣環境中所得未曾見的蔚然盛事。倘其成功，則吾國之文化美果豈非更斐然可觀乎？

綜上五大點以觀，則太平天國的革命運動實涵有政治的、種族的、經濟的、宗教的、文化的、社會的、文學的、軍事的諸般革命意義，實包括民族國家之全部生命與一切制度之重新改造。我們深信，他們如果成功，則對於民族國家的貢獻和利益，實至偉大至重要的。他們奮鬥努力之不朽的價值也就可因此而斷定了。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中，他們將永遠佔着光榮的一頁。將來的歷史家自會這樣的說：當中國國運感觸着外國勢力的影響而須得要轉變之時，有兩黨人即開始戰鬥以爭奪把握國運之權柄。太平天國是維新的革命潮流的象徵，而其敵人，曾江胡左李輩乃是保守黨之典型代表。太平天國雖然因自蹈于種種錯誤而失敗，而中國革命的潮流繼續湧進，新興的革命勢力卒於四十五年之後推　滿清政府，建立中華民國。我更進一步而希望將來的歷史家會這樣說：這一代的革命黨人，以前代太平天國的失敗爲殷鑒，努力愛國愛民，實行三民主義，卒至完成國民革命抗戰建國之大業。

三十二、二、七、脫稿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重慶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上海初版
(・98630滬報紙)

太平天國雜記二輯 金田之遊及其他一册

定價國幣叁元肆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作者 簡又文
主編者 廣西省政府編譯處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印刷廠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